

年

卷

期

第

3

第

1

AUG 30 1933

相閱

中法大學月刊

REVUE DE L'UNIVERSITE FRANCO-CHINOISE



三卷一期

要目

Vol. 3. No. 1.

晚近研究生物學之趨向

小說與自傳

慧琳一切經音義中之異體字

物質與能力的認識

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

唐以前中國書籍散佚考

巴斯加爾的生活(續)

箴青年

流浪着的波希米人

利彬	教授	講
陳兆熙	筆記	
Henri Massis	著	
岑時甫	著	
陳定民	譯	
于道文	著	
胡宜齋	著	
王聯會	著	
宗臨	著	
施時	著	
普潘	著	
希家	著	
金寅	著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一日出版

中法大學月刊第三卷第一期目錄

1. 晚近研究生物學之趨向 經利彬教授講
陳兆熙筆記
2. 小說與自傳 Henri Massis 著
岑時甫譯
3. 慧琳一切經音義中之異體字 陳定民
4. 物質與能力的認識 于道文
5. 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 胡宜齋
6. 唐以前中國書籍散佚考 王聯會
7. 巴斯加爾的生活(續) 宗臨
8. 箴青年 施畸
9. 流浪着的波希米人 普潘 希家 金寅 著
潘家寅譯
10. 老子的功勞 張肇實
11. 民國二十二年里昂中法大學學生分枝表
12. 圖書館消息

SOMMAIRE

- Les tendances récentes des études biologiques.
Kin Li Pin.
- Le roman et l'autobiographie Henri massis
traduit par Kitchen Tsen.
- Les Variantes des caractères dans le Diction-
naire des classiques bouddhiques de Hoéi
Lin Chen Tin Min.
- La connaissance de la matière et de l'énergie
Yu Tao Wen.
- Le Communisme et le Socialisme. Hou Ni choi.
- Sur la dispersion et la perte des livres avant
l'époque des Tang. Wang Lun Tsen.
- La vie de B. Pascal (suite) Tsoum Lin.
- Poésies. Ché Ke.
- Les Bohémiens. Pouchkine
traduit par Pan Kia In.
- Le Vieux Yu (nouvelle). Tchang Tchao Tai.

晚近研究生物學之趨向

經利彬教授講
陳兆熙筆記

生物學在科學中可算是較老的一種科學，在古希臘時代已有許多人研究，在中國也有許多古人研究這種學問。歷史雖有這樣長遠，但直到這一九三三年的開頭，生物界中的「種」的定義，尙未確立。從來許多生物學家，便下了許多界說：都不完滿。就中要算美人 Jordan 之界說較為適合；但依吾人之眼光觀之，尙認為不能滿足，甚有可批評的地方。關於這問題，兄弟將另寫專文在本校自然科學中發表，其中所說，是否有當，還請諸君批評；現在此從略，吾人現在極須分頭研究，以期得「種」之清楚概念。

生物學中之問題，至為複雜，故研究之路綫，非多不可。現在即在歐洲，還有許多國家，以為生物界只須分為動植物兩界去作研究。平研究院生物部則分為三所——動物，植物及生物研究所——以研究生物。這樣設立，在當初，有許多人以為奇怪。現在因為事實的表明，漸得諒解。其實，生物界問題是這麼複雜，非分頭研究，不易



致效，所以將研究工作劃為三部。

中國研究生物學，雖日見進步，但較之歐美，還算落後。近年來以各方之努力，時見我國學者發表文章於外國雜誌上，才比較的引起外國人之注意。就研究情形而言，雖較落後，但已有兩種趨向，現在就分頭說明這兩種趨向。

1. 趨重分類學。生物在地球表面生存，人為千萬生物之一，他即以其周圍之生物為其研究的對像。將這些周圍的生物，分門別類，述其親緣。研究此種工作者是為分類學家，這班人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因為他們可以明示人家，他們究竟有多少東西。這是先要做的工作，即如某一家家人總要先自詳知他自己家裏究竟有多少傢具等等。中國是對於什麼科學都還沒有整理過的國家，這部份的工作更為重要，且非先做不可，這工作不是五十年內所能了結的。中國人每喜歡高傲地說，中國地大物博，其實憑良心說去，地大物博，雖不虛假。如若只憑山海經，本草綱目，爾雅寥寥無幾的記載，怎麼可以示人以博。中國人既感到物博而從來未下過工夫，想整理清楚。所以，我們須先自努力把這筆家裏賬先弄清楚，令人明白，不可想等外國人來替我們整理，那是丟臉的事。

2. 努力於分類學外之研究。我們不能因為動植物的未整理清楚便攔來老等，在歐美科學之進步，日計千里，我們總要想法子使這生物學之進步得與歐美並駕齊驅。這就是說，我們同時可以努力於分類學外的研究，北平研究院之所以有生物研究所之設，也就是適應這種需要的緣故。關於這部份之名稱及研究工作，外間人有許多認為不滿。現在借這機會把這生物研究的工作和研究的趨向說個明白。

將全國的動植物定了名，只可說是整理，不能說盡了研究生物的事。我們現在翻開外國雜誌一看，其中篇幅的數量，除分類學工作

外，尚有一大部份專說分類學外的研究的，其數量與分類學工作之比約有3：2。這部份包含許多種的研究，如關於身體的構造，(組織學)·細胞的考查(細胞學)，胚胎的發生(發生學或胚胎學)，生物如何生活(生理學)和生物與其環境及地位之關係(生態學)。這些研究，經有系統的研究以來，將近百年，可說達乎極點，若依老法子去做研究，便是跑絕路，終跑不出此老圈套。譬如就組織學說，前人的研究，已把每種組織研究清楚圖示出來，可說是登峰造極了。現在我們不能在這有限的器官中找出新器官來研究。所以我們不能老守成法，必須用新方法以衝出這老圈套，兄弟有一位同學名 A. Camel，他與我同一師承。他在三十多歲的時候便因思想不合離開里昂大學。當時洛氏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初成立，便把他請到 New York 去。他在美國便自創新方法以作研究。歐戰時，他因為服務祖國回到法國去。我們見面時，他欣喜地說，他已得一離開雞體後的雞心連續地跳了十多年了！平常心臟，離開身體後若不施以培養劑都不能生活下去，但培養劑之配合不適宜，心臟却不能長久生活，他便是用新方法製了一種溶液去培養心臟，使它一如在身體，可令細胞之分裂不斷舉行。於是新細胞產生，組成新組織以代替衰老死去的老細胞，如此方能使心臟得以維持跳動下去，這種方法叫做組織培養方法，開研究組織學的新方向。現在由這種新方法的研究，可以證明前人研究的誤謬，并以鎔合許多異說，例如：

在神經學上，有所謂神經單位，一神經細胞即為一單位，叫做 Neuron，在十餘年前研究者甚多，對此單位之解釋，分為兩派，一派則主張每一 Neuron 為一獨立細胞，兩 Neurons 能相連，西班牙 Ramony Cajal 氏力主此說，Apathy. Bethe 一派人則反對這種說法。現在有人以組織培養法研究之結果，證明 Ramon Cajal 派之說為準

確，此即所以解昔人之謬也。

卵細胞受精後分裂，自桑椹體而腸胚而成胎兒，這種說法，為 Hertwig 等所倡，後之學者，大都奉命唯謹，未予疑難。直至最近年青之生物學家 Vogt 以新方法之研究，始能證明以往學說為誤謬。其實驗乃以顏料將卵全部染色後任其分裂，結果其內部之細胞并着色。這種實驗結果發表後，胚胎學之根基亦以動搖。

此外如生理學亦極重要，較近生理學之趨向亦已轉變。從前人只知研究生理學上的某一部份，如專門研究肌肉運動，心臟跳動或某一器官之生理。這種部份的專門研究，到了現在，已闡發詳盡，到無可更發展的地步了。所以研究方向不能不換，那就是晚近之應用化學以研究生理——這種工作就是生物化學。例如現今研究營養的問題如 Vitamin 等必須借重生物化學以作研究。

不但生理，即環境也甚重要。據本校張作人教授與其先生 Chatton 氏關於草履蟲生殖的研究。知環境即為重要。草履蟲至某時期，則有交合現象，據前人之解釋，則謂此因環境不適宜，如缺乏營養等，致蟲衰老亦有此現象。以補充其生殖本能，但其真因何在，則未有人明瞭，但張先生等之研究，則謂非關乎營養等而關係其所在之環境中之細菌。某種細菌係助其舉行交合者，某種細菌乃阻止其交合者，均有一定，故交合現象之有無，純視這特種之細菌之是否存在。此說一倡，便引起許多生理學家注重於環境與生理之關係，於是研究上，又多一新方向。

此外一種最難的工作而世界上也只有專家三數人，且都在六十歲以上的，便是生物的地理分佈研究。這種工作之所以難，在乎研究者必須所到的地方普遍，年紀大，所知道的事實多，然後可以著作，這門工作，世界還算是初開始，成績未有可觀。在中國，因為幅員廣大

，每省便差不多等於歐洲的一國，全國面積便可等於歐洲三十幾國，所以這種工作特別艱難。

現在概括說，分類學所以表現生物學的總精神。這種工作，非一人十人在一朝一夕所能了事，必須大家努力合作，而最快亦須五十年才可有相當成績。我想起得上世界科學的進步，須從事於組織學，細胞學，胚胎學，生理學，生物化學，地理分佈及生態學的研究，以助分類學。

現在乘這機會把北平研究院生物部的工作介紹一下。生物部設三所即植物，動物及生物研究所。生物研究所現在進行的工作為 1. 細胞學 2. 組織學 3. 各種生物之復生問題 4. 中國之營養問題。兄弟深感覺到中國民族之所以遜於其他民族，營養不足實為重要的原因。所以想改良民族，可以從營養方面着手，（中國六十餘年的老翁便衰弱得提不起精神來，歐洲許多大科學家，政治家都是壯健的白髮老翁。）據德人 Voit 同 Pettcukofer，法人 Richet 同 Gautier 之研究，謂平常人每人每日須吃 107—120 gr. 的蛋白質；差不多等於三個雞蛋的蛋白質。倘吃不足此量蛋白質，便是營養不足。環觀中國人大多數沒有吃到這分量的蛋白質。譬如北方人吃幾葉蔬菜，一些玉蜀黍或幾根麵便過一餐。倘若全國都這樣吃法，依生物學眼光看來，民族必不能強健，因為營養不足便能影響到精神。日本在十九世紀派留學生到歐洲得知這種蛋白質營養的重要，回國後便勸政府迫令人民吃到此量的蛋白質。現在的日本人，皆人較強壯。九一八後，有人謂日人之所以凶猛，中國人之所以不抵抗，只在這蛋白質的關係，這話未免過於簡單，但其中不無重大的關係。目前營養問題，確是中國民族存亡的問題。本所從事於營養問題之工作，已有兩年，現在尚未得到相當的結果，但報告已有兩篇。

動植物方面，不外製圖譜，調查，採集同時按步進行。圖譜係依最初方法做去，以科爲單位，各科分開研究。想工作完成，當然要幾十年的工夫。

(在廣州，國立中山大學講演，民國廿二年一月六日)

小說與自傳

法國馬西斯 (Henri Massis) 著

岑時甫譯

我們想知道什麼是小說，最好先看一看什麼不是小說。多米尼克 (Dominique) 可以給我們一個很好的例；弗洛蒙旦 (Fromentin) 的這個失敗是最能啓發的。他這傑作其實就是一個假小說的典型，一本非生而為小說家的人的「傑出的」書。他沒有用想像來創造人生的天賦，不會杜造人物和事件。弗洛蒙旦自己也很知道；他曾說過：「我沒有想像和那比記憶還有價值的幻想。」人生的變幻景像，情感的機制，熱情的衝突，各種利害，罪過，和一切，都不能引起他的興趣——他都承認了。「這些我從沒有看見過」，多米尼克說，「全不認識的人物，怎能令我發生興趣呢？所有這些錯綜複雜的存在，和我自己的是這樣地格格不相入，我覺得好像是屬於一個想像的社會的，我全沒有去了解牠們的意思」。多米尼克所認識的只有一個人：他自己；但他所拋棄的這些，豈不就是我們向小說所要求，要牠擴大我們的經驗的圍

地，令我們能够參與一個更偉大的人類的那些嗎？

多米尼克是一個記憶，一個全不覺得有事實的記憶的產兒。我們所知道關於這人物的東西，伸展入美學的範圍裏面；並且弗洛蒙對於他這書裏的主人翁，不是以為他的存在是這樣卑卑不足道，因而連他的現在的和過去的歷史都差不多可以不說了嗎？那末又何必寫牠呢？但是我們這裏不要專說多米尼克。此外還有許多摸做牠的自傳，許多空無所有而以牠為模範的小說。我的筆底現在就有許多名字，但我願舉出，致使人家不高興。多米尼克的摸做者差不多和讀者的一樣地多；因為牠本質地就是一本「愛美者」的書。誰沒有一段戀愛的故事，一個不甚了解的童年，一個煩惱多的成年，一些初期的經驗可以敘述？這樣的小說，如果這也可以算是小說，誰不會也來寫他一本？這用不到半點創造的天稟，並且，就一個比較技術的觀點來看，我並想指出這些假的小說的確比較容易，少費一點力，而牠之為害於作者則決不稍減。弗洛蒙的這勾當不是好勾當，不知多多少少的「愛美者」被他騙了去。

多米尼克是怎樣「構成」的呢？一開始便是一個用印像和追憶寫成的長長的小引，然後是一段一氣呵成且於那自言自說的主人翁中尋其一致的故事……你看，這是否就是對於一切無力于他的本身之外計劃人物，結構事實，靜觀人生的小說家的一種誘惑？他於此找到了一個逃避目前的困難的方法！要不認識這些懶惰的暗示，只有那些從沒有想過要寫小說的人才能够。因為沒有方法制勝這些困難，許多著作家已經知道不是生而為小說家的人。但是，唉！這還比不上那些不肯自認，而反以「忠實」為口實以自圓其說的人為更多呢！

狄波德先生(M. Thibaudet)說得好：「小傳初看來好像是所有作品中最忠實的，實則也許就是所有作品中之最虛偽的。自述，無異就

是把自己切成了許多片段，就是只把那爲人所認識的一部份，那達到意識的——且還不是個人的坦白的意識，而是一個爲守法，虛妄，誇張所姦污過的完全社會的意識的——一部份寫進他的作品裏。自傳是非藝術家的人的藝術，是非小說家的人的小說。想做藝術家或小說家，必須擁有一盞礦工的明燈，走出他的明晰的意識之外，去找尋他的記憶的，他的可能的，暗晦的寶藏。寫自傳，就是自限於他自己的假造的單純；作件藝術品，創造一本小說的人物，就是達到了他的複雜的深處」。

馬爾賽柏魯士特 (Marcel Proust) 說的：「如果我們不用我們的思想，依着他的本質的緣合去選字，而一味只想描寫我們，那末所寫出的只是這個慾望，而不是我們」，也就是這同樣的意思。一本真正的小說，能够把他的作者的靈魂赤裸裸地暴露出來，比較這作者自己自白地揭示出來的還要完全，還要深邃。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如此，一定要他的想像把所有那些早爲內省所發現，以達到那主要的動作，創造一個典型的人物，造出一個與他自己不發生關係的獨立的存在，簡而言之，即那小說的計劃的內在的「可能」都捉住了才成。一個真正的小說家的作品就是這樣一步一步地寫成的。他「依着他的可能的人生之無限的指示以創造人物，至於那些假的小說家就只能跟着他的現實的生活那條路走」。這由主觀以至客觀，由個人以至全人類，由現實的自傳以至可能的自傳——這自由的和無限制的現實——的過程，只有那些曉得陸造人生的作家才能够越過。因爲他有一個充溢的創造的本能，所以他能够尋着他自己；因爲他不吝嗇自己，不爲自己講經濟，不爲自己的記憶的範圍所限制，他才能够有一個充溢的創造的本能。那些只爲個人着想的小說家就永不能超越過第一步。所以我們可以說：所有的小說都是自白，而自白決不是小說。

關於這一點，法國最客觀的小說家巴爾扎克（Balzac）的作品的產生是很有意義的，譬如阿爾伯薩哇律斯（Albert Savarus）是怎樣的呢？牠是巴爾扎克於他的傷感的一生中之最不寧靜的幾點鐘內的活躍的寫真。漢斯奇（Hanski）伯爵剛於一八四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死了。巴爾扎克本快就可以和他那自一八三三年起就夢想着和她過共同生活的女人結婚的；但漢斯奇伯爵夫人老是遷延，反抗，躲閃。所以到了一八四二年他就想認真大幹一下；他幹什麼呢？他寫了一本小說。這本小說就是阿爾伯薩哇律斯。在那裏我們可以尋着他和那波蘭婦人的差不多並沒有掩飾的愛情的歷史。那外國的貴婦呀，那年老的丈夫呀，那晚上的工作呀，他自己的野心呀……………他什麼都寫了在裏面。但他的故事裏所引入的關於他個人所親歷過的東西，只用來激發他的想像，使牠更熱烈於杜造，發現和發展他的生命的能力，好像他知道只有一本小說，一篇「可能」的自傳，才能感動那他所想確實地制勝的婦人似的。

我們在這裏或者可以說一說單純的自傳，即那些曾經有過現實生活的事實，何以不能產生小說的原故。真正的創造需要「一個先事的提煉，一種情感的舒展，那些曾被我們親歷過，感覺過，身受過的事實的控制」（一）。如果事情有過了這種現實的生活，完結了牠的可能性，變成了追憶，牠就不能充分發展那藝術家的活潑的想像而另有一個為他所採用的第二生命；結果就把那鼓舞一般真正的小說家從事於創作的「活動」的慾望都消滅了。設使巴爾扎克只把他那些「實在」的情形照抄了出來，那末這樣的一本小說根本就不能存在了；因為他要牠這樣，他的意志要加上些什麼就加上些什麼，這作品才變成了「真實的」，給他正當地寫出來。沒有意志，就沒有小說；而意志只可施於那些「可以是」而「還不是」的事物。所以那些曉得創造人生的

小說家把一個「可能的事體」的意識帶進了「實在的生活」裏去。「真實」蒙了觀察，追憶，實錄各種形式闖進小說裏去，為的只是想在那裏引入些「可信」的原素——一大堆好像什麼引証呀，實事呀，曾經發生過的事實呀，人類經驗的回憶呀這一類的東西。但如果創造力在那裏滋生長大，在那裏結晶，那末牠的唯一的，無可減約的，同時是與作者的最深人格相吻合而於「創造」有所增益的特性和「實說」的能力就只得得到另一個地方去顯示了。

(一)忽萊德烈勒非佛兒 (Frédéric Lefèvre) 報告的亞蘭 (alain) 的說話。

小說是一個愛談故事的人，是那在街上撿到一個臂上不見有他的女人靠着而只伴着一個小孩的工人馬上就會想像出一齣人生的慘劇的杜思退益夫斯奇 (Dostoevsky) (一)。他想到那母親剛死了不久，那蘇夫整個禮拜作着工，把那孤苦無依的小孩交給一個老婦人看管。他們「應該」是住在一個地窖裏面，那男子在那裏租了一間小房子，也許只是那房裏的一個角落。今天是禮拜，那父親把那小孩領到一個親戚的家裏去，也許就是這小孩的姨母的家裏。「我「要」」，他說，「這位他們不常去探訪的姨母是嫁了一個下級軍官的」。於是他在這裏造出了一大段故事，他想出那母親的葬禮，那丈夫和那姊姊的態度，一切的事實，一切的姿態，一切的事變。這就是一個真正的小說家。他不是一個為觀察而觀察，「偵探現實」的著作家，而是借助於尼采所說的那「暗室」，借助于他的本能，以表達「自然」和那「親歷過的東西」的；他是那些不許只看見自己的人中之一個(一)。柏魯士特說得好：「小說家的題材，詩人的幻象，來的時候如不可少，且好像是在他們的思想之外的。要強令他的心志交還了這幻象，接近了這真理，藝術家才「變成了他自己」」。這可把那些因這許多假的小說已

令我們習以爲常的自傳和「叫賣式的」心理學都定了個罪案了。

(本篇譯自 Henri Massis 的 *Réflexions sur l'art du roman* 第三十一至四十三頁)。

(一)參看安德雷紀特 (André Gide) 的杜思退益夫斯奇傳第一五五至一六〇頁。

慧琳一切經音義中之異體字

陳定民

唐釋慧琳的一切經音義，已經亡佚很久；但這書在日本却早已有
了翻刻本；宣統元年丁福保從日本購得一部，民國十三年由上海醫學
書局印行出來，可以說是在中國學術界一個極大的供獻。慧琳一切經
音義是綜彙玄應的衆經音義及慧苑的華嚴經音義而成的，最初孫星衍
讀書於江寧瓦官寺閣，已發現玄應與慧苑的兩種音義，於是把音義所
引的蒼頡篇輯了出來，而任大椿又輯小學逸書二十四種，叫做小學鈞
沈，此外清代有價值的幾部輯逸書，如王謨的漢魏叢書鈔，馬國翰的
玉函山房輯逸書，黃奭的漢學堂叢書等，涉及經學與小學的，都以玄
應，慧苑二氏的音義為藍本；可惜乾嘉諸老本及看到慧琳一切經音義
。慧琳音義共有一百卷，徵引古籍達二百四十餘種之多，（書名詳丁
福保所作一切經音義提要。）而其中有大半都是如今已經亡佚的書籍
，而且其中有許多書籍的著者姓名及時代都無從攷得了。所以這部書
發現之後，我們可以依據他來作以下三種工作：

(一) 輯逸工作

(二) 訂正工作

(三) 攷証工作

據我所知，關於第一項依據此書作輯佚工作的，已有顧震福的小學鈞沈續編，汪黎慶的小學叢殘，易頌的淮南許注鈞沈，姬覺彌的重輯蒼頡篇，而北京大學國學門研究所又有一切經音義引群書索隱一書，（聞稿已輯成，至今尚未付梓。）這是一種大規模的輯佚。關於第二項的訂正工作很多，如田潛的一切經音義引說文雙，以及丁福保之補說文逸字及逸句，訂正說文之刪改或傳鈔之誤句；校補毛鄭詩之譌奪，（均見丁氏一切經音義提要一文。）而關於第三項攷証工作，據我所知，只有黃梓伯所著慧琳一切經音義反切聲類攷一文，（文載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集刊第一本，第二分。）

民國十八年冬天，建功師囑我為中國大辭典編纂處錄慧琳一切經音義的字首，這部工作實在浩大，我當時未免有點胆怯，經建功師屢次的解釋以後，我才允許試着作；但這種工作乾燥得可怕。曾有幾次不想再繼續工作下去；後來建功師又對我說，很可以藉着錄錄的機會，輯出幾部佚亡的書來。我起先預備輯蒼頡篇，而不久就讀到了以姬覺彌出名，而係王靜安先生代輯的重輯蒼頡篇，（見國學月報，王靜安先生專號，儲皖峯君王靜安先生著述表。）也就不再繼續輯下去了。但不久又發現音義中所蒐異體字非常之多，這種異體字並不僅僅是一些當時士大夫們所承認的正體或古文，而且還有一大部份是民間流行的俗體，省體。所謂：「正體」，「古文」，有一般文人學士在那裏替文標揚，現在保存在古籍裏，我們並不難看見；但那些所謂：「俗體」，「省體」，向來為文人學士所輕視的，我們就無法知道了；慧琳音義之可貴者，就在這一方面。在他的書裏，無論是正體也罷，古

文也罷，俗體也罷，甚至於寫經人隨意所造的新字也罷，都把他一一搜進去，並且注明他們的源流。關於這一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所以我就決心把一切經音義中的異體字都輯出來，輯書本來也是一件最枯燥無味的工作，但因為藉着為大辭典編纂處輯字首的機會，順便作這一種工作，同時得着二重的收穫，心裏也就泰然了。為大辭典編纂處錄字首的工作是去年完成的，我所輯的異體字也就同時告了一個段落。我很想把所輯的字編排出來，但用什麼方法來編排却是一個問題；同建功師商量了多次，承他告訴我許多方法，我躊躇了許多時候，始終嫌這種編排方法太繁重，於是就懶得整理它了，底稿堆在書架上快到一年了，一直沒有下決心去做；本想藉着今年暑期把他整理好，但又南歸了；暑假中在南方一點書都沒有讀，回到北平以後，發奮要在最近期間把他整理完成；但所謂編排，我因偷懶，只是依着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了一下，所引原書卷頁亦未加注明，因為丁福保所刻的一切經音義後面附有陳作霖的一切經音義通檢，很可以參看。編排完畢，先寫此文，刊諸我院校刊。

慧琳一切經音義中的異體字，只少可以代表唐代和唐以前的許多文字，這些文字中，有許多是我們如今沿用的，也有許多是我們如今已不用的；有我們如今不常用而可以查得的，也有我們如今無從知道的。就以音義中所引的所謂「俗字」來說，其中有許多是我們沒有看見過的，但亦有許多是我們常用的字，而此外慧琳所謂：「非體」，「略體」，「誤體」的文字，為我們所從來沒有看見過的也很多。這些異體的文字，都是值得我們去注意與研究的。近來一般研究文字學的人，因近年甲骨繼續的出現，都紛紛集中於文字源始的研究，而對於中國文字形體的沿變方面忽略過去，中國文字有着這樣久遠的歷史，從源始到我們現在，其間有形的，無形的，不知經過多少次的變化；

而這些變化，都不是我們現在可以放得的了。研究古音的人往往說，要攻証古音實在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情。但要研究文字形義的演變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文字的形體雖有字形可稽，而字形則全憑古籍所載，但因各時代的書籍傳鈔與翻刻都已失去真相，並且又很少有對於某一時期文字的形體記出來。所以我們要曉得一個字究竟變化過多少次的形體，代表過多少不同的意義，也是很困難的事。關於這一方面的研究很少，我認為是極重要的。近年來提倡簡筆字的人很多，我們不管他這種辦法是否合理，但我們可以相信在其他各種辦法未實行以前，這是一種必然的趨勢。不過我對於一些提倡簡筆字的辦法，有許多實在有點不敢贊同，因為一些提倡簡筆字的人，往往自出心裁，造出一些簡字的模型，這不但不能使用者減省，而且更添出許多麻煩來；恐怕不能普遍。文字的產生與演變，都是自然的趨勢，並不是突如其來的，所以我們如不去研究文字過去演變的關係，就去自出心裁，造了許多簡筆字，那是決對無法實用的。而所謂簡筆字，無時無刻不在那裏源源的產生，從文字有了之後，逐漸的趨於單簡，到了現在，已經不知經過多少變化。其間無形中消滅了不知多少簡筆字，這些簡筆字中或者有許多是我們現在可以採用的。

前些年，陳獨秀先生有字義類例一書，蒐集異體字很多，但都沒有詳細注明這些字的時代，後來劉半儂師曾編宋元以來俗字譜一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是依據十二部小說與小曲中輯出來的，這些書是否因傳寫與翻刻，有失去真相的地方，我們不敢妄斷，但至少也可以代表宋元以來的一小部份俗字。中國文字從唐代以後，變化亦特別的厲害。韓愈所謂：「爲文須略識字」。可以想見其時文字的淆亂。劉彥和文心雕金龍也說：「自晉來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易，人難取難」？文字只爲實用方便，當然愈簡愈好，只是

被一些：「好古字」的文人學士埋沒了；但這種勢力很大的，任你文人學士的非難，仍舊自然的產生；一方面又因為文化進步，文字不够用，必然的產生許多新字出來。所以時代愈後，簡筆字或俗字產生的亦愈多，但這些字因為沒有專籍記載出來，我們也就無從曉得；除了向民間流俗的抄本中去尋找，簡直沒有別的辦法。所以像慧琳一切經音義這樣把許多每個不同形體的文字，都臚列出來，並且一一把他們的源流指出來，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書籍。我們從這裏面可以看到唐代，（或者是唐以前。）每一字已有這許多不同的書法：音義中屢言：「俗作某」，「或作某」，「又作某」，「亦作某」，「古作某」，「古文作某」，「略作某」，「隸作某」，「小篆作某」，「誤作爲某」，還有指出某書作某，（如文字集略作某，考聲作某……。）我把他歸納成三大類：

（一）有所依據的：如云：「正體作某」，大概是本諸說文解字，「古文作某」，或者是依據說文解字的古文，或者是古人曾用過的字。「隸作某」，「小篆作某」亦本之於隸書與小篆，此外引某書作某，或某人書作某，（如司馬相作某，李登作某……。）均係本諸原書。

（二）無所依據的：如云：「俗作某」，「或作某」，「又作某」，「亦作某」，「省作某」都是一般流俗習用的文字。有些是已被一般人所常用的字，所以寫作：「或作」，「又作」……一些還未爲士大夫們採用的，就是：「俗作」。

（三）寫經人隨意所寫：如云：「誤作某」，「某字非體」，「某字從未見於字書」，……。大概是寫經人偶然所造的字。

一切經音義中的異體字，我把他輯出來之後，可以歸納出七條不同的例來，這七例所包括的，都是我們所要輯的異體字。

（一）形聲字之音符換置例。

- (二) 形聲字之意符換置例。
- (三) 形聲字之音符與意符顛置例。
- (四) 同音假借例。
- (五) 義近假借例。
- (六) 省繁例。
- (七) 增筆例。

現在我把一切經音義中的異體字一一徵引出來，歸納在各例之後，並加以簡單的說明。

(一)形聲字之音符換置例。

異體字以形聲字爲最多，這是中國文字的一種普遍現象，因爲中國文字就以形聲字爲最多。形聲字在中國文字中可以說是一種進步的表現，但換句話說；也是中國文字走到末路的一種表現。一個形聲字表現着兩方面：一方面表示這個字的字音，（我們稱他爲音符。）一方面又表示這個字所代表那種事物的形象或性質，（我們稱他爲意符。）這本來是一種極笨的辦法，但在那時想不出更巧妙的方法，爲了救濟象形，指事，會意的窮，不得已只好採用這種方法。不過因爲形聲字都是兩個字所會合而成，於是筆畫就不免繁重了。文字是一天天的向着單簡的路途上去走的，而形聲字的產生，却大大的違反了文字的自然趨勢。不過形聲字在中國文字中，勢力漸漸的擴大起來，佔了中國文字一個最多的篇幅，無形中成了中國文字最重要部份。但形聲字經了這許多年代的演變，不消說按着文字演進自然的規律，他的形體也漸逐在那裏變化，我們在這裏所要說的就是形聲字的表聲的部份，換以其他一個同音（或者與原音較近之音）的字，於是這個形聲字的形體就變了。所以要換置形聲字音符的緣故，據我推測，不外三種：

(一)因方音之不同——形聲字之表音部份，只爲表示字的聲音而

已，但如果一個字在甲地讀作A音，而在乙地却讀作B音，那麼甲地所適用的形聲字，在乙地就不適用了；於是乙地的人寫這個字往往把那表音部份，(音符)換以其他一個與本地方音適合的字去表示。這種現象極其普遍。我在慧琳音義中所輯出來的異體字，有許多是屬於這一類的，例如：三十八卷八頁，「蚰蜒」一條下云：「自關而東宋魏之間謂之蝻蝻，燕謂之蚰蚰，趙人謂之蚰蚰。」這很顯明的告訴我們用「蚰蚰」兩字的聲音，在宋魏，燕，趙，因方音之不同，就不用「由」「延」的音符來表示，而用與他們方音適合的其他音符去表示。又如音義五十八卷二頁「水漬」一條下云：「江南言漬，山東言前」。又九卷三頁「澆漬」條下云：「又作澆」，這亦是因為方音不同的關係在南方讀作「贊」的音，所以寫作漬；在北方讀為「賤」，於是寫作澆，山東讀為「前」，就寫作前。就到如今南北方音，仍有這種區別；其實這三個字所要表示的都是一種意義。他如之蠲作蠲（三十八卷五頁慧琳注曰：「蠲江南俗字也。」）媿之作媿（四十八卷九頁慧琳注曰：「齊謂之媿。方俗異名也。」）媿之作媿（四十八卷七頁。）媿之作媿（二十六卷十五頁，記得本校教員羅志甫先生講授文明史時讀媿媿，為媿媿，(in爲yen)因我不知羅先生說的是何處方音，故無從徵引。)這都是因方言之不同，發生形聲字音符換置的原因。

(二)因簡省筆畫——關於這一點，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文字只求實用便利，愈簡愈好；而形聲字的筆畫却最繁冗，但亦無法省略，只好把形聲字的音符較繁雜的，而可以用其他較簡單的同音字來代替的，就將原來的音符換去，這是事實上一種自然的趨勢。如媿之作媿，(九卷十五頁。)媿之作媿，(十二卷一頁。)媿之作媿，(十二卷四頁。)媿之作媿，(十八卷一頁。)均是。

(三)書寫者隨意作之——形聲字之音符，本只為表示此字所代表

的聲，並無意義可言，所以寫字者往往因為不知道這字的書法，或者雖然知道，而偶然忘記，於是隨意的把原有音符，換了一個不同書法而係同音的字去代替。如音義中罪之作罷，（五十六卷十八頁。）藏之作礎（八十卷，五頁）濫之作濫，（八十一卷，五頁。）均是。這些字都是很特殊的，可以代表唐人寫經的書法。

以上所說的三種原因，大概是形聲字所以換置音符的緣故；但有些形聲字的換置音符，很少有顯著的痕蹟使我們看出來，或者雖有法看出他的痕蹟，但無以一一考出他的演變關係，所以我們也就無法加以解釋了；而且有些形聲字的換置音符，我們無從知道他是屬於第一種，還是第二種原因了；或者一個形聲字的音符換置，是由於幾層複雜的原因所造成亦未可知，在這裏只好略而不說了。現在我將慧琳音義中的異體字，屬於形聲字音符換置例的，都排列在下面：

人部	音義卷數	頁數
(註一)		(註二)
侮 俛	10	2
佩 僂	13	9
僂 仙	30	5
僂 儼	43	15
依 倚	45	3
口部	音義卷數	頁數
曉 啼	14	14
啞 咽	10	4
噴 陰	18	17
嗽 嗽 咽	14	4
喃 嚳	17	14

曉	曉	19	15
嚙	咬 噉 嚼 嚼 嚼	13	11
嗅	嗅	24	12
吒	吒 咤	26	6
囑	囑	27	27
嗟	嗟	52	14
咿	咿	33	4
嗅	嗅	32	15
呷	呷	52	11
啄	啄	76	19
女部		音義卷數	頁數
媼	媼	26	15
嬉	嬉	27	11
姝	姝	36	7
嬌	嬌	46	17
好	好 嬖 嬖	83	17
嬖	嬖	97	11
山部		音義卷數	頁數
嶽	嶽	42	8
崦	崦	74	2
嶺	嶺 嶺 岑	75	3
嶺	嶺	83	5
崦	崦	88	6
嶺	嶺	97	12
嶺	嶺	98	4

巖	嶮	98	14
嶮	嶮	99	14
巾部		音義卷數	頁數
帷	忸	2	12
幃	帷	9	14
幃	幃	13	3
颯	响	81	9
心部		音義卷數	頁數
慨	愾	10	5
澹	愾	27	20
怕	懾	37	8
憤	懾	8	2
慌	忸 慌 忧	9	15
憚	怛	10	5
憚	怛	19	16
特	怖	20	12
惕	愾	32	7
悚	懾	40	11
怖	怖	56	15
悍	忸	67	3
慄	忸	67	7
慄	托 慄	94	16
恂	懾	97	11
悞	忸	99	7
手部		音義卷數	頁數

撻 擲	8	4
擒 襟 檢	8	13
擣 搗 樹 搗	14	11
拊 撫	21	6
揮 搗	29	5
擣 拊	37	10
掛 挂	41	11
撻 措	42	8
擣 挹	42	14
擣 擣	42	18
撻 抄	43	8
拊 拊	45	8
擣 擣 擣 擣 擣	52	7
擣 擣 擣	54	11
擣 擣 擣	52	10
批 擣 擣	56	13
擣 擣	56	22
擣 拊	59	6
擣 擣	72	8
擣 擣 擣	73	9
擣 擣	75	9
擣 擣	78	2
擣 擣	51	15
攷 擣 擣 (按擣字原作擣，避諱改)	41	7
擣 擣 擣 擣 擣	81	9

拖 搵	57	6
搵 拽	15	7
捍 扞	24	14
搵 擻	43	8
擻 擻	12	5
打 擻	93	2
日部	音義卷數	頁數
盱 睥	80	7
曠 映	11	10
晴 暉 眊	17	10
暗 隳	41	7
隳 昵	24	19
噉 隳	98	6
噉 咬	22	8
噉 唏	2	7
木部	音義卷數	頁數
榭 棲	1	2
植 檀	8	13
椎 槌	11	13
模 樵	8	16
撥 楸	18	4
排 棹	8	15
械 槓	10	12
樸 朴	11	18
柄 棟	12	13

棒	梮	杼	榔	14	1
櫓	櫓	櫓		15	11
桴	楔			31	2
桴	桴	桴	桴	35	5
橙	橙			35	8
楸	楸			44	13
橫	桃			48	24
柳	柳			52	26
楠	楠			54	13
檫	桔			56	7
檫	澗			58	7
槎	槎			72	6
樞	樞	樞		81	5
樞	樞			84	17
桴	桴			91	10
柁	柁			99	14
桴	提			28	2
析	析			83	1
水部				音義卷數	頁數
泛	汎	汎	汎	10	12
澹	淡			9	1
澆	澆			9	3
潰	潰	潰	潰	9	3
溢	洑			11	11
澹	澹			12	6

滌 滌	12	15
滴 漚 滯	13	2
浣 澣 (按疑係澣字之誤。)	15	9
漾 漾	16	8
潢 混 洗	16	8
混 渾 潤	16	18
浴 涌	22	15
渤 浮	24	17
潰 滄	24	19
洒 沔	27	15
澄 澈 澗	29	8
穢 滌	35	6
灘 潭	35	6
潑 波 沛	37	10
澱 淀	37	10
澀 澀	81	5
澀 滌	42	18
洩 泄	43	5
淋 澀	43	11
涓 灑	58	8
涸 涇	92	11
灑 洒 洗	64	15
澆 洩	65	15
灑 灑	73	11
潦 滂	93	10

湓	濟	99	3
灑	灑	99	11
火部		音義卷數	頁數
灼	焯	44	14
炒	燻	10	3
精	煜	9	15
煙	烟	8	19
煤	梅	58	14
煨	焜 槐	48	9
燭	燭	76	17
烟	焰 燠 燠	8	19
權	烜	85	9
燿	燿	45	18
桐	燿	31	22
煌	煖	10	7
犬部		音義卷數	頁數
狎	狎	71	12
狎	狎	32	14
狎	狎 狎 狎	75	14
狎	狎	76	15
狎	狎	10	3
狎	狎 狎	73	11
狎	狎 狎	56	1
狎	狎 狎	16	14
狎	狎	84	6

欵 抽	62	21
玉部	音義卷數	頁數
玕 瑛	95	12
琅 瑯	85	11
琨 瓊	33	6
琪 璠	95	12
琦 玳	31	15
瑰 珣 瓊 璣	9	14
瑤 璇	86	7
疒部	音義卷數	頁數
疔 疫	52	15
疥 癩	9	5
痲 痞	18	1
痲 疔	77	6
腫 癰	12	3
痛 癢	40	4
癩 癩 癩	15	6
癩 癩	39	15
癩 癩	55	3
癩 癩	11	17
癩 癩	77	7
癩 癩	6	16
癩 癩 癩	41	6
癩 癩	13	13
癩 癩	40	16

癩	癩	15	7
痒	癢	19	17
疹	癩	28	5
瘰	癩	58	14
目部		音義卷數	頁數
胸	胸 腫	13	14
眦	眦	45	14
	(按即視字之異體)		
眦	眦	74	2
眦	眦	43	10
眦	眦	67	6
眦	眦	2	3
眦	眦 闕	9	16
眦	眦 陵	73	5
眦	眦	44	14
眦	眦	82	1
眦	眦	81	6
竹部		音義卷數	頁數
筍	筍	42	5
筒	筒	43	11
筍	筍	58	1
筍	筍	59	18
筍	筍	62	14
籊	籊 籊	29	7
籊	籊	82	8

簫	簫	95	18
簫	笑	26	2
糸部		音義卷數	頁數
線	綫 緹 繡	13	7
繪	績	13	10
繡	緯	19	8
縵	紉	20	16
縵	緝	25	21
縵	純	28	5
縵	絳	42	8
縵	緞	52	4
縵	縵	65	13
縵	縵	83	1
縵	縵	88	7
縵	縵	92	3
肉部		音義卷數	頁數
肺	肺	54	17
膈	膈 膈	11	6
膈	膈	12	11
膈	膈	8	3
膈	膈	98	7
膈	膈	8	15
膈	膈	71	4
艸部		音義卷數	頁數
蘿	蘆 萊	12	1

膜	荷	扶	12	1
菌	苔		22	5
蘭	蒼		22	5
芸	實		25	15
菸	薦		40	11
茜	荷		51	8
蘊	葦		52	8
葦	葎		52	13
蕤	蘭	菅	55	16
荻	蓬		10	4
虫部			音義卷數	頁數
蚓	蟻		14	2
蠶	蠶	蚊	19	4
蚯	蚯		27	13
蝮	蝠		28	4
蠋	蠋		33	6
蛭	蟻		33	6
蟻	蟻		38	11
蛭	虬	蠶 蚊	42	15
蟻	蟻		44	4
蝗	蟻		44	7
蛭	蟻		51	17
蚰	蟻		51	20
蟻	蟻		53	13
蟻	蟻		56	3

蟬 燈	56	3
鱗 蛤	81	8
蚪 蟻	83	7
燒 結	84	2
蝨 蟻	95	8
蠶 蜆	98	8
蠟 蝸	13	10
蟻 蛾	15	16
蚌 蚌 蟬	21	13
衣部	音義卷數	頁數
襟 袷 衿 襖	13	2
袷 襖	31	20
襖 袷	58	10
袷 衿	65	15
襖 襖	74	1
言部	音義卷數	數頁
謹 誼	11	9
關 詔	13	5
謹 誚	18	17
誼 議	9	15
詔 藩	17	19
諱 訓	24	12
謹 議	26	16
諱 訛	28	2
訛 詆	52	21

諄 隄	54	12
認 囚	63	16
職 誌	65	10
誘 設	65	13
融 購	76	7
儲 黨	80	4
足部	音義卷數	頁數
跗 跌 环	1	7
躑 躑 躑 踈 跣	9	16
躑 躑 躑 踈	36	3
躑 躑	26	24
躑 躑	37	4
躑 躑 躑	48	8
躑 躑	46	5
躑 躑 躑	52	9
躑 躑	58	8
躑 躑	80	8
躑 躑	89	7
走部	音義卷數	頁數
邁 邁 邁 迭 邁	11	9
邁 邁	15	15
邁 邁	17	13
邁 邁	34	23
邁 邁	85	9
邁 邁	55	3

金部		音義卷數	頁數
鋒	變	11	2
銳	鑷	15	8
鎚	錘	16	5
鏘	鈴	19	14
鐙	錠	28	17
鈇	錐 鏃 鈇	31	19
鎬	錐	46	17
鑊	鑊	68	1
鑊	錕	79	6
鑊	鉉	88	1
鑊	鉉	89	11
鑊	鑊	60	13
鑊	鑊	79	7
食部		音義卷數	頁數
饑	飢	12	4
餽	餽	13	7
饌	饌	14	13
餽	餽	19	12
餽	餽 餽	54	11
餽	餽	65	15
餽	餽 饌	70	3
魚部		音義卷數	頁數
鯨	鱣	15	20
鱣	鱣	81	18

鵞 訪	56	19
鵞 鵞 鵞	74	9
鵞 鵞 鵞 鵞 鵞	52	16
鳥部	音義卷數	頁數
鵞 鵞	8	7
鵞 鵞	15	20
鴻 鴻	4	11
鵞 鵞 鵞	51	5
鵞 鵞	12	3
鵞 鵞	86	5
鵞 鵞	11	17
鵞 鵞	13	5
鵞 鵞	14	16
鵞 鵞	26	24
鵞 鵞	38	10
鵞 鵞 鵞	44	4
鵞 鵞	48	7
鵞 鵞	56	10
鵞 鵞	73	16
鵞 鵞	81	15
鵞 鵞	86	11
鵞 鵞	82	15
鵞 鵞	8	7
鵞 鵞 鵞	11	7
鵞 鵞 鵞	54	16

鰭	魴	56	19
鱈	鰓 鰓	74	9
鱧	鱧 鰓 鰓	52	16
鳥部		音義卷數	頁數
鵠	鵠	8	7
鵠	鵠	15	20
鴻	鴻	4	11
鵠	鵠 鵠	51	5
鵠	鵠	12	3
鵠	鵠	86	5
鵠	鵠	11	17
鵠	鵠	13	5
鵠	鵠	14	16
鵠	鵠	26	24
鵠	鵠	38	10
鵠	鵠 鵠	44	4
鵠	鵠	48	7
鵠	鵠	56	10
鵠	鵠	73	16
鵠	鵠	81	15
鵠	鵠	86	11
鵠	鵠	82	15
鵠	鵠	8	7
鵠	鵠 鵠	11	7
鵠	鵠 鵠	54	16

贍 鎡	56	7
鹿部	音義卷數	頁數
麀 麁 麂	52	6
麃 麄	28	6
麅 麆	86	7
麇 麈	92	2
麩 麧	11	4

(註一)：以上各例均按康熙字典部首編排，惟其中筆畫之秩序並未整理，因每部之字不多，察閱尚不甚費事故耳。各部之例有不到五例者，(如毛部，石部，禾部，米部……………)均未列入。可俟將來參閱「輯一切經音義之異體字」一書。

(註二)：所引音義卷數及頁數，如有數見者，為便利之計，亦僅書其一；如有所疑，請參閱陳伯雨君之一切經音義通檢。(原書附丁福保氏影印一切經音義之書後。) (未完)

物質與能力的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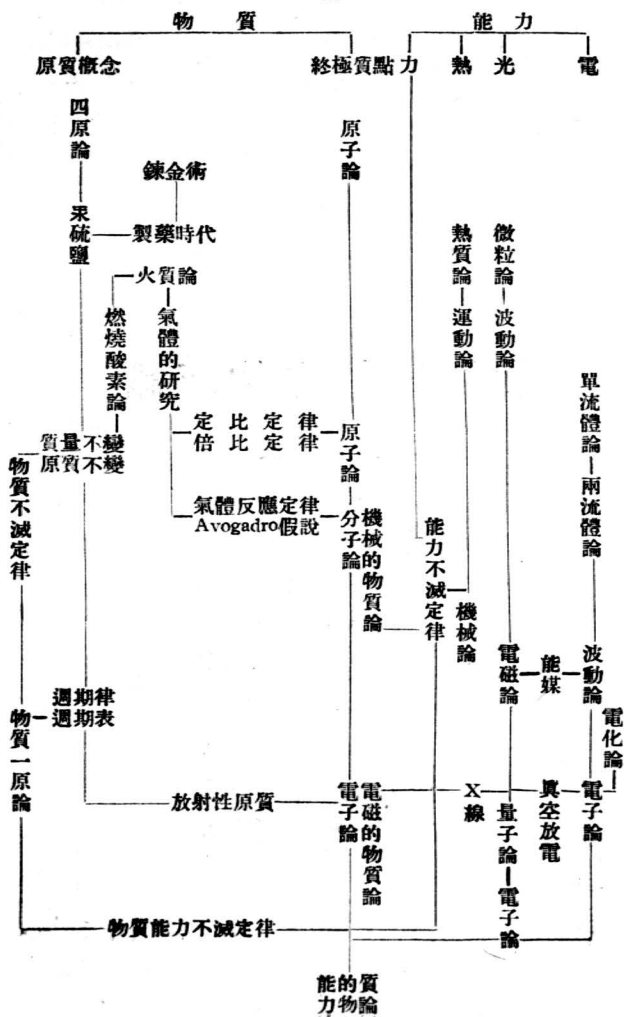
于道文

目次

表解

- (一) 原質的概念與終極質點
- (二) 火質論與物質不滅定律
- (三) 力的概念與能力不滅定律
- (四) 光電的本質與能媒
- (五) 分子論與機械的物質論
- (六) 電子論與電磁的物質論
- (七) 量子論與能力的物質論

表解



(一)原質的概念與終極質點

希臘時代，有許多哲學家很想對物質 *matière* 得到個根本的認識。他們探討物質的基本，去做理論的研究時，總不出思維的虛構，哲學的判斷。他們所注意到的有兩點：一，萬物的本原是什麼？他們怎樣演變出萬物來？二，萬物的基礎構造是怎樣？也就是物質終極質點的解答。

比方 *Thalès* (640—548B.C.) 說萬物皆水 *eau* 也。水是萬物之母，萬物生自水，滅歸水。 *Anaximène* (588—524B.C.) 謂萬物來自受壓的空氣 *air*。 *Héraclite* (540—475B.C.) 主張熊熊不息的火 *feu* 構成了萬物。 *Phérékide* 倡言土 *Terre* 是萬物之本。直到 *Empédocle* (490—430B.C.) 才首創四原論，承認地(或土)水風(或空氣)火是萬物的四原質 *élément*，後來又經過 *Aristote* (304—322B.C.) 的闡明。 *Aristote* 論萬物有四個主要的性質 *qualité*：冷熱乾濕；四個原質，每個都是兩性質的結合：

地是冷乾兩性質的結合，

水是冷濕兩性質的結合，

風是熱濕兩性質的結合，

火是熱乾兩性質的結合。

這都是哲學家根據了直觀，因認識根本的要求而發表的獨斷的見解。實際上地水風火祇代表了物體的三態 *état physique*：固體(地)液體(水)氣體(風)和熱(火)。有人以為四原論是由燃燒現象引起的錯誤，譬如燃燒了木柴，生光(火)有烟(風)，剩下灰(土)還可以找到些水。但是 *Empédocle* 和 *Aristote* 的原質概念是有點不同，*Empédocle* 以為原質不能互相變換。*Aristote* 認為是能互相變換的，因為他覺得，原質並是具體實質，祇不過抽象的性質結合罷了。

關於第二點，他們心目中覺得把一切物質逐漸分離，一定可以得到個終極質點；反之，一切物質就是由不能再分的質點構成。這種不連續discontinuité的物質觀，最先想到的是Anaxagore(500—428B.C.)，他說萬物的構造不出一種渺小不可目視的質點名收物種Seeds的集合與分離。後來經Leucippe(450B.C.)的演化到Démocrite(470—360B.C.)完成了原子論Théorie d'atome：物質都是由原子atome構成；原子的數目和形態無限；物質的相異，是由於原子的數目，形態或集合狀況不同的緣故。哲學的虛構，逃不出思索的桎梏；然而這種愛真理的態度，物質本質認識的祈求，實在有影響於科學的發展。

物質的研究到了亞拉伯人手裏，成了鍊金術 *alchimie*。大概是由希臘傳來的見解，都以爲金屬不是原質，而是成分各異的化合物。因此賤金屬鍊做黃金是可能的事。那時傳說，古著作中有鍊黃金的方法，以爲得到哲人石 *Philosopher's stone* 就能達到目的。亞拉伯人研究物質，始終惑於鍊金術，大家都在尋找哲人石。中世紀的 *Roger Bacon*(1214—1294)也是位鍊金術士，他說“試試觀察黃金的性質，是黃色，甚重，有延性及展性。假若曉得這種本質，又知道怎樣任意製出黃色物質，有大比重及延性展性，並知道怎樣任意製出各異的程度，那麼物質中配合了這些性質，自然就變做黃金了。

原來鍊金術的範圍很廣，不但想使賤金屬變做黃金，並且可以醫病疾，養心性，漸演化爲製藥時代。*Basil Valentine*(*ev.* 1450)倡采硫磺爲萬物的基本原質，稱三本 *trois principes*。他看見采造成物質的光澤與流動性，硫使物質有可燃性，鹽給物質耐火性及可溶性。所以他認爲這三原質不但是無生物之本，也是動植物所含有的，人體所必要的。人類所以病了，全是三者多寡不適合的緣故。

此後的化學 *Chimie* 漸脫去鍊金術士的風度，不過火質論却盛行一

時，到底沒有給我們以「物質是什麼」些正確的解答。

(二)火質論與物質不滅定律

1770以前，人們都說火是物質(見後)。當時覺察着金屬燃燒後，得到灰白色灰狀物體，重量增加，1673，Robert Boyle (1627—1691)大膽地承認燃燒後金屬加重的緣故，是因火的質量加上了。

這種說法到了 Johann Joachim Becher (1635—1682)和他的弟子 Georg Ernst Stahl (1660—1734)才正式提出火質論 *théorie de Phlogistique*。火質論是怎樣說法呢？「一塊木頭可以燃燒，一塊石頭不能燃燒。爲什麼？因爲木頭裏含着一種特別的物質，石頭沒有含着。像煤炭磷硫油蠟等可燃燒的物質，都含有這個特別的物質，稱作火質 *Phlogistique*。物質燃燒時，火質放出來。燃燒中的熱火焰烟，都是分離火質的表象。

注意，Stahl和Boyle的意見正相反，Boyle認爲金屬(物質)燃燒加增了火的質量。Stahl的意思：物質的燃燒分離了火質。更使我們不了解火是什麼？物質是什麼？不過從早的化學界雜亂無章，火質論構成了有體系的理論；但終使人捉摸不到火質的真實。

火質論的時代，大家都集中到氣體的研究。

1668，John Mayow (1645—1679)試驗鐘罩內的硫黃燃燒後，水面升高，沒有燃燒盡的硫黃再用凸鏡收斂日光照射他，也不能復燃，放進老鼠去，慢慢的就死了。因此 mayow 說燃燒和呼吸都需要空氣中的火氣 *air de feu*。」

1755，Joseph Black (1778—1799)試驗石灰石燃燒，失掉一種氣體，他稱爲固定氣 *air fixé*。1774，Torbern Olof Bergman (1735—1784)想到石是灰鹽基性，能和鹽基作用的一定是酸，又喚做氧酸。

1766，Henry Cavendish (1731—1810)試驗金屬和酸的作用，得

到一種能燃燒的氣體，稱引火氣 *air inflammable*。他確信是由金屬中提出來，他認為就是火質，後來又說是火和火質的化合物。

1772，Daniel Rutherford 吸收了空氣中能支持燃燒的氣體，而殘留下的氣體，沒有支持燃燒的能力。大家認為是火質飽含，燃燒體內的火質不能分離出來，因稱火質氣 *air Phlogistique*。

1774，Joseph Priestley 分解三仙丹，得到一種氣體，不溶於水，和固定氣也不同；遇火更猛烈的燃燒，以為這種氣體缺少火質，所以物質在此氣體內火質容易分離，遂稱為除火質氣 *air déphlogistique*。

1775，Karl Wilhelm Scheele (1742—1789) 也找到這種氣體。

種種的氣體試驗和研究，漸引導我們認識了物質。1777，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 (1743—1794) 樹起他的燃燒的酸素論，揭穿了火質論的不合理。

Lavoisier 說：物質祇能在非常純粹的空氣 *air éminement Pur* 中燃燒。他稱這種非常純粹的空氣做酸素 *Oxygène* (即氧)，是一種原質，因為物質物體燃燒後加入這種氣體變為酸。除火質就是酸素。他稱火質氣作窒素 *azote* (即氮)，因為不能支持燃燒。認為是原質的空氣，實際是酸素和窒素。Lavoisier 也知道固定氣是木柴和酸素的化合物 (二氧化碳)。1781，Cavendish 知道引火氣燃燒後生水。1783，Lavoisier 由實驗的證明，確信水的成分是引火氣和酸素，遂稱引火氣做水素 *Hydrogène* (即氫)，水是原質的觀念也變了。

Lavoisier 根據燃燒酸素論，確定質量不變定律 *Loi de la conservation de la masse*。意思說；化學反應前後的質量是相等的。原質的定義也確立於這時，原質就是竭人力不能再為更簡單的物質，所以有原質不變定律 *Loi de l'immutabilité des éléments* 說明他：任

何原質都不能消滅，不能增加，更不能變為別的原質。由這兩，構成了物質不滅定律 *Loi de la conservation des matières*。

(三)力的概念與能力不滅定律

上古，一切自然現象都歸在物理學 *Physique* 名下研究，已很有人注意到力 *force* 的現象了。Arichimède (287—202B.C.)談到槓桿的省力，Aristote 指出力的平行四邊形定律。四世紀時，Pappus 把當時簡單機械分為五種：槓桿滑車輪軸螺旋尖劈。

中世紀時的 Leonardo da Vinci，Tartaglia (1500—1577) 和 Simon Stevin (1548—1620) 差不多對力的普通現象，都研究過。

天體的運行，很惹人家的注目，但在十六世紀以前，沒有人想用力學的原理，被機的去解釋。自 Nicolas Copernic (1473—1543) 提出太陽中心說，Johnn Kepler (1571—1630) 發現定律說：行星的軌道是橢圓，太陽位在一個焦點上。(Galilée(1546—1642) 指出慣性定律，說明墜落體所應遵行規律。Sir Issac Newton(1642—1727) 注意及兩個定律的關係，想到為什麼月球繞地球運行呢？為什麼行星繞日球運行呢？他以為一定受加速率的作用，而此加速率又和慣性定律裏的重力加速率同一性質，由此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建立了力學三定律，確定力的概念。

對於熱的本質 *nature* 的觀念，古人都認為是物質的一種。熱能够被物體吸入或放出。同時火是熱的生成者，火是被認為物質的 (Aristote 四原論)。火質論的時代，火依舊祇認為是物質。Black 考察冰化水，水結冰，斷定有一部分熱消耗在這種狀態變化 *Changé d'état* 中，說是物質和一種流體 *Fluide* 名“熱”的化合。因為那裏關於熱流行着熱質論 *théorie de caloric* 說熱的本質是叫做熱質 *Caloric*，是種不可稱量的 *inpondérable* 物質，富有彈性，物體吸取了，溫度增

高；放出來，溫度降低。black更表明熱質能自一物體傳入他物體時，永不生，永不滅，但有時潛而不顯。Lavoisien 在他種原質表上，酸素，窒素，水表前，還寫着光熱兩項，他也認熱為一種物質。

謂熱為運動的結果，也很久；Francis Bacon (1561—1626) 對熱本質的觀念就和別人不同。他說：「在任何物體裏，使他做膨脹的運動，再使他的運動，返回自身，以致膨脹不能均等。這樣一部膨脹，而又一部受制遂生熱。」Amontons (1663—1705) 的觀念，也很明瞭，他把熱看作是熱分子的運動，此項運動也可以傳到他物體的分子裏。Count Rumford (1753—1814) 知道摩擦生熱的道理。因為有一次他用鋼鑽在鐵板上穿孔，發覺鋼鑽很熱，鐵板也很熱。熱若是流體，這是自那裏來的？所以熱決不是物質，一定是運動。Humphry Davy (1773—1829) 摩擦兩塊冰，雖然在零下的溫度，冰却融化了。他的論調是兩物互相摩擦，在微點間發生運動，便是熱的表象。

蒸氣機是這個時候由 James Watt (1736—1819) 發明的，賴熱蒸氣的張力變作動力。Robert mayer (1814—1878) 常說，動力可變為熱，熱也可以變為動力。空氣受壓力縮小時，也可以生熱。1845，Mayer 發表一篇論文說：「實在看起來，宇宙間祇有一種力，這種力永遠存在有生和無生的自然界中。假若沒有力的形式變換，現象不會發生。」「他所說的力，就是我們所謂「能力 *énergie*」。能力的概念是從力熱抽演出來的。後來 James prescott Joule (1818—1889) 研究力電化三種能力的數量關係，測定熱的機械當量 *équivalent mécanique de la chaleur*。

1847，Hermann von Helmholtz (1821—1894) 正式發表能力不滅定律 *Loi de la conservation de l'énergie*。能力不滅定律的大意，是說能力的總量是不滅的，永不會增加也永不會減少。這對我們認識能

力是很重要的，從此，能力的定義才確定，認為是無質量的，和物質顯然有區別，做成物質與能力的二原論。1855，Rankine(1820—1872)分能力為兩類：動能 *énergie cinétique* 和位能 *énergie potentielle*。

(四)光電的本質與能媒

講到光的本質，*platon*(427—347B.C.)和*Aristote*都認為是眼的性質。說從人眼睛放出細絲來，照在物體上而被人看見。

Newton 創出一種學說，稱微粒論 *théorie de corpuscule*。或稱放射論 *Théorie d'émission*，言發光體放射出一種光質叫做微粒 *corpuscule* 的。微粒沿直線進行，遇障礙便不能通過，後面生出陰影來。用他說明光的直射，非常便當。

當時 *Cristian Huygens* (1629—1695) 偏說光是波動現象，借着 *Ether* 傳於四方(稱波動論 *Théorie ondulatoire*)。*Ether* 的原意是火或燃燒，那時用來形容宇宙，說天體都在 *Ether* 海中，*Huygens* 認為 *Ether* 是有彈性，堅固的東西。用來傳光波時稱作光媒 *ether lumineux*。用波動論解釋反射和屈折現象都很便當，但大家仍信微粒論。

一世紀後，*Thomas young*(1773—1829) 又懷疑起微粒論。兩種不同的光射在目的物上，若按微粒論講，光度該當加強；實際上現出一條一條的線紋來。這是光的干涉現象 *interference*，用波動論才能解釋，其他複屈折現象都需要波動論。因此，波動論才佔勝利。不過 *Huygens* 最初說光是縱波，和音波相類，*young* 主張是橫波。

電和光一樣，十八世紀前都當是不可稱量的物質，而且是連續的。*Réné Descartes*(1597—1650) 以為是有彈性的物質，當我們摩擦玻璃棒，那個物質便出來吸引紙球。*Boyle* 說電是有黏性不可見的物質。

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 創單流體論 *Théorie d'un fluide*

說解電的現象是一種流體 fluide 表現出來。這種流體，並非物質，不可壓縮：有時充足，有時缺乏，而生出陰陽兩種電來。

1759，Robert Symmer 認為是兩種流體的表現。在尋常物質中，兩種流體分量相等，不現作用；若一種少或多於另一種，才生電的現象。

十九世紀初，Hans Christian Oersted(1777—1851)將磁針靠近電流，有方向之改變，後經 André Marie Ampère (1775—1836) 求得二者的關係。Michel Faraday(1791—1867) 發現磁導生電的原理；並且證明一切物體都略受磁的誘導，光也是這樣。光電磁的現象，有同出一原解釋的必要。

兩帶電體中間有一種引力或斥力，這個力的大小自經 Charles Augustin Coulomb(1736—1806) 規出他的定律 (Loi de coulomb) 來，便採用了遠距作用論 Théorie de la raction à une distance 說兩帶電體能透過空虛空間，傳達這種力。總使人不能了解，遠距帶電體中；力是怎樣傳達的？

Faraday 用兩塊平行的金屬板，一個做蓄電器，一個做驗電器來試驗，起初電容很小，若中間放置一塊玻璃或橡皮，電容增加。他本不以遠距作用為是，這樣看起來，電的傳達，一定中間有種媒質，或者就是傳達光的光媒。James Clerk Maxwell(1831—1879) 注意到帶電體相距的空間，專門去研究這個傳電的媒質，發現傳達電磁的媒質速度和光的光媒波動速度相等。這樣，他想用電磁波動來說明光的現象，遂倡光的電磁論 Théorie d'électrique 說光是電磁波。

1888，Heinrich Rudolf Hertz(1857—1894) 造出實際的電波來，Maxwell 的理論得到試驗的證明。光電的現象都是 éther 的波動。傳光的光媒，不但能傳光，而且能傳電。同時我們知道福射熱也是這種

媒質的波動。幾種波動不同的地方，熱波短，光波長，電波更長。光電熱自能力不滅定律出來，都曉得他們是能力的幾個方式，傳能力的媒質，就譯他做能媒 *éther*。

(五)分子論與機械的物質論

原來氣體研究的範圍很廣，Cavendish和 Priestley 兩人對於氮氣化合物及其他氧化物的性質，多已明析，也做過定量的試驗。1806，Joseph Louis Proust (1775—18)分析硫化物和氧化物，覺察着化合物裏面的成分，重量上是有一定的比例(定比定律 *Loi de la proportion définie*)。同時 John Dalton (1766—1844)發現兩原質化合成許多化合物中，如氧氣化合物中，與同量的氧化合的氮，重量之比為簡單整數(倍比定律 *Loi de la proportion multiple*)。這兩個定律很暗示人，說物質有終質質點的存在。Dalton 是 Newton 派的學者，不連續的物質觀，由 Democrite 的啓示，Newton 早已深信了。

1801，Dalton 發表他的原子論 *Théorie d'atome*：原質都是由極細微的原子 *atome* 集合而成，同原質原子的重量，形狀大小和性質相同，異原質的重量，形狀大小不同，原是不可再分的。化合物的結合，Boyle認為是兩原子凹凸處相適合，Dalton 却不以為然，他說兩原子的結合，是由於化學愛力 *affinité*。如一個原子 A 與一個原子 B 結合，他稱為二原子化合物 *Binery*，一個原子 A 和二個原子 B 稱為三原子化合物 *ternery*，隨後他又測定了二十餘種原質的原子量 *poids atomique*。

1808，Joseph Louis Gay-Lussac (1778—1850)創氣體反應定律 *Loi de la réaction des gaz* 說「兩氣體化合時，容量之比例成簡單整數。」1811，Amadea Arogadro (1776—1856)做了「在同壓力同溫度之下，同容積氣體內所含的分子數目相等」的假說 (*Hypothese d'*

vaogadro)，提出分子論 *Théorie de molécule*；說原質的原子是不可分的，化合物的原子（即分子）是可分的。並且好些原質都以分子狀態存在，而是幾個原子構成：

原子祇存在於化合狀態，是物質的終極質點。

分子可存在於游離狀態，是物體的終極質點。

物質的終極質點，當作原子的解答在十九世紀初，遂完成了機械的物質論。物質既由原子，分子構成，而分子之間又有吸引力（稱凝聚力），以呈現物體。物體的狀態 *état physique* 全是分子排列，凝聚力和運動狀況不同的緣故。分子排列極密，凝聚力極大，不容易變化形體的是固體。固體融解為液體，是分子除掉了束縛後而得自由，但仍有凝聚力。氣體分子間的距離大，分子運動的速度也很大，雖稍有凝聚力，但就全體觀，已經沒有分子力。1827，Robert Brown (1773—1850) 在顯微鏡下，觀察液體裏，浮游着一切不停止運動的小顆粒（稱 Brown 運動 *Mouvement de Brown*），給分子論以實驗的證明。

Helmholtz 發表了能力不滅定律後，說明自然界的能力有定量，是運動和熱的關係探討出來的。進一步便以分子運動論說明熱的現象，說熱不過是分子的動能。一切物體之有溫度，都是他的分子有相當運動的緣故，這是熱的機械論 *Théorie mécanique de la chaleur*。此後又建立起氣體運動論 *Théorie de mouvement*，認為氣體的壓力，也是氣體分子運動的結果。

那麼，一切自然現象，若是以分子為終極質點所起的變化，稱物理變化 *Changement Physique*。破壞分子，是物質自身的變化，最後的所得，不過是數種原質。1869，Thomas Johann Mendélyeef (1834—1907) 依原子量排列原質，得知原質的性質有週期的變

換（週期表，週期律）。物質自身的變化，又稱作化學變化 *Change-ment Chimique*，是以原子為終極質點而起的。分子的變化，分子間的凝聚力和運動狀況都可以機械的見地，完全理論，就是說物質的變化，完全是機械作用，便是機械的物質論。

（六）電子論與電磁的物質論

分子間的變化，分子間的運動，既然都可以從質量的關係，由機械的見地完成理論；但原子間的變化和愛力，決不能有簡單的機械說明。另一方面能媒的理論，已使光電融洽，同是能力的方式。但這和力熱的機械運動，頗不相合。若想用機械的觀點去解釋，祇需考察電磁波是不是物質的彈性運動，有許多學者注意到這裏，結果都失敗了。

原子的愛力，Davy 說應該歸於電的引力。後來 Jöns Jakob Berzelius 倡電化論 *Théorie électro-chimique*，論原子的性質和電磁一般，有兩極。1887，Svante August Arrhenius 提出電離論 *Théorie de dissociation électrolytique* 說溶液中的分子在未電解以前，多已離化。1832，Faraday 早已確定電解的數量關係 (*Loi de Faraday*)，總之電解現象，用能媒的理論是解釋不來的。Helmholtz 深信原子論，很想再把不連續的觀念應用到電上，以最小的電量作電的終極質點，就稱做電原子 *atome d'électricité* 吧。這也不過是理論的思索，實際上和 maxwell 的理論相反背，而且有些地方，非 maxwell 才有相當的解釋。

因此，H. A. Lorentz 遂發表電子論 *théorie d'électron*，先假定電子和能媒有相當的聯繫。電子在能媒中運動，即借能媒傳佈他的波動。這樣一切電的現象，理論上都能用電子解釋。

1869，Hittorf 發現真空放電的奇象。玻璃放電管中，若先排除空氣，放電時現出一種不可思議的螢光。是由陰極發射出的不可見的

輻射線，沿直線進行，遇障礙而生，因稱陰極線 Ray. de cathode 這輻射線和通常的物體不一樣，1879，William Crookes 叫他做物質第四態 40 état physique 他說，普通光線是能媒波，陰極線却是由陰極放出的細微物質。J. J. Thomas 看作是荷電微粒 corpuscule。1891，John Stoney 喚這種荷電微粒為電子 électron。1895，Wilhelm Konrad Röntgen (1845—1923) 發現了 X 線，又叫做 Röntgen 線。是使陰極線射在金屬板上反射出的光，有特殊的性質，能穿過普通不透明的物體。後經 Stokes 的研究，斷定也是一種光線，不過波長小萬分之一。

1896，Becquerel 發現的的鈾化合物放出一種放射線，能用作照像乾板，稱 Becquerel 線，這種性質通常叫做放射性 radio-activité。1898，G.C. Schmidt。發現鈾的放射性。同年，Marie Curie 由瀝青礬中提出放射性更大的鐳。才知道放射線有三種，第一種 α 線是帶陽電的粒子放射性陸續放出放射線後，漸變成別的物质，呈蛻變 disintegration 現象。

物質的放射性，決不受溫度的影響，日夜在進行着。不但原質狀態現出，就是化合狀態也是不停的，人們才想到放射線一定存於原子的內部。原質發出放射線後，原子量次第減小，所以原子正是很複雜的東西，並不是不可分的。遂假定物質的終極質點是電子；同時，分光術 Spectroscope 的倡明，更能證明原子內電子的存在，因為電子受磁力的作用可以影響光帶。1904，Thomson 發表他的原子構造理論，他假定一個和原子同大的球，表面上有若干電子沿一定軌道回轉運動，中間有陽電子（或稱質子 proton）。1913，Niels Bohr 發表電子論，說明物質的電磁構造。原子的中心由陰電子和質子組成的心核，周圍有許多陰電子分在幾個同心圓上迴轉，好像太陽系一般。周圍

的電子數目，和該原質的原子數 *nombre atomique* 相等。照週期表上，各原質排列依次的序數，便是原子數，所以原質的有週期性，正是因為電子的緣故。離子 *ion* 就是原子內電子現出來的作用，電解現象無非是電子的作用。用電子論解釋化學定律，愛力，原子價 *Valence* 都很便當。

自用電子論解釋物質的構造，一切物理變化，化學變化都可用一貫的理論。當物質看做電子的時，漸使我們對能力的認識得到新的出路，得到新的體系。

(七)量子論與能力的物質論

機械的物質論，是將一切物質的現象都用質量不滅的終極質點(分子)間的運動去解釋。他方面又想對能媒作機械的說明，但這是不能立足的。自電子論出，物質的終極質點不是原子而是電子。電子雖有質量並非物質，物質內的質量便是原子內電子質量的總和，建立起電磁的物質論。同樣電子可看作最小的電單位，所以我們的能力，用電子論也可以得到一貫的理解。一切光及輻射線都不過是電子的振動能力，傳到能媒裏而形成的波動。電流是電子在傳導體內的流動。化學變化的能力，物質的磁性都是電子的移動現象。

電磁的物質論，不惟用不着彈性的理論解釋光波電波，而用電磁的觀念說明物質。能媒祇不過是傳光波電波的媒質，沒有物質的性質，更不用機械論去理解，1905，Albert Einstein 發表相對論 *Théorie de relativité* 才正式否定能媒的存在。Einstein 論空間的性質，並不是空空如也，遂假定能力就可以在空間起種種的作用波動，空間就是能力存在的去處。

由黑體放射能力的研究，1900；Max planck 發表能力的不連續的意見。認為放射能力不是連續的，而有一個最後單位做終極，為最後

單位的整倍數，這最後單位稱量子 quantum。用量子說明光的現象，稱光的量子論 Théorie de Quanta，說光是光量子 Quanta lumineux 若散彈一般的進行。但究竟是一量子有多少呢？Einstein說一電子感應一量子。1913，Bohr 發表他的原子構造理論時，採用了量子論。當電子在原子內運動時，呈安定狀態，不放射他的能力。一旦電子由這個裏跳到那個軌道上，便有能力放出，而是不連續的。

光電的轉化，似乎祇用波動論不能理解，又需要質點的說明才够。de Broglie 倡光的電子論 théorie électronique 說光又是質點像電子，又是波動，即電子的運動，可以看作一種波浪的進行。質點的質量有變化時，波長也隨着變化。Einstein 假定光及 X 光是由質點叫光子。Photon 的組成，用電子來說明X線裏電子。一光子的能力便是一量子

1815，測定了數十種原子的原子量後，William Prout(1785—1850) 根據之，倡物質一原論，說許多原質都是由氫凝聚成功，但實際上各原質的原子量不是氫的整倍數，所以沒人肯信。但自電子論出，原質的不同，只不過是電子數的多少，這個見解又復活起來。據 Rutherford 的意思，一切原質的心核是由氫核(即質子)和許多陰電子做成。原質的蛻變，即足使人明白原質是可能互變的。我們認為放射性是物質的通性，有人曾說鉀有很慢的放射。Rutherford 用鐳放出細微的光射擊氫，使原子崩壞而變為氫。

當四個氫原子(原子量=1,008)結合為氦時，原子量該為 4,032。實際上整是 4。那麼這 $\frac{1}{30}$ 的質量到那裏去了？我們說是變作能力了，不但如此，物質的質量既是電子的質量的總和，若電子吸收了能力，可以運動快一點，則能力的量少了，但物質的質量却因電子運動而增加了。水的溫度增加，他的質量也是增加的，這是能力變作物質的實例。因為能力既然也是電子的表現，自然也有質量；還可以受引

力的影響。1905 Einstein 預言恆星光掠過太陽光生彎曲，後來由實地測量的結果，和推算的一樣。我們實在不能再單獨講，物質不滅，能力不滅了；我們只可以講物質與能力是不滅的。然而究竟物質與能力怎樣互變呢？是依了右方公式：

$$E=M \cdot V^2$$

E 是能力的量（單位 Erg），M 是物質的量（單位 Gm）V 是光速等于 3×10^{10} Cm。假若 1gr 物質全部變作能力有 9×10^{20} Erg。近來証明電子運動時，也有波伴隨他，所以物質也可以看做波與質點，即是能力的團聚。更簡單的說，物質就是能力，能力就是物質。

北 平

星雲堂書店出版新書

北平和平門外南新華街海王村公園電話南局二〇一三

初期白話詩手稿

李大釗，陳獨秀，胡適之，周作人，魯迅，陳衡哲，沈尹默，沈兼士的親筆手稿。

爲中國文學革命運動十五週年紀念

從民國七年新青年雜誌完全採用白話作文章，提倡「國語文學」「活文學」起，到如今已整整十五年了。當時主張文學革命的諸先生更實地用白話作韻文，從事於「白話詩的試驗」，在那時曾遭到擁護「死文學」「古文學」的古文家積極反對，發生許多次的劇烈爭辯，費盡心力，經過相當困難之後，終於奠定白話文學的基礎，現在把他們所作白話詩親筆手稿募集起來，可算是「白話文學」的精華集合，又加上劉半農先生寫的一篇長序，詳述這種故文學運動的情趣，更屬難能可貴！由本店製版影印，裝潢雅麗，凡愛好文藝的及收藏家皆不可不購置一冊。 劉 半 農 編 連史紙一元六角毛邊紙一元

實地社會調查方法

關於社會調查的書籍，目下求中國還沒有完喜的專書，有之則大都簡略異常，現在李景漢先生以十餘年實地經驗，費數年心血，編著此書。用最新的，最科學的方法，解明怎樣去實地調查社會，全書四分之二係表格，令人一目了然，堪稱最詳盡，最明析的，最合用的社會調查的書籍。 李 景 漢 著 實價二元二角

解 放 者

十餘年前，在文壇上有一位十分受人崇拜的作家，那是用落華生筆名發表過許多極有價值的作品，那位作家便是本書的作者。讀者諸君有好久沒讀到許先生的新作了罷，尤其是在目前計多老作家都在沉默的時候。然則對於本書，誰不願意先觀爲快呢？

落 華 生 著 實價八角

浮 沉

卽會好似一片大海，人們便在這無涯的大海裏浮沉着。現在這海已是波濤洶湧危險萬狀的時候。浮沉在這裏面的人們常常有滅頂之虞。要怎麼樣才能使風平浪靜轉危爲安呢？王先生在這部長篇小說裏就已經暗示出來了，此外，本書結構的謹嚴，佈局的神妙，也是應該特別稱許的。 王 余 杞 著 實價八角

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

胡宜齋

談到共產主義，幾乎家喻戶曉；這是共產黨遍地積極活動的結果。社會主義這個名詞不若共產主義名詞的普遍流行，但也常見於報紙和雜誌；故凡是受過中等教育的人也都曉得，而且知道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雖是兩種東西，却有共同的地方，有密切的關係。不過待人問道這兩種主義究竟同在那裏？異在那裏？能回答的人便少了。有些細心的人知道：這兩種主義的目的相同，都是要舉行經濟革命，實行生產工具公有的；不過共產主義主急進，社會主義主緩進罷了。這個解說已經不錯，但是太籠統；聽的人一定要問共產黨何以要急進？社會黨何以要緩進？本篇的用意便是要答覆這兩個問。

共產主義的起源很古，因為希臘的柏拉圖已談共產主義。後來有些理想家或宗教家仍繼續談；不過這些人談的共產主義與現在的共產主義僅在名目上相同，實際上全不相干，故全可撇開不講。現在的共產主義才有十幾年的歷史；想了解他，可由科學的社會主義入手。

原來自一八四七年馬克思(Marx)與恩格爾(Engels)共同發表共產宣言(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後，國際間只有一種社會主義，便是科學的社會主義(Der wissenschaftliche sozialismus)。自一八六四年馬克思發起國際勞動者聯合會(Internationale arbeiterssoziation)，國際勞動者間也只有一个團體，便是所謂第一國際。後來第一國際雖變為第二國際，但大體無甚變化。此種情形直存在到歐戰爆發。共產主義是歐戰與俄國革命的結果。原來歐戰發爆，已破壞第二國際的統一；接着俄國革命，事情更變複雜了。俄國內部，因俄皇專制與社會不平，早有革命的醞釀；在一九〇五年時，曾爆發過一次，但旋即撲滅。及至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俄為主要交戰國的一員，犧牲極大，人民痛苦達於極點；於是革命黨乘機宣傳戰爭的無理與政府的欺人，勸人民起來革命。人民受宣傳後，逐漸不滿意政府，至一九一七年三月竟公然暴動。俄皇尼古拉斯二世退位後，政權逐漸落於社會黨克倫斯基(Kerenski)之手；至同年十一月列寧率布爾札維克黨又驅逐克倫斯基，奪得政權，建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同時並擴大宣傳，請世界上勞動者都加入莫斯科指導的第三國際共產黨，立行遍地革命。布爾札維克原為社會黨中急進的一派，今竟在地大無比的俄羅斯革命成功，故一時各國社會黨中的急進派莫不眼紅技癢；於是加入莫斯科指導的第三國際，立行暴動奪取政權，或依舊和平宣傳社會主義，預備革命，等待時機的成熟，遂成各國社會黨內部爭論的焦點。最後各國社會黨因黨員彼此所見不同，多分為兩派：凡屬急進的都加入莫斯科指導的第三國際共產黨；穩健的仍株守老巢，依舊第二國際社會黨。這是一九二〇年左右的事情。

從此兩黨爭嘲怒罵不已，依共產黨的眼光，凡屬社會黨的都是貪生怕死，不足與圖大事，為資產階級不自覺的走狗；欲避免勞動者受

其欺騙，走入歧途，革命發生枝節，須完全消滅社會黨；故竟可說「革命的成功須超過社會黨的尸體」(la révolution sera accomplie à travers le cadavre de la social Démocratie)。但依社會黨的眼光，凡屬共產黨的都是勇而無謀，憤不思難；因他們策略的不智，舉動的狂妄，至少要遲緩革命許多年；甚至整個革命毀於共產黨的手，都不可知；共產黨才真是資產階級的救星呢！所以今後第三國際，與他指導的各國共產黨須根本覺悟自己思想的錯誤，和行為的失當，幡然歸還第二國際社會黨，統一勞動組織；如此世界革命的成功方有希望。

自表面觀察，似乎共產黨與社會黨的成立完全是個人的性情問題：就是性情急燥的都成了共產黨；性情溫和的依舊社會黨。但實際上問題並不如此簡單。因為共產黨內很有一些聰明才智之士，不能概以急燥，勇而無謀目之；社會黨內更多殺身成仁的人，也不能概以溫和，貪生怕死看待。這兩黨的基本不同是彼此的革命觀念有別：依共產主義者，革命便是奪取政權；奪得政權之後，便大刀闊斧，革故鼎新；推翻資本制度，建設集產制度。為此共產黨的革命精神都集在奪取政權上；他的黨的組織，黨員的訓練，黨的活動，與他對於社會上或國際間許多問題的態度，都為奪取政權的一個目標所決定。

共產黨的發動力是少數領袖，所謂寡頭活動主義(minorités agissantes)。大部分黨員都是立在被動的地位：只須呼口號，做機械的動作就夠了。故共產黨內部是有階級的：一切決議貌似是公開討論的結果，實際上是上級提議，下級接受。黨內最重紀律；所謂鐵的紀律是黨的理想。黨的計畫與黨的活動大半是秘密的；不惟外界人不明內幕，便在黨內也只有少數領袖參預機要，一般黨員是莫明其妙的。簡單的說，共產黨的組織儼然是一種軍隊組織。這是共產黨自己邏輯的地方：因為奪取政權本是一種偷營切寨的勾當；只有像軍隊那樣嚴密的

組織起來，方有成功的希望。

共產黨不很選擇手段，只要能達目的，任何手段都肯採用：光明正大的自然好，黑暗醜陋的也不妨；故不鄙棄賄賂暗殺一類的事。他們的理由是「正當的目的允許一切手段」(la cause juste justifie tous les moyens)。

共產黨不很重視黨員教育，只令黨員仇恨現存制度，或代表這些制度的個人。因為黨所需要於黨員的只是服從與機械的動作；黨員愈是無知盲從，愈是 useful。本同一過理，徵求黨員時，最愛無賴流氓一類的分子；因為這些人的搗亂性成，破壞力最大。

共產黨最愛有社會亂事或國際衝突發生。因為兩階級或兩團體互相傾軋，最容易扮演武劇，或發生暴動；共產黨可窺機伺變，因勢利導，將此種暴動變成革命，奪取政權。若是國際衝突那就更加歡迎：依共產黨的見解，國際戰爭最能瓦解資產階級的組織，最能造成奪取政權的機緣與環境；因為在戰敗國內，人亡家破，侮辱備至，人民最易怨恨政府，最易暴動革命，那是不須說的；便在戰勝國內，也是民勞財傷，紊亂萬端，政府外強而中乾，煽惑民衆暴動革命，奪取政權也非難事。為此共產黨不惜使用重量的金錢和心血去助長社會衝突，去鼓動國際戰爭。如社會上一有爭執發生，共產黨必變盡方法，使兩造各走極端，弄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至若第三國際以扶傾濟弱為名義，援助一切弱小民族爭獨立，爭自由，希圖激起國際戰爭，更是人所共知共聞的事。

共產黨還有幸災樂禍的一個特色。這並非共產黨的心肝異人；許多共產黨，尤其是領袖們，在私德上都是很有心人的。這種古怪心理也是他們革命觀念的邏輯結果：原來衣食無憂，安居樂業的人，都不思亂，都是革命的大敵；要想人民思亂，革命，必須他們的生活無着

，困苦萬狀；故共產黨對於人民眼下的疾苦，絕不根本設法補救；有時貌為補救，那是有作用的。共產黨深信只有人民的生活陷入苦海，那時他們的革命溫度才高，那時才有人肯為共產黨效力。這確是共產黨的真知灼見：近兩三年來，因為世界經濟凋敝，失業者激增，整千整萬的人日不聊生，共產黨在各地的勢力果然高漲。

社會主義者的革命觀念可就兩樣了。依他們的見解，革命是變換經濟制度，是廢除資本制度，代以集產制度。奪取政權在某情形下，或許是變換經濟制度不可少的一個條件；但僅握有政權未必能變換經濟制度。像俄國革命後，建設上的無數困難便是明証。因為資本制度有他長久的歷史，有大多數人的信仰為後盾，在物質上更有他堅固的基礎，不能用空口白話推翻廢除；至若集產制度更是經緯萬端，要許多條件具備，方能實現也，不能僅用一紙法令便可安設。換句話說，要想這革命成功，一方面須努力宣傳工作，解釋資本制度的不合理，使他在理論上失去根據；他一方面須促他轉變進化，漸有接受集產制度的可能性（如產業逐漸集中國有）；同時要開道社會，使人明白集產制度是一種合理的新秩序，增加革命的同情者；更要發展勞動組織如工團與協作社，增進黨員教育，務使他們能勝革命的重任：那就是說，時機一旦成熟，革命開始，在新社會組織上，在生產與分配上，革命黨員和勞動組織要能獨立獨行，不勞資產階級幫忙，以免發生枝節，妨碍革命完全成功。

綜合上邊的話，社會黨覺得：這革命是社會的，不是政治的；革命的目的是要變換經濟制度，不是推翻某一個政府；要想這革命成功，須有長期的預備，使精神上物質上諸多條件具備；不能如變戲法的一般，一反掌間，無中生有。為此社會黨與共產黨常立於反對的地位。共產黨是無條件的奪取政權，而社會黨最不以為然：依社會黨的見

解，時機成熟之後，或需奪取政權；但在時機成熟之先，奪取政權是無用的。因為前面已說過，資本制度不能用一紙命令廢除，集產制度不能靠一紙命令安設；而且政權在握不能革命，是很危險的事情，因為民衆將大失所望，將斥社會主義為夢想，為烏託邦，將永不信他有實現的可能。

而且在目前的情況之下，所謂民意還在資產階級方面；社會的武器如軍隊，警察，與言論機關都在資產階級手內，忠於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以赤手空拳，去暴動革命，正如以卵投石；敢說發動一次，失敗一次；成功的希望絕少。更加暴動失敗了，不僅是『偷雞不着失把米：』資產階級最恨這類革命；『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公理，他的慘忍報復是萬難幸免的；如一八七〇年巴黎的康妙恩運動，*la commune*，失敗之後，參加革命者被吉業爾（*yhiers*）領導的資產階級慘加屠戮，便是明証。而且資產階級懲前毖後，勢必完全剝削無產階級的自由；如言論，開會，結社等一類的權利勢必都被取消；無產階級從此帶上鎖枷鐐鑄，坐囚愁城，過起那暗無天日的奴隸生活，欲為和平的集產宣傳都不可得，更無從再提革命。

按共產黨無條件奪取政權的主張完全是布爾扎維克的東西；在以前的國際社會主義內，並發現不出他的踪跡。但當日布爾扎維克以奪取政權為革命的初步，確有他們的理由。在他們處的環境下，不能不如此。我們知道當俄帝國時代，俄皇專制到了極點，人民無任何自由；不要說宣傳社會主義，組織無產階級，公然主張社會革命，罪在殺無赦；便是高聲要求立憲，也有放逐西比利亞的危險。故當時一般革命領袖都是流亡在外，點滴的工作。處在這種環境下，當然任何普遍的主義宣傳，任何民衆組織，任何預備革命工作都不可能；革命惟一的入手辦法是推翻俄皇，抓着政權；不然革命永遠無望。這是當日俄

國的情形逼迫布爾扎維克不能不先行奪政權以爲革命的初步。但在今日的西歐諸國，情形却截然兩樣：這些國家的政治革命早已完成了；人權有相當的保障，公民有相當的自由；言論，集會，結社在憲法上都有明文規定；想宣傳主義，或組織民衆，或做其他預備革命工作，政府都不干涉，儘有活動的餘地，不須推倒現政府。這種不同的情形，布爾扎維克不懂，還可恕；而其他他國的共產黨也不懂當然是因他們一味盲從，不加思索。

共產黨歡迎有社會亂事或國際衝突發生，社會黨對此也特異義。依社會黨的眼光，由這些情形中，只能走出奪取政權的政治革命；而走不出變換經濟制度的社會革命；而且依情勢的推移，可以走出勞動者奪取政權的革命，也可以走出法西斯蒂奪取政權的革命。講到國際戰爭，勞動階級比資產階級還當更怕他些：因他危害勞動階級遠比危害資產階級加甚。戰爭一旦爆發，勞動者爲服務戰爭，須拋棄自己階級的一切事業，一切組織；簡單的說，須拋棄一切的預備革命工作；而資產階級因領導戰爭關係，在社會上的統制地位却益加鞏固。共產黨自然會講：戰爭爆發之後，勞動者可實行「不出一人，不名一文」的主張（*Pas un homme, pas un sou*），讓資產階級自己去前線上廝殺；勞動者可在後方待時暴動，舉行革命。這話在理論上也講得通，不過在事實上事情絕不如此容易：資產階級以他現有的實力，是有法使勞動者去替他廝殺的！而且「不出一人，不名一文」的主張在本國向外侵掠時，可以使用；而在本國被侵掠時，便不能使用了；換句話說，社會黨認爲勞動者有參加國防的責任。他們的理由是：本國的資產階級誠然可恨；但假勞動者以時日，待革命的預備成熟了，他們是可以推翻的；若外人來侵，勞動者不參加國防，本國因此屈服，那時一切的生命，財產，自由都要被蹂躪在外人的鐵蹄之下！——勞動者的生

命財產自由也在內——勞動者想在這種情形之下，革命求解放，豈不是做夢嗎？

共產黨忽視黨員教育，甚至專喜收納無賴流氓一類的分子做黨員，也是社會黨所不能同意的。因為這類黨員只會破壞，不能建設；只能舉行政治革命，不能舉行社會革命。至於共產黨的濫用手段，鄙視道德為迂腐，更是社會黨所痛心的。社會黨覺得：社會主義的革命是歷史上一大轉關；就意義的重大講，只有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可稍與比擬。社會主義要建設的社會是個新社會，在這裏邊不僅制度是新的，人也當是新的；不然換湯不換藥，很容易危害革命的真實成功。故社會黨特別注意黨員的道德。他們常向共產黨說「你們使用的材料都腐朽了，你們的建築會堅固嗎？」(Comment voulez-vous que votre édifice soit solide, puisque vos matériaux sont pourris?)

此外共產黨在競爭選舉時，意氣用事，或在議會內，一味搗亂，也是社會黨所痛恨的。原來共產黨在競爭選舉時，明知自己不能當選，而不撤退本黨競選人，讓共產黨員投票左派，打敗右派；故右派常因此當選，左派(尤其是社會黨)常因此蒙受損失。就是國會內的政力分配也常因此大變面目：例如若是共產黨援助了左派，國會內的多數一定是左派；而因共產黨不撤退當選無望的本黨競選人，國會中的多數却為右派佔去了。社會黨覺得勞動階級並不指望多得幾位議席去舉行革命；但國會是一件極有用的東西，若是左派在裏邊佔了多數，可通過一些有利民衆的法律，在預備革命上確有極大好處；而如今因共產黨的意氣用事，勞動者竟蒙此等重大損失，殊覺可恨！至若共產黨在國會內一味搗亂，社會黨更認作是件危險的事。原來共產黨議員對任何資產階級政府，照例投反對票。在某種情形之下，政府(內閣)的組織竟因此變為不可能的。社會黨覺得這種情形除動搖人民對於議會

制度的信仰外，最容易促成法西斯蒂的反動。這一點的是給社會黨看準了：南斯拉夫怎樣由民主變為獨裁，許多人已經知道；而現在德國的政局又供給一個好例證：希特勒運動的成功雖有別種背景，如德國經濟彫敝，失業者激增；但議會內閣成立無望，要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若是這兩黨——共產黨與社會黨——合並起來，勞動階級的勢力已很不弱；在諸多情形之下，已足使資產階級寒膽。但不幸他們互相傾軋，故眼下資產階級還用不到特別懼怕勞動階級。

這兩黨將來究竟怎樣結局呢？還是混合為一呢？還是長此對峙呢？那事很不容易預料。在一九二〇年左右，兩黨初分時，共產黨的聲勢很是煥赫；尤其是意大利法蘭西德意志等國的幾個共產黨。但在意大利，自米索利尼領率法西斯當政後，共產黨已消滅得無影無蹤；法國的共產黨雖在土瓦（Tours）分裂時，幾乎領有勞動者全部，但此後逐漸衰弱，現在大部分的勞動者都已歸社會黨了。只有德國的共產黨因年來世界經濟彫敝，德國失業者激增，未曾低弱，反見高漲，（但自近來希特勒當政後，共產黨已備受摧殘；他的前途如何，尚不可知）但平均計算起來，國際共產黨的勢力低減了。一般社會黨領袖以為現在大部分的共產黨員都已覺悟了，遲早總有一天，共產黨是要歸還社會黨的。但這希望也有不易實現的地方：第一蘇俄革命的犧牲儘管大，而他確有相當的成績；無人能喚醒那班急如星火的革命黨不拿蘇俄作榜樣。所以要所有的共產黨都覺悟歸還老巢是件不可能的事。第二蘇俄政府——國際共產黨的靈魂——不易變更態度；因為首先這是個體面的問題：蘇俄領導第三國際共產黨與第二國際社會黨已對抗有年；若縱容各國共產黨歸還社會黨，無異承認自己的主張錯誤。其次布爾扎維克的革命心理也着實與人不同：原來他曾熟賭帝俄那種可恨的面目；他們的領袖又很少，沒在監中或西比利亞的冰天雪地上度過

歲月；故他們一經想到革命，便聯想到破壞流血；若同他講和平革命，他們幾乎不懂。但蘇俄政府不變態度，各國共產黨便不會歸宗：內邊也無多大巧處，只年費幾百萬露布就夠了！

唐以前中國書籍散佚考

王 聯 曾

吾國典籍，自竹簡漆書迄雕板影印，凡歷時二千餘年，其間散佚存亡之厄運，隨歷代政治變遷而巳，雖由環境使然，中亦有足以招致之故在也。蓋簡牘成篇，易散而難聚；漆書應用維艱，流布不廣，每一失慎，則無副本可尋，不若後日活字術興，翻印不輟，散布廣遠，此亡彼存，絕無散佚之虞也。若始皇項羽，相繼焚書，三代典籍，消亡殆盡，而啓漢儒“今文”“古文”之紛爭，降至清儒，久而不息。至於稿本抄本，海內無二，若一旦有水火之難，亦足以盡成灰塵，與漆書竹簡無以異，雖欲尋零篇斷簡，亦不可得也。觀夫永樂大典，十不存一，四庫全書，七焚其三，瀋陽文溯閣一部，已輾轉流入異邦，北平文淵閣一部現又運至滬濱，其命運如何，不敢卜也。今僅北平圖書館之文津閣，及杭州孤山麓之文瀾閣，二部尙幸存於天壤間。故追懷往古，以鑒來茲，幸邦人君子垂察焉！

自竹書簡篇之術興，乃典籍始備，自官藏私藏之風起，而書籍云

亡，史冊俱載，非逞異說也。蓋典籍聚則毀之易，散則毀之難，觀歷代聚散之跡，當可明矣，茲分述中國典籍自周秦至唐盛衰之跡於下，以証之。

- (一) 秦 唯吾國古世，厥初只有官書而無私書，宋蘇軾黨夷門蔡氏藏書目序曾舉數事以証之，（見斜川集卷五），然私家鳩集，權與何人？蘇氏未曾述及也。今考之史冊，私人藏書始自孔子，莊子稱孔子繙十二經以見老子，公平傳注稱孔子得百二十國寶書而作春秋，孔穎達尚書正義引尚書緯云：“孔子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即其槁據。其後戰國從衡，真偽紛爭，諸子之言，紛然散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三代之書，燔場殆盡。然書籍之亡，為時甚暫，不旋踵復大興於世，或訪求遺書，或另增新著，徵之史冊，鏘鏘不爽。
- (二) 漢 漢興改秦之敗，大收典籍；至孝武世，始重儒術，故灰燼之餘，拓募亡散，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於成帝，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皆被焚燒。光武中興，篤好文雅，劉更生石渠典校之書，卷軸無幾，述歌之七略在漢書藝文志者，裁二萬三千九百卷，（隋志作三萬三千〇九十卷）後漢蘭台石室東觀南宮諸儒撰集，部帙漸增，又因漢興學校，復創石渠，雄向校讐於前，馬鄭討論於後，西京載籍，繇是粲然，故自西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為六藝九種七略，班固編之，以為漢志，書凡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

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茲列表於下，以觀其盛跡：

名稱	家數	篇數或卷數
六藝略	103 家	3122篇
諸子略	189 家	4324篇
詩賦略	106 家	1318篇
兵書略	53 家	790篇 又圖43卷
數術略	190 家	2528卷
方技略	36 家	868卷

及董卓之亂，獻帝西遷，圖書縹緲，軍人皆取爲帷褱，情與近年聊城海源閣書籍散佚之狀相似，然所收而西，猶七十餘載。或云“載舟西上，因罹寇盜，沈之於河，存者數船而已。”（見舊唐經籍志）及兩京大亂，掃地皆盡，吾國典籍，再履厄運。

- (三)魏晉 魏氏代漢，採掇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秘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舊唐經籍志作二萬七千九百四十五卷），及永嘉之亂，洛都覆沒，渠閣文籍，靡有孑遺，我國典籍，又歸蕩然。

- (四)宋齊 東晉之初，漸更鳩聚，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江表所存官書凡三千十四卷。宋元嘉八年秘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舊唐經籍志作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書丞王儉又造書目，凡一萬五千七百。四卷（舊唐經籍志作五千。七十四卷），南齊永明中，秘書丞王亮，監謝朓又造

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〇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秘閣，書籍復歸煨燼。又沈約本傳亦云：“約聚書二萬卷”，時私人藏書，勝於官府，然散佚之迹，不可尋矣。

(五) 梁陳 梁初秘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衆書，華林園中，總集釋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豫焉。普通中有處士阮孝緒，博采宋齊以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爲七錄，凡內篇五錄，四十六部三千四百五十三種，五千四百九十三帙，三萬七千九百八十三卷；外篇二錄，九部，二千八百三十五種，三千五百零四帙，六千五百三十八卷。內外篇七錄共五十五部，六千二百八十八種，八千九百九十七帙，四萬四千五百二十一卷。茲將各錄名稱列於下面，以觀其與漢書藝文志分類之異同，及其盛況：

- 1, 經典錄內篇第一
- 2, 記傳錄內篇第二
- 3, 子兵錄內篇第三
- 4, 文集錄內篇第四
- 5, 術技錄內篇第五
- 6, 佛法錄外篇第一
- 7, 仙道錄外篇第二

觀上文可知經典錄爲漢志六藝略，子兵錄爲漢志諸子兵書二略，文集錄爲漢志詩賦略擴而充之者，術技錄爲漢志方技略及數術略，餘均爲漢志所無，而記傳錄爲七錄所獨有，嬗變而爲後日隋志以下歷代藏書家以

及四庫全書之「史部」，佛法仙道二錄雖先見於王儉七志中，然七志之道佛，乃附見於圖譜志後，不若七錄之蔚爲大國也。惜此書已佚，不得窺其詳，僅見其序於宏明集中，今從漢志所無之記傳佛法仙道三錄之分類及卷數，列表於下，以窺其一斑也。

名稱	分類	書名	卷數
記傳錄內篇第二	國史部	从略	4596 卷
	注歷部	从略	1221 卷
	舊事部	从略	1038 卷
	職官部	从略	801 卷
	儀典部	从略	2256 卷
	法制部	从略	886 券
	僞史部	从略	161 卷
	雜傳部	从略	1446 卷
	鬼神部	从略	205 卷
	土地部	从略	869 卷
	譜狀部	从略	1064 卷
	簿錄部	从略	338 卷
佛法錄外篇第一	戒律部	从略	329 卷
	禪空部	从略	176 卷
	智慧部	从略	3676 卷
	疑似部	从略	60 卷
	論記部	从略	1158 卷

仙道錄外篇第二	經戒部	从 略	828 卷
	眼餌部	从 略	167 卷
	房中部	从 略	38 卷
	符圖部	从 略	103 卷

七錄著錄之豐，既如上述，及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于江陵，大凡七萬餘卷，佛老之書，計於其間。及周師入郢，咸自焚之。試觀齊梁之際，吾國典籍，焚於火者再，煨燼之餘，片紙不存，斯非官藏之害歟？陳天嘉中，始更鳩集。周武保定之中，官書裁盈萬卷，平齊所得，僅增五千。

(六)隋 迨隋氏平陳，南北一統，開皇三年，秘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及平陳已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太建時書，紙墨不精，書亦拙惡。於是總集編次，存為古本，召天下工書之士，京兆韋肅，南陽杜顛等，於秘書內，補續殘缺，為正副二本，藏於宮中，其餘以實秘書內外之閣，凡三萬餘卷。楊帝即位，喜聚逸書，秘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為三品，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已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寶臺，藏古書，更於內道場集道佛經，別撰目錄。新唐藝文志曰：“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豐矣富矣，蔑以加矣！至唐武德五年，克平偽鄭，盡收

其圖書及古跡焉，命司農少卿宋遵貴監運，載之以船，訴河西上，將致京師，行經底柱，舟覆，多被漂沒，其所存者，十不一二。考其存者，分爲四部，共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隋志復因而增刪之，大凡經傳存亡及道佛六千五百二十部，五萬六千八百八十二卷。今將其四部及道佛二經之部數及卷數列表於下以明之。

(1) 四部之表

名稱	部數	卷數
經部	627 部	5731 卷
史部	817 部	13264 卷
子部	853 部	6437 卷
集部	554 部	6622 卷

(2) 佛道之表

名稱	類別	部數	卷數
道經	經戒	301 部	908 卷
	伽服	46 部	167 卷
	房中	13 部	38 卷
	符錄	17 部	103 卷
	大乘經	617 部	2076 卷
	小乘經	487 部	852 卷
	雜經	380 部	716 卷
	雜疑經	172 部	336 卷

佛 經	大乘律	52 部	91 卷
	小乘律	80 部	472 卷
	雜 律	27 部	46 卷
	大乘論	35 部	141 卷
	小乘論	41 部	567 卷
	雜 論	51 部	437 卷
	記	20部	464 卷

(七)唐 逮貞觀之世，令孤德葵，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相次爲秘書監，上言經籍亡逸，請行購募天下書，并奏引學士校定，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時群書大備，藏於內庫，以宮人掌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此制至清乾隆時，四庫館修四庫全書，尙沿用而未替。開元三年，右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謝无量，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馬懷素，侍宴，言及經籍，玄宗曰：“內庫皆是太宗高宗先代舊書，常令宮人主掌，所有殘缺，未遑補緝，篇卷錯亂，難於檢閱，卿試爲朕整比之。”遂命馬懷素爲修圖書使與謝无量整比。會幸東都，乃就乾元殿東序檢校，无量建議御書以宰相宋璟蘇瓌同署，如貞觀故事。至七年詔公卿士庶之家，所有異書，官備繕寫。九年十一月殷踐猷王懷韋述余欽母嬰劉彥真王灣劉仲等重修成羣書四部錄二百卷，右散騎常侍元行冲奏上之，自後母嬰又略爲四十卷，名爲古今書錄，大凡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故新唐志云，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共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

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及還京師，遷書東宮麗正殿，置修書院於著作院。其後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時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置知書官八人分掌之，共十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紙寫。斯時之盛，邁越前代，詎安祿山之亂，兩都覆沒，乾元舊籍，亡散殆盡，致尺簡不藏。

其後，肅宗代宗，崇重儒術，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部，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文宗時鄭覃侍講禁中，以經籍道喪，屢以爲言，詔令秘閣探訪遺文，日令添寫，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於十二庫，開成初，四部書至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及廣明初，黃巢于紀，再陷兩京，宮廟寺署，焚蕩殆盡，曩時遺籍，尺簡無存，及行在朝諸儒購輯，所傳無幾，存者蓋甚少。

昭宗即位，志弘文雅，秘書省奏曰：“當省元掌四部御書十二庫，共七萬餘卷，廣明之亂，一時散失，後來省司購募，尙及二萬餘卷，及先朝再幸山南，尙存一萬八千卷，竊知京城制置使孫惟晟收在本軍，其御書秘閣，見充教坊，及諸軍人占住，伏以典籍，國之大經，秘書校讐之地，其書籍並望付當省，校其殘缺，轉令補輯”，樂人乞移他所，並從之，又命監察御史韋昌範諸道求購。及遷都洛陽，復喪失，蕩然而無遺矣。茲將母嬰所修四部及舊唐經籍志新唐藝文志著錄卷數，各列表於下，以觀唐代官藏典籍之盛況。

(1) 母嬰四部之表

類 別	家 數	部 數	卷 數
經 錄	12 家	575 部	6241 卷
史 錄	13 家	840 部	17946 卷
子 錄	17 家	753 部	15637 卷
集 錄	3 家	892 部	12028 卷

(2) 母嬰開元內外經錄之表

類 別	部 數	卷 數
釋(經,律,論,疏)	250 部	950 卷
道(經,戒,符,錄)		

(3) 舊唐經籍志之表

類 別	家 數	部 數	卷 數
經 部	12 家	575 部	6241 卷
史 部	13 家	844 部	17946 卷
子 部	17 家	753 部	15637 卷
集 部	3 部	890 部	12028 卷

(4) 新唐藝文志之表

類 別	性 質	家 數	部 數	卷 數
經 部	著 錄	440 家	597 部	6145 卷
	不著錄	117 家		3360 卷
史 部	著 錄	571 家	857 部	16874 卷
	不著錄	358 家		12327 卷

子部	著錄	609家	967部	17152卷
	不著錄	507家		5615卷
集部	著錄	818家	856部	11923卷
	不著錄	408家		5825卷

歷代書籍，莫厄於秦，莫富於隋唐，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而唐之藏書，開元最盛，為卷十二萬有奇，斯皆寫絹本也，（光緒末季，Stein 及 Pelliot 所得之燉煌石室圖籍與北平圖書館所藏之燉煌殘卷可証。）其後，周顯德中始有經籍刻板，由是書籍傳播始廣，至宋刻板盛行，下及元明，典籍日繁，宋有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觀其收藏之富，與官家之四庫三館相埒，明之毛晉汲古閣目耕樓積至八萬四千卷，降及清季，此風更盛，北為意園之盛氏，臨清之徐氏，南如揭陽之丁氏，南海之孔氏，巴陵之方氏，江陰之繆氏，茂苑之蔣氏，長沙葉氏之觀古堂，獨山莫氏之銅井文房，揚州吳氏之測海樓，聊城楊氏之海源閣，郁氏之宜稼堂，丁氏之八千卷樓，皆其犖犖大者，各家藏書聚散之跡，更為複雜，或一家散出，分歸各家，或數家亡散，統歸於一處，不若唐以前聚散之簡易，故當另為歷代藏書家分合考以論之，茲篇斷止於唐，簡而易明。

邇自七略，以迄唐志，官藏典籍愈多，毀亡之量愈重，斯非藏書之害耶，而今世藏書之家，偶得孤本，秘不示人，如獲至寶焉，一旦兵燹水火之患至，付諸浩劫，證以歷代往跡，無或幸免，觀上所述，能不驚心胆寒？何不捐贈圖書館中，分之世間，以免災患，而利學術，故更製簡表，以明斯旨。

(1) 唐以前各家著錄卷數表

名 稱	性 質	種 數	家 數	部數或卷數	卷 數
七 略	七 略	38種	603家		13219卷
漢書藝文志	六 略	38種	596家		13369卷
晉中經簿	四 部			1885部	20935卷
晉元帝書目	四 部			305卷	3514卷
晉元帝八年秘閣四部目錄	四 部			1564卷	14582卷
宋元徽元年秘閣四部書目錄	四 部			2020卷	15074卷
齊永明元年秘閣四部目錄	四 部			2332卷	18010卷
梁天監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術數書目錄	四 部			2968卷	23106卷
七 錄	七 錄	6288種		8547卷	44526卷
隋書經籍志	四 部			6520部	56881卷
舊唐經籍志	四 部		45家	3062部	51852卷
新唐藝文志	四 部		2438家	3277部	52094卷

(2) 唐以前中國書籍存佚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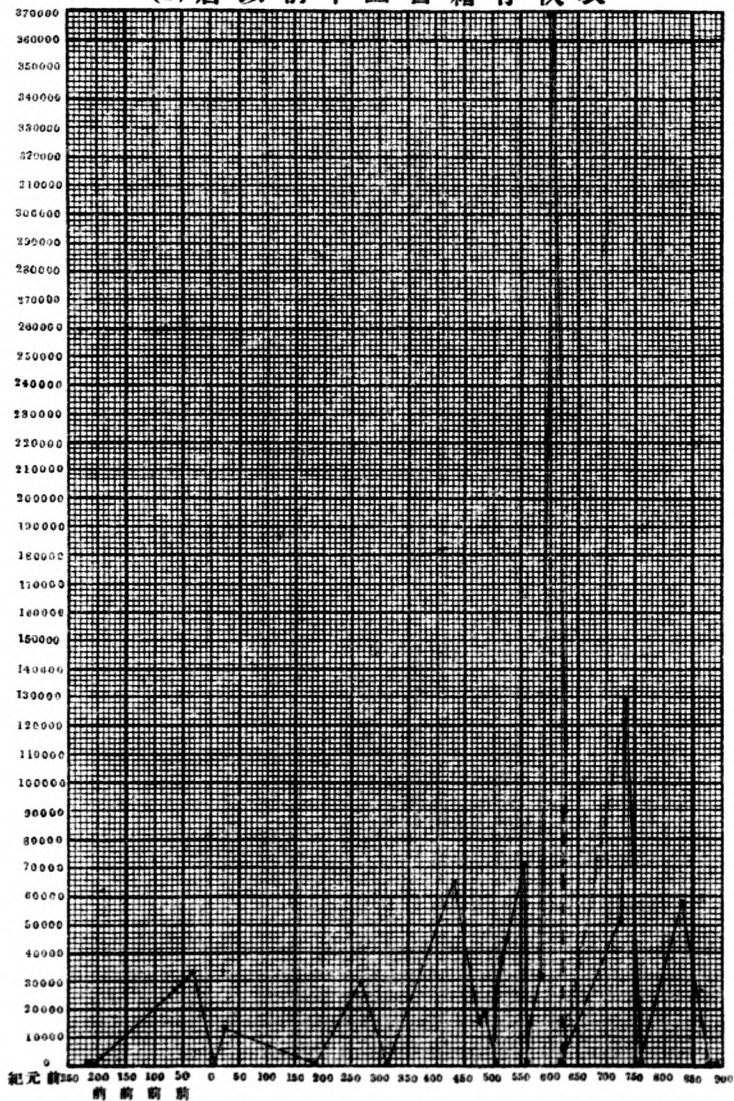
(另表)

本篇參攷書：

斜川集世界大事表莊子紀元篇公羊傳何休注中西回史日曆尚書正義新唐藝文志漢書藝文志舊唐經籍志宏明集隋書經籍志

卷數

(2) 唐以前中國書籍存佚表



流 浪 行

並 序

施 畸

自承德陷，古北口失，吾精神爲之失常！睡則不寧，覺則疾立！鬱鬱遑遑不知所措！蓋逆料日人必進而侵察綏，擾平津。察綏失，則新彊絕。彼若更練西涼北蒙之兵；然後斷陝甘，取河東出四川，以與長江敵艦相呼應，則不只荆襄莫守，閩浙亦難苟安！於是宋明末路之局復現，而太平洋大戰，必戰於中州已！乃今當局瞶瞶，非產驕淫險，則枉法貪賊！農村既已崩潰！青年復執迷不醒！顧瞻前途，憂心如燬！輾轉反側，終不得救濟之道！因爲此以自遣！時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也。

萬事爲國在！國亡復可言！
亡徵周且備，風暴毀牆垣！
悵悵孤獨者，安致天地反！
從此任流浪，不再問紀元！
形神化飄絮，隨風上下翻！
莫道清與濁，但幸友麋猿！
還望故國都，柄柄暗傷魂！

巴斯加爾的生活 (續)

宗 臨

(九)

巴斯加爾最後的生活

於暴風雨似的奮鬥之中，在巴斯加爾熱烈與寧靜的心上，開放了一朵友誼之花，宛如在白雪埋覆的荒山中，於淡黃色的陽光下，風中搖曳的臘梅。自從古讓之後，截到現在，尚有許多的人們，強要說他同洛安迺茲女士，曾發生過愛情的關係，而「愛情情慾論」的稿子，便是影射着她所寫的。一個人如巴斯加爾，是沒有不愛肉的美與急切想念愛情的，他敏銳的感覺，不安的本性，處處感到愛情的需要，處處也會保證他愛情的成功。只是他的內心生活太深了，他愛情的對象常時不能給他永久的滿足，因為絕對的美是逃脫感覺裁判的。他既不能在「自然」中去尋找他的希求，又不能大胆底歌咏「醜惡」，他只能將久病與發熱的殘軀，偃臥在人心的神秘之中，在那裏，他覺得片時的休息，與菲薄的安慰。

約在 1650 年之後，他結識了洛安迺茲女士。

正如她哥哥公爵洛安迺茲一樣，這個女子沒有受過嚴謹的教育，

她的天性常是急燥與不安，情感特殊豐富，而意志却很薄弱，她像是一根風中搖動的蘆葦，時時隨着環境而變遷，雖然這種變遷不是為她意識所允許的。

自從「刺冠之針」的聖蹟發現後，那時候，她正眼痛，來到巴黎期望以此治好她的病。因此她和抱脫羅亞洛的人們，漸漸交往起來。於 1656 年 8 月 4 日，她在教堂中禱告的說：

「主呵！假使你要願意感動我的心，讓我做個修女，僅只服侍你，我是如何羨慕的。但是，主呵，你要給我一種强有力的聖寵，使我不能反抗而送我到宗教之中。因為我需要這個，否則，這個世界常要將我留住。」（一）

自從她哥哥皈依之後，她的心上，糝糊烙印下這條超絕與悲劇的路子。她是多麼愛這個世界呵！但是，情感的傳染，較諸洪水更為猛烈。她認識日該利納與否；我們不得而知，但她却曉得她的意志與經過。按照洛安迺茲女士那時的心緒，她能不於無意識間模範她嗎？

現在她明白了她正當的歸宿，將她靈魂的深髓交給巴斯加爾。她拒絕了她哥哥為她提議的婚姻，下了鐵似的決心，要做一個為真理的犧牲者。公爵洛安迺茲怕他妹妹的信心不堅固，將她帶到巴都，脫離開任瑞尼派的环境，使她從長思慮。那時候，她二十三歲了，比巴斯加爾小十歲，將她的生命交給他，偏執底要他來解決她的不安與憂慮。

我們沒有他們全部的通訊，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不過只那九篇殘稿，已足以証實他們豐盛與純潔的情誼。在她的理智生活上，巴斯加爾是她的導師，在她的情感生活上，巴斯加爾是她的朋友。這個強硬而同時柔順的少女，她想依據着巴斯加爾逃脫這個世界。

但是，一個人要離開現實的世界，根本上要有澈底的認識與鐵似

的意志。那種患得患失，游疑不斷的態度，結果只能得到些無代價的苦痛。洛安迺茲女士，正在這種情形之中。巴斯加爾寫給她說：

「沒有苦痛，人們是逃不脫世間的。聖奧古斯丁說的好：

「當一個人情願爲人牽連時，將不會覺到鐵鏈的苦痛；可是，如其開始反抗與背離時，苦痛分外深沉」(二)。

牽連洛安迺茲女士的鐵鏈很多，燦爛的世界，漂渺的幻夢，但是，這些都是海市蜃樓，一剎那間便會消滅的。她需要肉的享樂，她更需要靈的滿足。如其巴斯加爾不來伸手援助她，她將要做一個失敗者。巴斯加爾告她說：

「盡我的所能，我不去苦痛，要把眼光放得更遠些，我相信這是一種責任；不肯如是去作是犯罪的。」(三)

也如顏回善識孔子的心意，這個女子很能體貼巴斯加爾的苦心。他高興地向她說：「對於你，我一點都不當心呀，我有種意外的希望！」(四)有時候，她怨恨巴斯加爾不給她常時去信，她是多麼需要另一個人來填補她的生活的。

「我不知道你爲何苦痛我不給你去信哩，巴斯加爾寫給她說，我同你倆個是永遠分離不開的。(指她同她哥哥)我不斷底思念你和他，你看我已往的信上，還有這一封，我是如何關心你呀！」(五)

這種純潔的情誼，將他們超渡到另一個世界之中。他們的愛只能在宗教情感的進展中，揣摸住那幽深的遺痕。自巴都，她將古聖哲的遺物寄給巴斯加爾，並約他每天午後三點，在教堂中遙遙底互相祈禱。

既然人生來是爲愛，既然愛的對象是上帝；這種真理在那些公教徒們生活的本質上是永遠不變的。但是一個人要將生活放在愛的深處

之中，斬釘斷鐵的辦法，便是離開這個世界，洛安迺茲女士展轉在這條路上，她要巴斯加爾給她一個肯定的答覆。「問題不在有無心志離開這個世界，乃是離開後，有無心志住新的世界之中。」巴斯加爾這樣答覆她後，又告她說，苦痛是向上的標記，能為真理苦痛的人，才可跳到真理的懷中。所以苦痛是神聖的。隨着她內心的進展，巴斯加爾逐步底追隨，有時候，在給她的信內，他特意激動她的苦痛，非是他愛如此，乃是要接近真理，苦痛是這條行程上的燈塔。

她得着這種生命之力的援助，來到巴黎。於1657年7月，沒有通知她母親，獨自進到抱脫羅亞洛內。其時，耶穌會士居間破壞，在她回到巴都的前夜，十一月二日，將頭髮剪去，發了真操的誓願。

在巴都，她的生活很簡單，穿着質素的衣服，拚絕了隨伴與車馬，像一個田間的鄉婦。過了幾年，巴斯加爾死去，他同阿黑腦等決絕，將前願自行取消，嫁給公爵佛亞得（Duc de Feuillade）。那時候，正好三十三歲了。她婚後的生活非常悲哀與淒涼。四個孩子，都沒有好的結果。她以為這是一種天的懲罰。

她病的很，醫生說須開割療治，苦痛是很大的，但她却幸福底說：「對於苦痛的機會，我是很幸福的，因為證明造物者接受我的懺悔！」（六）自從1671年以來，她從新與任瑞尼派的舊友們往來，而巴斯加爾已死了九年多了。她思念他，她咀嚼已往的回憶，她在舊信中尋找些紙灰似的安慰。

於1683年2月13日，她也完結了她這個苦痛的生活，那時候，她正好五十歲。

有人說，在宗教生活中，因思想玄虛，科學是最難發展的。這種理論，或可應用到我們庸碌者之上，却不能適用在巴斯加爾的身上。

自從幾年來，巴斯加爾處在任瑞尼派的中間，他的生活漸次向着「聖」的路上行走。他創造之力却加倍底強烈起來，在數學上，曾留下不朽的遺迹。

馬克利脫說，有一夜，他的牙很痛。睡不着，坐臥不安，爲要減輕苦痛，他想將思想專注在一件事上，好使他忘了一切。忽然，想起往日麥爾賽納給他提出的轉跡線(Roulette)，至今尚未解決。他發明一種方法，証出這種深奧的問題，而他的牙病也好了。

公爵洛安迺茲，見他發明這種極難的問題，便告他說，你不要披露，當今與無神派決鬥之時，你該給他們指出來：「凡是屬於證明之事，你比他們強得多！」於是巴斯加爾將問題公佈出，以六十Pistoles爲獎金，徵求海內人士，在十八月內，解決轉跡線的問題。

時間過了，沒有一個完全答案，巴斯加爾用他準備的獎金，將自己的作品刊印出來。不要以爲這種行爲是高傲的，倒是人們太謙虛了！在1660年，他寫給伏爾瑪說：「數學只是做試驗好，費力則不必。」這證明他並不以他數學天才，矜驕人世，他稱伏爾瑪是世上唯一的人物，他是多麼看不起他自己的。

他是微積分學的發明者，萊本尼池的發明，是受他「轉跡線論」的影響。這不只是數學，這也是形而上學。下邊的兩條原理是他這次發明的結晶：

(一)在一個繼續的量中，有無窮不同的層數，其中各個的關係，有若虛無的相差，正如點對線似的。

(二)在有盡的量中，可看作是無盡量的合成，而每個無盡量又是有盡的，如初量。

從此地，我們可知道數學與他哲學的關係。他有一句明言，包羅盡他的思想：「一切是一，一切是變。」

自從1657年之後，抱脫羅亞洛少微恢復起當年的狀況，似乎長此以往，便風平浪靜底走下去。忽然，在1661年，他們的敵人又返轉到舊日任瑞尼書的問題上來。這一次，要做個根本的解決，凡是抱脫羅亞洛的人們，須簽字承認已往的錯誤。日該利納，自從進到修院內，她全部的靈魂已奉獻給她最高的真理。她日常的生活與行爲，超過世人們的估價之上。現在人們要她簽字，她覺着這是一種叛逆，良心上問不過去，於是將一向的忍耐與服從，完全拋棄開而投擲到忿怒之中。她明白她們信仰的對象是絕對的，不可訾議的，她不能見這些擁護真理的人們，現在妥協起來，她說：「我們怕什麼哩？解散，逐放，充公，監獄以至死，要怎麼便怎麼！但是，這不是我們的光榮嗎！這不應當是我們的快活嗎？」只要她能擁抱着真理，她是不怕爲人宰割的。她情願這些人們一齊死去，而允許他們背叛她的真理。縱使人們可用「服從」的誓願來強掣她，她忿怒的反抗更爲擴大。她公開底向這些人們宣佈：「我知道不是幾個女子們去保護真理，但是主教們既有女子的勇氣，女子們也該有主教們的勇氣。如其不是我們去保護真理，那麼我們是要爲真理，死去！」（七）

她是有理智的。她來修院中生活，並非盲目隨從，實在她找到她生活的意義。自從小時候，她特殊的性格，是要思想與行爲打在一齊。她不允許戴上假面具，致使良心上有微許的不安。

聖旨夫贊美她說：“她不準人們有些許的譏笑，以攻擊巴斯加爾的妹妹！”（八）

縱使她反抗，她須簽字！從此她的靈魂死了！她失敗，她走到死的寂寞之中。

經過三個月的良心苦痛，經過內心悲劇底爭鬥，於1661年10月

4日，她死在鄉間的抱脫羅亞洛。關於病的情形，我們一概不得而知，那時候，他才三十三歲。

介乎她兄妹之間，如羅南，如沙多布里揚，思想的結合較之血統的結合更為堅固。他常去看她，無忌慮底，他向她敘述心中的一切。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日該利納不吝惜底，將心情送給他。雖然再過六個月，他也與世永別，他却能掠住信仰的真理，永持着鎮靜的態度。當他妹妹死的消息傳來後，他簡單底說：

“上帝給我們恩惠，她好也死了！”

自從他妹妹死了之後，巴斯加爾不肯談及她，因為人類的語言是不足形容人類的苦痛的。或者，在另一方面，他已感到他的末日來到，那麼唯一的幸福，只有到別一個世界去會見他的妹妹。這個苦痛的生活，到現在尚未走到極點。無情的命運尚在那裏苦痛他，摧殘他。我們不要為他苦痛，反是應當為他祝福。他晚年的生活像一莖香草，愈壓榨而芬芳愈烈。自從是年10月31日之後，他須同他推心置腹的朋友們決裂開！那些輕弱的朋友阿黑腦，如尼告洛，藏在黑暗的角隅，無踪無影的妥協了！

在華譚岡判決任瑞尼後，巴斯加爾自始至終是反抗的。現在阿黑腦等想走條中庸之路，以救出抱脫羅亞洛。因為他們看到組織與財產重於道理與信仰！於是設盡方法，要使大家都跟他們去，得過且過底應酬。巴斯加爾正和他們相反。他要保護他的真理，他知道他的信仰是不能給人以破綻的。他說：「如其抱脫羅亞洛的人們緘默，石頭要起來說話呀！」（九）他知道他的朋友們怕失掉了他們些許的便宜，他猛力底反抗。從前，他如何敬重他們，他將身體。生命為他們犧牲，因為，他看他們是些人，能夠貫徹他們的信仰。現在他們失節了，她

妹妹因此而死去！他哩？馬克利脫寫的說：

「巴斯加爾愛真理在一切之上；自從許久，他已頭痛，現在要他們（指抱脫羅亞洛的先生們）明白他的主張，一種苦痛侵襲進來，竟至失了語言與知覺。人們都驚恐起來，急速將他復元後，大家便退出去了。……我母親向他爲何生出這種變故，他回答的說：“當我看見這些人們既然懂了真理，應當去保護，乃自行動搖與妥協，我感到一種不能支持的苦痛，便跌倒了。”」（十）

從此後，與他舊日的朋友們斷絕了！於人情方面，這自然是苦痛與悽愴的。然而他的生活已建築在另一種方式之上。追着他的死的影子亦漸漸底向他走來。

由苦痛而得來的歡忻是巴斯加爾整個的靈魂。這顆純潔的靈魂，不到一年，卒由各種的苦痛，殘廢，窮困與孤獨，將牠引到別一個世界：——死。

自從四五年來，病魔迫着他，沒有半點時間使他感到健康的快活。既不能繼續他的工作，——一切中途斷絕，這是他命運的象徵，——又不能接見朋友，便是他最後的心願，要將他的風燭殘年，奉獻給那些顛連苦困的人們，也都沒有能力去實現。但是，如其不能有補於人，却可反拆在自己身上，使他的生活更爲簡約起來。因而拚絕了一切快活，拋棄了一切浮華，絕慾斷情，成爲一個天真的嬰孩，這便是他病中與晚年生活的原則。

鏡白爾對他是多麼關愛呵！自從他久病以來，爲要使病人少感到苦痛與厭煩，特別對於病人飲食，竭盡心力，使得能甘味悅口。可是，素來在儉約與淡泊生活中過慣了的巴斯加爾，從沒有加過一次的贊

美，在說：「這才適意哩！」(十一)到每一次，新的水菓成熟時，銳白爾必爲他設法辦來。他吃完後，一句話也不說。偶爾，他姐姐問他：「喜歡這種水菓也不？」他簡單底回答：「應當早點告我，現在想不起來了。老實說，我一點都沒有留心。」不只他不留心，他憎惡人們稱贊肉食的肥美。他稱這些人們是一種肉感的東西。所以自己刻苦，並非他是矯情乖俗，以超人自命；乃是從理智上切實認清，這是他的職責。因此，一般庸人憎惡的藥石，在他却成了種甜蜜的食品。他姐姐驚奇他這種克制，有時候問他何以不憎惡苦藥哩？他譏笑的回答：

「我不明白一個人請來醫生給他治病，而反憎惡他的藥石！」

在他未死之前，對於窮苦者之同情，漸漸在他心上擴大起來。他把自己住的家中，一切悅目的陳設，都一齊取消了，一直至取消了地氈。他是多少有點錢的，但却不肯用在自己個人享樂之上，凡是對他所有請求的，沒有不以心相見，盡他的力量來幫忙。他有測驗人心的標尺，如其來者是因窮困，那麼便看他的窮困是否真實；如其來者是因別事，那麼便看他實行貧窮也不！他自己寫的說：「如果我的心也如我的精神貧窮時，我是如何幸福呵！因爲我確實看透：實行貧窮是超渡的唯一方法！」他時常勸他姐姐，家中要用工人，須雇那些最窮的。

他愛窮人，因爲窮人的靈魂是最偉大，窮人的生活是最苦痛的。他視窮人們如同他的兄弟與朋友。每靈着一個苦困者，便將袋中的錢一齊奉送；不够，便向他姐姐借貸；又不够，便轉向其他的人們。那時候，他同幾個朋友，在巴黎發起公用馬車，這種企業，有絕頂的成功。(十二)他預先支了一千佛郎，送給李洛哇(Blois)的窮人。

這種行爲是不滿足的，他要求銳白爾來同他合作，將財產一齊送

給窮人們。在他將死的時候，鏡白爾竟至不能供給他。他的甥女們，其時年歲尚小，因他這種對貧窮的熱情，須要將一切浮華衣服拋開去侍奉那些窮人。有時候，因他用度過多，鏡白爾怕傾毀了她的家庭，巴斯加爾便責備她沒有恒心。

在他死的前三月，他很幸福底做了一件他所夢想的事。在一個早上，他看了彌撒回來，路上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子，生得活潑而漂亮，走近他身旁，向他要錢。問她的身世，她說：住在鄉間，父親死了，母親病在醫院中，沒有方法來維持生活。巴斯加爾妨止她將來不測的危險，將這個處女領到修院內，交托給一位神長，給她錢，好安置她一個妥貼的地方。爲着使她安穩生活，次日又送來一位女僕，要給這個女子做稱身的衣服。不久之後，便將這個女子嫁給一位誠實的青年。巴斯加爾始終沒有露他的名字，還是那個女僕告知那位神長，死後，才宣佈出來。

大抵愛貧窮的人，沒有不同時愛貞操的！因爲這是兩種姐妹道義，他們是不能分離開的。曾有多少世人們誤解了貞操，這不是一種奴隸思想的遺跡，這是一個全生教育的綜合。自從幾年來，他竭盡全力，反抗他自己的心。在他純潔的生活上，他不允許留下半點污痕。這種過分的強制，竟將他推到極端的路上，姐姐說！

「有時候，如果我說：『我曾看見一個美麗的女子。』他（指巴斯加爾）便發怒起來。並且告我說，在僕人與青年們面前，決不該說這些話，因爲我不知道在他們心上，刺激起何種思想。」

不只如此，如果他甥女們撫愛他姐姐，他以爲這是種不好的習慣，他也要苦痛，要她們改除過，因爲愛的方式很多，何苦要如此。所以，在外表上看來，巴斯加爾變的意外冷淡。日該利內死了之後，他

只說了一句話；如其銳白爾來思念與提及她妹妹，他還要禁止。積而久之，銳白爾疑惑起來，以為她弟弟不愛她。她苦痛，無可訴述，這種內心爭鬥的悲劇，一直到巴斯加爾死後，她才明白。道瑪告她說：「並非她弟弟不愛她，只是一顆心送給她的上帝之後，再不能眷戀旁人了！」

現在，於殘疾之外，更加了一種病症。他感到死的來到，正如一匹灰色馬在眼前奔馳。他既不眷戀別人，又不允許別人來眷戀他。「縱使別人心肯情願來戀戀我，他說，這是很不對的。因為對於戀戀我的人們，我將欺騙了他們呀！為着我不是人的歸宿，我不能使他們滿足。我不是快死麼？他們戀戀的對象亦要死去的！」

因此，他對人無眷戀，無怨憎的態度，將往日雷似的忿怒早已化為烏煙了。別人對他的惡心惡意，他都置之度外。如果人們強要說起來，他微笑底說：「你們不要驚奇，並非由於道德，乃是由於遺忘，我什麼都想不起來了！」

這位三十九歲的天才，現今變成一個最小的孩子。他只有一顆多情的赤心。睡在床上，不能動，舊約成了他唯一的伴侶。一方面，他愛人與神的問答，別方面，他愛自然與超自然的表現。偶然舊友們來看他，他同那些人們談論詩篇的美，竟至將他自己忘却。他愛舊約，背過好多，詩篇中第CXVIII首，特是他所喜歡的。

為着減少點孤獨，在他死的前幾月，他接來一對窮夫婦住在他的家中，木材與房子，都是他供給他們。那時候，他已病重到不能起床了。忽然，這夫婦的孩子，發生天花，病勢很重，而銳白爾常來看他，現在處在困難之中。一方面，她有好多孩子，生怕感受傳染，他方面，須時時刻刻來看她的弟弟，按照情勢，該將這個害天花的孩子移出去。但是，巴斯加爾明白，如果移動這個孩子，生命必有危險，他

決定自己走開，將房子讓給這倆位夫婦。他向他姐姐說：『移換地址，對我是沒有大的危險的，便是爲什麼，該我離開。』於1662年5月29日，他移居到銳白爾的家中，一直到死的時候，再沒有出去。

住在他姐姐家內，病勢更篤重起來。那些流氓的醫生們，堅決保證他沒有生命的危險。他向他姐姐表示，如其要有一日病好時，將他整個的時間，完全放在爲窮人工作之上。他明白，只有這種行爲是最真實的。

同着忍耐，反抗，爭鬥，他來掙扎最後的一息，他的朋友們說，從沒有見過一個如是的苦痛者！他們來安慰他，他反微笑底說：『你們不要同情我，疾病是公教徒們的常態。』

在床上，他想到那些窮苦的病人，沒方法生活。他想找一個窮病人來，同他住在一齊，他好死在這位窮兄弟的身旁。如其不能達到他這種目的，即自行到醫院中。醫生不準他移動。他忿怒。

八月十四日，他另外又添一種頭痛，十七日分外沈重，到半夜，病勢轉危，人們以爲他死過去了！不久，還復過來，領了聖禮，病勢又沈重起來。

全歐洲十七世紀的太陽落了！無邊底夜色罩籠了大地，他走盡了人生的旅程，他跳出了人間。

時在1662年，8月19日的早上一點鐘，他活了三十九歲又倆個月。過了倆日，人將他葬在聖愛基納的舊教堂中。

註：

- (一) 見 L. Brunschvicg 編的“思想錄”，小本，Hachette 出版，208頁○或單行本，題名：Opuscules.
- (二) 見巴斯加爾給洛安邁茲女士的信，係1656年，9月，24日○
- (三) 見巴斯加爾給洛安邁茲女士的信，係1656年10月○
- (四) 見同信
- (五) 見巴斯加爾給洛安邁茲女士的信，係1656年，11月，5日○
- (六) 見 L. Brunschvicg 編的“思想錄”，第225頁○
- (七) 見日該利納給 Sr Angélique de St. Jean 的信，係1661年，6月22日○
- (八) 原文為 François Mauriac 所引用，在他著的：Blaise Pascal et sa sœur Jacqueline，Hachette 出版，1931年○
- (九) 見同書，第222頁○
- (十) 見巴斯加爾全集，第一卷，馬克利說的回憶○
- (十一) 參看戴白爾著的 Pascal ○ 以下的敘述，多取材於此書，而尤其是所引用的原文○雖然書很簡略，却是研究巴斯加爾唯一的根據○
- (十二) 關於公用馬車之事，參看戴白爾給 Arnauld de Pomponne 的信，係1662年3月21日○巴斯加爾非如那些修士們，專注在神祕之上○他往年對科學的熱情，至死時，並未減少！只是他要生活單簡，完全專在愛上○更可看出，約在1660年，巴斯加爾指導昂依耐司的孩子，年方十四歲○他寫出三篇關於政治的論文，在說，一個共和國中，是不該有君主的，而君主國中，却不當摧殘皇權的○這種意見如何，我們不去批評，但他晚年生活上，却有這些事發生，這可證明他“應用”的思想，正如同“數學計算機”時，一樣○

(十)

「思想錄」，時是他的哲學。

「在一切文學之中，含有一種哲學。每件藝術作品的深心表現自然與人生的思想。」

——秦納——(一)

巴斯加爾距死的四五年之間，他的過目不忘的記憶力，漸次衰弱。因此關於各種問題的默想，都順手記錄下來。這許多散亂的紙條，在他死後，他的家人與朋友，重新整理了一下，刊行問世，遂稱為「思想錄」(二)

巴斯加爾曾說：「須要十年的工夫，他才可以完成這部著作。」不幸著述未半，中道崩殂，於失望之中，猶如聖背夫贊美「思想錄」似的：「巴斯加爾的“思想錄”雖未完成，却比完成更為偉大。」

「思想錄」一書是沒有系統與派別的。不只沒有系統與派別，而且他反對哲學。當他快走盡人生旅程之時，笛卡兒早已博得全歐州哲學的光榮，他批評笛卡兒說：「我們不以爲哲學是值得一點鐘的辛苦的。」(79)(三)這話並不是空談，背後有他的理由。一個人如巴斯加爾，既據有堅強的理智，又有敏銳的直覺，在他日常的生活上，思想上，他能够不加批評而任其隨波逐流嗎？亞里士多德看的透澈：「便是要否認哲學，還須要一種哲學來否認呀！」只是巴斯加爾非如別的哲人們，整日裏潛思默想，純粹運用智慧。介乎他的生活與思想之間，常是和諧一致而沒有斷絕的形迹。所以，一方面經驗與分析構成了他哲學的方法，表現出個性化的特殊彩色；他方面，肉體與靈魂做爲他哲學的對象，而演用到全「人」之上。這「普遍」與「個性」兼據的哲學，沒有一句話不是他內心生活的回聲，沒有一個字不是他全部靈魂的結晶。

「應當懂得自己，巴斯加爾寫得說，懂得自己，即使不能找到真理，至少可以規定自己的生活。再沒有比這個更真確的。」(66)真正懂得自己是最難不過的。偉大的思想者，常在這條路上做工夫，即於此，他得到最深大的苦痛。當我們展開「思想錄」時，隨處可遇到這種悽慘的聲調：「我不明白誰把我送到世間，也不明白這個世界是什麼，我自己是什麼；我處在一切事物可怕的無知之中！」(194) 或者，「我所曉得的東西，是我不久要死呀；但是我所最不清楚的，便是這個我不能避免的死!!」(194)

這種不安的，煩慮的問題，巴斯加爾常向他自己提出，他將一切枝節的問題擱開，快刀斬亂絲底要解決「人的本質與其命運。」

第一件事情使我們注意的，便是我們的身體。因為我的身體，便是我自己。什麼是我的身體哩？我會以為他是宇宙的中心。可是將眼光放在無邊的天空，人的「視線縱使停止住，而想像却已到了無垠的空間。」(72.) 於萬萬的太陽間，我們的太陽，只不過一個「微妙的小點，」(72.) 而我們居住的地球更小到無言可以形容了。

既然在「宇宙的深心，有形的世界，只是一條看不見的線迹，」(72.) 那麼我們的身體佔什麼位置哩？呵，說來也可憐，我們的身體，比之於地球，不過一「微妙的小點」若比之於宇宙，直一虛無而已。我們的身體竟成了一個啞迷。

縱使我們的身體是一個啞迷，在宇宙之間，真是「虛無對於無窮，」(72.) 因為宇宙是無盡的。但從別一方面看來，却巧相反，成了「無窮對於虛無。」(72.) 誰都知道人體是由無數原子構成，每個原子內含有無數的電子，每個電子內尚有無數的世界，而每個世界，其複雜並不亞於我們現有的。到現在，我們的身體成了「一個世界，一個萬物。」(72.)

我們看到身體小至無窮。同時看他又大到無窮，兩者並立，却又非互相堆砌，渾合為一，真成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怪物。但是，在物質之外，再沒有別的東西嗎？為何我們會想到身體哩？更奇怪的，為何我們會下判斷哩？這種不可言的方式表現，迫使我們離開「量」而走到「質」之中。巴斯加爾說：「我可以想像一個沒手，沒腳，沒頭的人，但我却不能想像一個沒思想的人；如其不然，這將是一塊石頭或者是一隻野獸。」(339.)

「人生來是為思想，」(四)這像是真確的。但是「思想」便是人的本質嗎？這還須要慢慢底攷察。從事實上看來，人是變的，複雜的，根本上相衝突的。他想幸福，他却超出幸福之外而追求；他要快活，同時他所得到的的是苦痛；他愛動，同時又愛休息。為着滿足他的慾望，他正在工作，而別種慾望將他神秘底移到另種工作之上。

所以到這種衝突的地步，乃是由於想像的力量。他使我們看到幸福的樂園，而我們却走不進去。不只是「想像給我們設備下美，正義與幸福，」(82.) 而且「他能將虛無擴大變成一座高山。」(85.)

其實不只想像把人弄到這種地步，探索至深心，人將會說：「這是來自天性，」但「習慣是第二天性，第二天性能够毀滅了第一天性。」(93.) 然而習慣是來自模仿，其本質只是一種偶然，倘使人的本質是「思想」，超乎物質之上，有誰能够證明出靈的模仿，而這種模仿是來自偶然的哩？

「人是一莖有思想的蘆葦，」(347.) 這裏給我們啓示出人的本質。可是當人這樣觀察時，人們常把觀點弄錯：放過思想的本身，而就其結果來妄論。我們清楚為着正義，人們造出法律來，若攷察正義的本身，事實上却正相反而得到些非正義。老百姓相信法律，那是很對的，他們知道法律上的正義，只是些武力的變相。人間雖沒有正義，

人間却有虛偽，所謂正義實行後的和平，也只不過是武力的成功而已。『當強的軍隊佔有他的財產時，他已把握住和平。』（300.）

談到道德幾乎同法律一樣。如其人們不肯盲從，追尋到底，問那些道德家們：善是什麼？他們會說出通通好來！那些以道德為職業的人們，常是拉些死了久遠的人名以佐証他們的理論，其結果『真實與唯一的道德是在恨上。』（485.）

人的本質不是感覺，因為感覺常是欺騙我們。『人是一件錯悞的東西，』（83.）便是指此，因為人是活在物質之中。但是返到我們的原題上來，站在精神的方面，正如笛卡兒所說：『我們是些思想的東西，』那麼，我們要問：思想便是人的本質嗎？自從有文化以來，這個問題早已提出，那些搖搖擺擺的哲人們，議論紛歧，從未得到一個肯定的結果。巴斯加爾將他們歸納成兩派：一，懷疑派；二，定理派。

懷疑派說：世間只有一個真理，而這個真理還是不真實的。因為人的思想，根本上沒有這種力量。我們說這是一尺長，同時附有一個條件，要假定寸的存在。判斷這個，須要首先假設那個。正如一顆石子要震動全海，便是說宇宙間萬事萬物都是互相接連起來的，如果要真懂得海邊一粒小砂，須要據有全宇宙的智識。但是，我們要問：在世間，有誰能夠據有全宇宙的智識哩？不只如此，比如在夜間，我們夢見發現了真理，解決了疑難，醒來後，我們才發現夢中的一切是可笑的。在思想問題之上，誰能夠保證自己是清醒，還是做夢哩？根本上，人的思想是不能達到真理的本身。（五）

定理派在那邊反對底說：『人們是不能懷疑自然的原則。』（434.）懷疑派的理論未有堅固的根基。設使如此，『人們將如何哩？懷疑一切嗎？如果人們燒你，箝你，你感到的苦痛也是做夢嗎？』（434

.)自然有許多事理是證明不出的，但是他的本身不需要人來證明， $2+2=4$ ，只這個小小的思想運行，已超過時間與空間之外。

辯到千年，問題還不能解決而沒有肯定的結果，不只沒有，而反得些錯悞的結果。「他們的原理是對的，他們的結果論是錯誤的。」(394.)

一切不得證明與一切不得懷疑，確像是解釋了人的本質。這倆種相反的理論，却有一個共同的地方，便是都看為一種思想的表現。現在我們要問：什麼東西迫使我們去思想哩？為何思想統治住我們，要我們那樣謹慎底運用理智哩？對於這個問題，生怕沒有肯定的回答。如果我們應用我們的理智，乃是因為我們願意如此。這種自然的，無意識的應用理智，如其更進一步，乃是「我們的『意志』迫使我們非如此而不如彼，」(99.)為着理智是為意志所支持，沒有意志，一切的人類行為是死的，是不可思議的。雖然我們看到意志——或者智慧——是人的本質，我們要問：什麼是他的歸宿哩？

倘使掠住意志來探討，開始惹我們注意的，是人們想要離開自己，遺忘自己，因為「我們的本質是在動，純粹的休息，便是死亡。」(129.)所以在工作之外而增加娛樂者，實是想從自己解脫而生活在別的事實之中。比如一個美少年研究步法，講求音節，準備着輝煌的光下跳舞，因為我以解除了他的憂悶。「一個人，縱使苦悶到何種地步，如其將他放到娛樂場中，至少在那時候，他是會幸福的。」(139.)所以人生來不是為自己，乃是為別的事情。

意志的領域似乎即此。但我們要追問：什麼東西引動我們的意志，其引動之物是整個的呢，還是複雜的呢？

世人們忙忙碌碌，終日奔波，席不暇暖底追求，他們想什麼哩？「想跳舞，吹笛子，歌唱做詩，划船，做皇帝。」(146.)此外接着地

方，時代，年歲等的不同，人們追求的東西，更難以語言計。可是引動意志的東西雖多，難以形容，却是他們不能滿足意志則一。『在各種情況之中，我們的本質使我們苦痛。慾望給我們設想下些幸福，因為在那裏加增上我們未曾享有的快活。可是當我們達到時，我們不高興了，為着又有別種慾望迎合我們現在新的情形。』（109.）我們看這種與生俱來的悲劇，便知我們日常生活的錯誤。所以意志的對象不能滿足意志的原故，因為這些東西是物質的，有盡的，複雜的。知慧的對象是要無盡的，純一的，不變的。自古及今，偉大的哲人們，將這個對象稱為上帝。便是說至極的真，美，善。

在無數的哲人之中，大家都有個上帝的觀念，這個上帝是否真在那邊存在着？按照巴斯加爾，關於上帝的存在與否，應該去賭他，因為在這兩種肯定之間，我們不能袖手旁觀，或於此，或於彼，我們須擇一條道路。在賭博之中，有兩件事須着眼的：一，贏輸的次數；二，勝負的得失。當我們賭上帝存在與否，便是去賭一個永福的有無。設使我們賭上帝存在所贏的次數如何少，比如作為1，正如上帝存在之值是無盡的，即其方乘式為： $1 \times \infty$ 。現在我們來賭上帝不存在，而只有一個世界，世界是盡的，我們命為a。設使我們賭世界存在贏的次數如何多，以n來代表，即其方乘式為： $n \times a$ 。那賭的結果可想而知， $1 \times \infty$ 較之 $n \times a$ 大至無窮，因此，我們該賭上帝的存在。（六）

事實如是分明，為何人們不相信哩？原來要贏的永福，須要放置微許的賭金，那賭金便是人掙脫開阻碍人的情慾。『最大的障礙，是那些情慾，是那些肉的快活，應當要解脫開。但是你會說：“假使我有信仰，我便離開這些障礙。”可是我要告訴你說：『如其離開障礙，你便會有了信仰。首先要從你自己着手呀。』（233）

人常是相信他自己的理智，——即康德所謂應用的理智，——所

以人們將信仰看作是一種瘋狂。人類的宗教，若以純理來觀察，他建設在或然的計算之上，因為人的理智，不能給一個確實的把握。但是他比任何事還真確，『爲着信仰是來自上帝，而非來自理智。』(279.)倘使再用巴斯加爾的口吻來解釋：『上帝用理智將宗教安置在人的精神上，却用聖寵將宗教放在人的心上。』(185.)(七)

『思想錄』是一座思想森林，我不知曾遊盡否？他哲學最深刻的地方，是在要人們認識自己，明白自己的歸宿。現在拿他的一句名言作爲我們的結論：

『在萬物之間，有三種品類：物質，精神，意志。』(460.)這三種渾而爲一，又判若天淵，宛如一個物體，線對面積，面積對體積的關係似的。(八)

(完)

註：

(一) 見奈納著的英國文學史，第一卷，第 221 頁。

(二) “思想錄”的編法，約有三種：

1. 將巴斯加爾的底稿看作是一座礦山，按着自己的嗜好，隨便開取，編成一本有系統的著作。如抱脫羅亞洛所編的，(1669年)。
2. 按照巴斯加爾的意思，說法編在一齊。因他在未死之前，曾向他親密的友人們做過兩個鐘頭的談話，敘述他的目的與內容。如 Faugère 所編的，(1844年)。
3. 按照各條思想的內容，集在一齊，如 Léon Brunschvicg 所編的，(1897年)。

“思想錄的”泉源，非常複雜，擇其要者如下：聖經；聖保羅的遺書；奧古斯丁，任瑞尼等著作；Raymond martin 的 *Dugio Fidei*；Hugo Grotius 的 *De Veritate religionis Christianae*；與聖方濟格沙略的 *Traité de L' Amour de Dieu*。其次蒙達尼的“隨筆”；Charron 的 *Traité des Trois Verités et de La sagesse*；以及愛比代特，丟瓦洛等的著作。第一次“思想錄”刊行時的原名如下：

Pensées de M Pascal sur la religion et sur quelques Autres sujets, qui ont été trouvées après sa mort Parmi ses papiers. 後人簡稱為 *Les pensées,*

(三) 括弧內的亞拉伯數字，係指 Léon Brunschvicg 編的“思想錄”的條數。本篇內均皆仿此。

有 所 寄

三月二日午夜偶感也

通 縣 施 時

有所寄，寄給誰！

嗚呼！而今而後永別離！

百川東到海，難得復西歸！

幸爾成雲更成雨，再幸回到故鄉已全非！

瓜既離秧不能反，枝已折了難再依！

我有千萬言，不知寄給誰！

君子重相結，小人輕別離！

抱恨何繇繇，萬世不能彌！

嗚呼！我有千萬言，不知寄給誰！

箴 青 年

通 縣 施 畸

余既爲英雄安在吟，而情仍有未盡：因復爲此，以抒所懷。
且將更爲改制咏。合之，以成民族復興曲。時二十二年二月五日
也。

第一解 明責任也

一，世界大勢之概述

當今世界同苦貧，失業人口與時進！

誰能不求所以生，富者轉貧貧者蹈白刃！

騷騷復嗷嗷，無國不爲貧窮困！

智者難爲謀，仁者力已盡！

日人挺走險，無復義與信！

國聯莫奈何，惟自持謹慎！

嗚呼！飢寒迫彼成盜國，從此不能談逆順！

惟我亦在求生活，安可不以國家殉！

血腥滾滾動地來，深山大澤皆行陣！

太平洋岸不太平，都市且見烽火趁！

盜與被盜自仇讐，終局必至同灰燼！

嗚呼！一戰豈能解困窮，困窮或緣不能振！

「禍兮福所依，」窮乃變之信。

紅白今分野，白者既窮紅亦吝。

可憐吾國紅白皆未能，集產制度容可詢。

惟此制度究若何？樞機仍在真才俊。

嗚呼！往者已矣，來者猶可追，青年青年辨以認！

二，人類今後安危之樞紐

當今人類安危在遠東，遠東樞紐在吾國。

吾國不能安，世界風雲終難測。

如汎巨舟在海洋，安行天地且變色。

設彼一旦崩以沈，波濤洶洶誰能極！

乘者固必死，盜者焉能匿！

旁觀欲苟免，惟有離斯域！

吾族懶廢非印韓，印韓波濤終未息！

惟能安否在國人，國人之外難為力。

國人誰負此，不望青年將安即！

嗚呼！往者已矣，來者猶可追，青年青年須自識！

三，民衆不可責也

國家破敗罪吾民，民衆喚起標大政！

吁嗟天乎！吾儕何嘗不願起，爭奈苛暴重重不能競！

田產不敢有，室家反為病！

扶老携幼潛流亡，荒壁琳瑯皆契証！

穀賤有農傷，嗟我農夫敢稱慶！
若此萬里無炊煙，黍稷離離誰載乘！
吁嗟天乎！不水不早且若斯，何況政險天災盛！
都市苦蕭條，工商疲奔命！
喘息不可得，誰暇議功令！
落井而下石，反責不響應！
仁義唱入雲，行則比鼻鏡！
吁嗟天乎！吾民何嘗不願起，爭奈苛暴重重不能勝！

四，士卒不可責也

當今要人妙以巧，罪罷民衆罪士卒！
責我士卒不守堅，更責敵來不攻伐！
吁嗟天乎！人而無良已矣哉！全無心肝復何訐！
嗟我士卒冤何深，耿耿英勇不得發！
平時無教訓，敵來未團結！
攻守迄莫知，抗戰成罪孽！
妙策究如何！待死不敢謁！
戰時無堅甲，全憑血與骨！
堅冰結鬚眉，甘當北風颭！
服裝或比乞丐強，械彈時虞竭！
常苦飢與寒，欠餉累年月！
號泣爲不法，逃免便鎗決！
騏驥食不飽，何能不顛厥！
責責凍且僵，難責必超越！
疆土喪以失，羣言交謫如汨沒！
嗚呼！誰非父母生，天命何太悖！

遇不若牛馬，望過貴金關！

嗟嗟我士卒，冤抑安伸忠勃勃！

五，當局無足責也

危而不能安，患結不能解！

病倦仍不索良醫，即死徒歎悔！

檣櫓松舟汎狂浪，荻葦作筏難渡海！

掬堂覆水芥爲舟，杯膠因力餒！

乳兒誇馳騁，焉得不危殆！

夏蟲不知冰，遡原非其罪！

鞭策雖頻頻，無益彼駑駘！

嗚呼！若茲菲材爲棟梁，大廈焉得不立毀！

自戕銘大功，多欲不能止！

危難何只三，亡徵真比比！

苦彼不自承，言且多譎詭！

吁嗟天乎！吾誰責，而今惟有求諸己！

六，當今重任在青年

當今重任在青年，捨彼青年誰與立！

青年青年胡可不自尊，惜我青年多迷執！

或則陷歧途，或則激偏執！

或則迷誘惑，或則苟自挹！

或則甘浪漫，或則徒嗚咽！

可以返矣我青年，當今大勢危以急！

惟必大覺然後知大夢，大夢沈沈言何輯！

嗚呼！安得青年皆清醒，敢進斯歌備徵集

第二解 破迷執也

一，當今大患惟兩端——總叙

當今大患惟兩端，曰德曰識同忘却！

外寇猶疥癬，內傷容可藥。

惟茲忘德又無知，譬及肺癆重病瘵！

補之固不能，攻之氣已弱！

聽之任修養，病菌方跳躍！

良醫嘆奈何，親戚徒焦灼！

奄奄一息間，苦在不知錯！

自謂強梁能伏虎，自謂神精方煜燭！

一聞醫者言，立發厭與惡！

爭奈偃仰不能起，形容枯槁如失魄！

嗚呼！大病而諱醫，生命將焉託！

吁嗟天乎！當今天患惟兩端，業修德進沈疴霍！

二，論出路，上，泛緘欲也——修德(一)

青年第一苦悶是出路，出路第一爲作官。

作官富且貴，何只免飢寒。

不勞而獲多，所苦在開端。

安得門與路，努力犯斯難。

晝思夢且想，乘間蹈隙求其安！

或則集衆發高論，慷慨淋漓何桓桓！

或則糾合同志立學社，時作名言若不刊！

或則輾轉依權貴，心頭別具辛與酸！

或則剛柔疊妙用，抵牾忤合迎彼歡！

嗚呼！作官門路非易易，無路之難，難於上青天！

所苦當今社會官僚化，無事不如官僚處！

人生貴自立，誰能不衣不食成神仙！
勞力不得所，學術成雲煙！
况彼當今富貴者，豈非「五四」前後新青年！
執柯以伐柯，其則真可緣！
大勢今若此，誰忍罪青年！
惟既富且貴，敢問究何爲！
爲國，國益破，爲民，民益悲！
簡言縱欲爾，餘者皆其皮！
私欲滔滔何時盡，富有天下仍嘔噀！
迷樓象箸今安在，自古何人遂其私！
嗟嗟人盡官，誰供膏若脂！
一人得縱欲，萬姓傷流離！
內戰種於此，外寇起乎斯！
吁嗟天乎！因緣反復成今勢，青年青年安可再推移！

三，論出路，中，砭疏懶也——修德(二)

青年困出路，萬事乏人才！
何爲太相左，彼此共顛摧！
青年謀既濟，惟逆獸與洄！
敢問當今青年何所學，所學之業究何如！
一年十二月，七月可閉居！
學年不問業，天才誰肯讀死書！
明言求學是工具，工具既得捐其餘！
何況師若長，望之儼然實空虛！
捨彼曲知無學問，甚或曲知粗且疏！
道德而途說，然已桀桀門闕光闕闕！

洄波激狂浪，沈溺轉相紆！
 因因復因因，天下盡瞽儒！
 口談高一切，實力一點無！
 爲文粗且淺，農而不辨蔡與苻！
 工商等農爾，幾見他業與文殊！
 嗚呼！敢問當今青年何所學，所學得非盡芒黷！
 駭言安能當實效，實效不得當罪誰！
 懶惰成習性，學而不再思！
 本事從不理，便給若風靡！
 宴居掀波浪，浮囂天地移！
 若此人才得出路，國不危亡月不虧！
 吁嗟天乎！因緣反復成今勢，青年青年安可再追隨！

四，論出路，下，砥惟己也——修德(三)

宇宙原一體，人類不能分。
 要求一己安，應謀奠大羣。
 春光何明媚，誰不感氤氳。
 風雨博以施，茫茫盡白雲。
 振鐮高岡上，急逃必與聞。
 世亂國焉寄，國破圖安猶自焚！
 敢請聊縱視，困窮非一人！
 天地豈云小，吾儕何不辰！
 此中有奇妙，智貴求其真。
 苟得執真象，舉而錯之人相親。
 融融無彼我，欣然樂大同。
 麗日清且晏，何別西若東。

人皆得其所，誰願闔因窮。

康莊任馳驟，何美海天空。

嗚呼！青年不悟此，汲汲惟已謀！

損人已不利，時陷途窮憂！

譬彼自繭者，不死不肯休！

吁嗟天乎！因緣反復成今勢，青年青年豈可仍自囚！

五，論戀愛，上，砭任情也——修德(四)。

青年第二苦悶是戀愛，戀愛得失共痴迷！

或則同浪漫，或則相怨啼！

或則成仇讐，或則醜相詆！

愛若成多方，言之更慘悽！

自殺名上策，阱陷定高低！

嗚呼！人才半喪此，安得青年不噬臍！

食色本天性，禁愛不可能。

人生惟情愛，古今有何微！

己身非己有，安必情愛疑！

有生然後有一切，生若不得何愛憎！

家國危漂泊，世界形欲崩！

居今不努力，難至自有懲！

抑彼色情猶朝露，朝露豈能恆！

持此朝露比洋海，大海茫茫任已憑！

聖哲無疆忍，情理貴并宏！

任情非人道，人違人道何足稱！

嗚呼！理智生而情欲弱，可以醒矣我青年！

輕重須辨析，智貴審後前。

公私如糾纏，私德不修公德蹙！

嗚呼！色情鬱鬱無底止，人類從何更綿延！

道義成虛渺，慈孝共迤邐！

舉止同失錯，昏昏復眩眩！

吁嗟天乎！因緣反復成今勢，青年青年共作臨崖還！

六，論戀愛，下，砭新女性也 —— 修德(五)

當今女子尚自由，敢問自由作何解？

宇宙變何勤，安得定不擺。

布帛菽粟農家生，農家焉能不賣買。

人間天上無自由，虛騷真痴騷！

嗚呼！可以醒矣女青年，他人牙慧何式措！

人生有大任，播種乃天理。

怪哉女青年，義竟厭兒子！

皆不任煩勞，何來你自己！

大聖賴母教，母教安可毀！

嗚呼！可以醒矣女青年，良母無異邦家髓！

戀愛成室家，室家立不理！

此義今大行，自成邦國累！

出爾反爾究何心？任情之外專奢侈！

放情縱欲是自由，昏昏但賣衣食美！

個人享樂為上乘，只願一時忘終始！

天賦大任不肯肩，家國焉得不已矣！

嗚呼！可以醒矣女青年，沈迷享樂真可恥！

人生憑智力，男女尊卑起。

惟此非一朝，而今已不爾。

個人既覺醒，社會本相恃。

惜茲未醒者，志行多逾軌！

哀哀女青年，情思尤譎詭！

吁嗟天乎！因緣反復今勢成，但願當今女士抑情勉合理！

七，凡人縱欲德不修——結修德

凡人縱欲德不修，修德之端惟自克。

自克不害羣，毋庸蹈貪墨。

情愛遵自然，精勤爲法則。

清明成內景，高瞻無側側。

勇由仁義來，材用自斟酌。

嗚呼！人而縱欲德不修，才偏勇誤學識塞！

惟今自克是愚夫，愚夫無羽翼！

海運不作奈鸚何，蛟龍失水不如鯽！

天地閉而賢人隱，四境茫茫多蠹賊！

人能無爲方有爲，大愚然後有遠識！

當今人士太聰明，聰明太甚猶狂惑！

吁嗟天乎！因緣反復今勢成，青年青年安可追其極！

八，論求知，上，茫茫昧也——進業(一)

人生關鍵惟知識，文野老壯用此分。

人已知十己知一，滔滔雄辯不能文。

況今人道未明暢，誰甘提携不爲君！

怪哉！今日青年發奇想，竟謂知識不足論！

借問邦國究何似，全自無知別無原！

累累家珍從不識，妄冀他山之石不得門！

感覺猶木偶，遲重何噉噉！

難至哀嘶激天地，稍安又自樂乾坤！
渾渾復噩噩，直類待刑豚！
集此無知之徒當大政，邦家焉得不亡魂！
惟彼之徒尚從學，惜所學問不及真！
乃今青年不從學，漫漫長夜何時晨！
從來惡因無善果，種茨安得望奇珍！
吁嗟天乎！因緣反復成今勢，青年青年，何爲不自新！

九，論求知，中，矜驕肆也——進業(二)

或謂當今青年求知切，然則何爲不聞問？
求知有大道，隆禮好其人。
扶持渡艱險，朝夕同苦辛。
如切復如磋，然後歸青純。
君子有三樂，安得英才共主賓。
惜乎！當今青年善恣肆，隨處發痴瞋！
艱苦不肯嘗，功果望即陳！
偶拾新名詢，遂謂學無垠！
頽唐兼暴戾，望望不敢親！
行無閑與檢，言等發蒙屯！
嗚呼！若此求知切，不求知者當更神！
驕恣狂肆究何起，半由師教半在人。
人之大患好爲師，如今爲師專救貧！
呼朋引類相周比，始尚秘密終蠶塵！
師生相標榜，淺薄售以伸！
師道今大壞，後學悲逡巡！
上進不可得，遂亦相沈淪！

吁嗟天乎！因緣反復成今勢，青年青年豈可更相因！

十，論求知，下，矜偏激也——進業(三)

凡學蔽一端，勢必闢大理。

繆己而妬人，是非自蜂起！

是非固循環，道樞混且委！

便給何聒聒，情則堅一隅！

人生豈可惟物而無心，惟心無物何能紀！

唯心唯物明一偏，乃今喧騰不自已！

空時不息均勢無，辯証焉能算真理！

量積而質變，似未明終始。

形著質德彰，積火焉能謂之水！

人固須衣食，衣食非生旨！

志云求大同，階級當先毀。

何爲益鬥爭，報復誰能止！

嗚呼！凡此妬繆顯且明，西方聖哲難自侈！

試驗主義如市儈，東西對立尤可鄙！

疑疑固信信，疑亦有其紀。

實證明一端，復原可器使。

乃今疑古漫無倫，大勢必到疑自己！

而若浩浩名詞販，更屬不知恥？

嗚呼！曲知自喪以喪人，大覺方能不駕駛！

安得曲知之徒皆自覺，方策難於同既死！

吁嗟天乎！因緣反復令勢成，青年青年幸勿羨斯美！

十一，當今有大業——結進業。

當今有大業，共建新文化。

人生盡在包，何別歐美亞。
職要先分理，東西無上下。
途轍究若何，科學可爲駕。
科學精髓安在哉？不可盡知難自畫。
謙以自牧求固然，專精不在庖丁下。
老而益壯不忍休，個中祕奧爭引勸。
教學無倦容，其間有至快。
科學精髓只如斯，西方知識因澎湃。
借彼他山石，決我舊牽罣。
煅鍊金剛身，再混西方神不壞！
嗚呼！吾儕何幸逢斯時，即或小成終難敗！
至大積自小，勞作無狹隘。
當今人士忽大觀，曲知自要成學派！
派成闢大理，知遠有聲職！
吁嗟天乎！因緣反復今勢成，青年青年能不引爲戒！

十二，世有真人然後有真知——總結

世有真人然後有真知，真人要自修德始。
知天而知人，兼陳萬物心常止。
規不盡圓矩不方，此指非被指。
萬物不能齊，人才安可比。
巖嶧巖航有主峰，崗巒巖巖交輝美。
相抵即相成，嶺嶺共砥礪。
羣星拱北辰，然後無訛累。
嗚呼！知德具而才勇光，然後可以當壁壘。
當今大任在青年，執迷非僅邦家毀！

吁嗟天乎！青年青年其深思，今吾所陳究是否！

第三解 致所願也

任重須賢者，大用必大材。

當今非只自救爾，人類安危視我哉。

吾國真崩潰，世界必顛摧！

爲人即爲己，何必更徘徊！

英雄猶大匠，大匠一人究何爲！

羣星成錦簇，小大得其宜。

百花爭榮爛，寒暖各有時。

况彼江漢流，洪波間清漪。

故吾求英雄，尤望致羣才！

嗚呼！努力復興吾民族，青年青年，何不歸乎來！

流浪着的波希米人

潘家寅譯

普希金原著

喧囂雜沓的波希米人的集群流浪到羅馬尼亞的比薩拉比洲(Bessarabie)去了。現在，他們在多腦河畔支起了帳篷。與他們那種放逸不羈的秉性一樣溫良的是那夜的情景，都是很安祥的在露天歇宿着的。四輪車旁，破毯的後面，燃點了火，正預備烹調他們的晚餐。馬在草地上輕率的嚼着草；馴順的熊在帳篷邊睡着覺；一切都映現于無垠的荒漠裏。大家歡悅的等待着明天清晨的出發，婦女們唱着；小孩們叫着；鐵槌在砧上敲着，但在剎那間，這流浪的隊伍便沉入在睡眠的靜寂中了。冲破這荒漠的沉寂的只是馬嘶和大吠。一切都靜了；火也熄滅了下去，月亮獨個的從那遙遠的天際升起，清光澈照着這熟睡的集羣。

在一座孤岑的帳篷裏，一個老人還沒有睡，坐在將熄的炭火前取暖，眼却望着滿佈夜霧的原野，因為他的女兒到荒漠裏去了。這自由

自在的姑娘只曉得任性。她快回來了嗎？……………可是，看呢！這黑漆的夜，月亮立刻就會躲到天邊的雲彩裏去的。蔡菲（Femfira）還不回來，老人的簡便的夜飯都等涼了。

但是，看呢，在她後面一個青年男子跟來了，這是一個陌生的人。

——爸爸，少女說，我帶了這位客人到我們這裏過夜來了。他是我在那邊一座土塚後面遇見的，他想和我們似的作波希米人。爸爸，他是被追緝的犯人，可是，在我看來，我是他的好伴侶呢。他叫阿勒柯（Aleko），他是追求着我的。

——好，老人答說，住在我們這裏吧，你願意同我們永遠住在一齊嗎？帳篷我們一齊住，面包我們一齊吃；我們便是一家人了。可是你要習慣了我們的禮儀；我們的飄零生活；我們的貧窮；和我們的自由自在。明天一清早，我們三人就坐這輛車走了，可是你要選一種行業作，鍊鐵？還是牽着狗熊一村村的沿路賣唱呢？

——好，我同你們在一齊，阿勒柯說。

——他是我的了，雖能從我這裏把他奪去？蔡菲說，呵！新月不見了。濃霧遮着大地。不知怎的，我的眼睛不禁要閉起來。

天亮了，老人在這座靜息的帳篷周圍踱步，說道：

——起來，蔡菲，太陽出來了！我的客，你也醒醒吧，我們該動身了，孩子們，起來吧，這一對懶蟲。

不一刻工夫，全集羣都熱鬧起來。他們將帳篷摺好，四輪車也炭炭待發，一切都同時生氣蓬勃了。看呢！他們在這冷清淒涼的荒原上前進。驢子開道，背上驮着筐子，筐子裏放着小孩，後面隨着的是做父親的，做母親的，兄弟，姊妹，老的，少的……………何等的喧嘩，何等的雜沓，他們都唱重疊着字句的歌曲，又參和着熊的

蠢笨的狂吼，因為它被鐵鍊鎖着，簡直不耐煩得要死。呵，各式各樣的破布衣服染了那樣刺眼的顏色，狗像風笛般嗚嗚的叫，車輪軋在沙礫上又格拉地響。難香，淒涼，野蠻。但是，一切都那樣的充滿了生命和活躍！哼！我們那種無生氣的怠惰才是毀滅！我們那種麻木而單簡的言語才是奴隸的歌曲！

這少年候氣地瞥了這荒原一眼，憂鬱得簡直不敢相信自己。可是，蔡非總在他身旁，一雙黑瑩瑩的眸子一眨眨地含着情意。現在，他自由了，宇宙也展望在他的眼前。太陽在光明的晌午燦爛。爲什麼這顆少年的心還在戰慄？何等的沉痛纏磨着他呵！

天帝的雛鳥，不知工作與煩惱。

爲什麼築個巢就嫌疲勞？

長夜迢迢，它寧願棲在枝頭度一宵。

呀！光明燦爛的太陽剛出來，

便聽見天帝在呼喚，

於是，它剔刷羽毛清歌婉轉。

春歸後，炎夏更兼清冷秋，

清冷秋，朝來煙雨晚來愁。

它就飛向那天溫海碧的樂土去了。

—— 摘古詩一首 ——

阿勒柯便像這隻無憂無慮的天帝的雛鳥一樣，他不定居的漂泊着，他沒有一定的寓所，更沒有一定的習俗，海角天涯都是他的路，到處全可歇宿，黎明時一覺醒來，信步所之的閒蕩着度過了這白晝。生

活的奔波並不攪擾他內心的安寧，榮華的幻感直是遠星的光閃。時時雷聲在他頭上隆隆的響，但是狂風暴雨和晴朗的天空在他都是一樣——一樣無憂無慮的睡去。阿勒柯老早就把那盲目的譎詐忘懷了。在起初，呀，我的天，這顆赤裸裸的心被慾望玩弄得够多殘酷呀！慾望現在才拋棄了他……很早就拋棄了嗎？會有一天這慾望還纏綿着他嗎？呀！誰去等待這個！

——阿勒柯，蔡菲說，你對我說，你不後悔你所捨棄了的一切嗎？

——什麼是我捨棄了的呢？我的蔡菲？阿勒柯問。

——你知道的：你的家庭；那些城市……

——我，我為什麼要後悔呢？假如你知道或者能想像得出來那些城市裏的罪惡，呵！城市裏真空氣，那裏的人永也不會去呼吸清晨的空氣和春天草地上的芳香。戀愛是他們憎惡的，思想，理智被他撇到九霄雲外。他們把自己的自由都賣掉了，五體投地匍匐在塑像底下，向它祈求金錢與鎖鍊。我拋開的是什麼？可恥的叛逆；不應驗的預言；無憐憫的憎恨，甚至于還有那張大共辭開成布公的恥辱！

——可是那裏有宮殿，有好看的氈毯，新奇的遊戲，盛大的節目……還有光怪陸離的婦女的裝束，看上去都很闊綽呢。

——美麗的城市，空空的那樣繁華。那裏沒有一點愛情，一點真正的快樂。那些婦女……呀，美麗？真絲毫都不及你，你是純潔的，你沒有奢望，沒有貴重的裝飾品；沒有一粒珍珠也沒有一條項鍊在你頸上。你不欺騙我，我的親愛的……你永也不欺騙我吧？……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同你共同享受這愛情，和和平泊落的生活的滋味呀。

——是的，老人插嘴說道，你愛我們雖然你是從富裕的環境裏養

育大的。可是，從前這兒也來過一個和你似的過慣侈奢生活的人，他却過不慣我們這種生活。事情是這樣：有一天，有一個南方人被皇上發配到這裏來了。那時我還記着他那古怪的名字，現在又忘了。他年紀很大，但是滿腔還是功名心盛。他會歌唱，就和潺潺在流的水一樣，我們都喜歡他。他住在多腦河畔，爲人少年熱誠，待人很好，又非常老成，可是他做什麼事都沒有經驗，膽量很小像小孩似的孱弱，獵也不會打，魚也不會釣，野味海蝦除非別人送給他，他才會有。到了河裏結了冰，南風如利劍般刮着的月季，別人都會給他們可尊敬的老人預備一隻柔軟的羊毛床，然向他永也過不慣這種窮困生活。他變得又黃又瘦。他說：『老天一生氣，叫我受這麼大的罪』。他終日盼望着皇恩大赦，可是始終也沒有赦掉他。他整日的歎氣，想起故鄉不禁哭泣，結局——他死了，他還想叫人家把他的靈柩運回原籍去呢。自他死後，就再沒有一人插足在這放逐的地帶裏了。

——所以，看吧！阿勒柯憤慨地說，這就是人生的運命！噢，我的羅馬帝國呀！噢，我那世界的霸主呀！還有唱情詩的歌者，唱聖曲的僧侶們，你們告訴我吧，什麼叫做光榮？什麼叫做從墳墓裏發出來的回聲？什麼是日甚一日的怨語？還有在一間熏黑的茅屋裏又怎樣才是這野蠻的波希米人的生活狀況呢？

兩年過去了。波希米人還是快樂，逍遙，像近來還處處都受到和平的待遇。阿勒柯擺脫了文明的桎梏；和波希米人一樣浪漫不羈，無憂無慮；也和他們似的露天歇宿。他的生活絲毫沒有變動，朋友還是原來的那幾個。他忘記了昔日的榮華，過的是波希米人的年節，連他們那種響亮粗野的言語，他都聽慣了。現在山裏捉來的一隻狗熊也作了他們的上客，時常把它牽到摩達維（moldavie）城裏去耍狗熊，一路上也順便作些生意。它吼叫，它不耐煩的咬着鐵鍊，老人在一旁撐

着杖，不按音節的打着小鼓，阿勒柯一面耍着熊，嘴裏還唱着小調。耍玩之後，蔡菲就向觀衆討布施。到了晚上，他們一家三口便煮起不耕而獲的糧食。直到老人睡了，火也熄了，于是一切都在帳篷裏安靜了。

明媚春天的陽光又從新溫暖了老人的已麻痺了的血液，他的女兒搖着搖籃，嘴裏唱起情歌，她唱道：

鄙陋的嫉呵，恨毒的妬，
任你千般擺佈，
快快的刀；烈烈的火；也休想叫奴服。
恨煞你的倖薄不顧；
怨煞你的辜負了奴。
如今，奴身另有可意的人兒愛慕，
我二人同生同死同歸墳墓。

阿勒柯聽了臉色慘白起來怒道：

——算了罷！真討厭，我不愛聽這種野蠻調！

——你不愛！蔡菲也發着怒說，你不愛與我何關，我唱我的，你

管！

又接着唱道，

憑你千般擺佈，
咬緊着牙關，一言半語不吐露。
鄙陋的嫉呀，恨毒的妬，
你休想知道——

那人兒姓字名誰，家住何處。

他比那裊裊的春風還要銷魂，

他比那炎炎的夏日尤更熱誠。

他是個美少年；

叫奴怎的不愛憐。

奴與他恩恩愛愛地相歡慕，

撇下你孤孤單單地獨眠臥。

等到你白髮禿顛，

我二人嘻笑連天。

——再唱！阿勒柯怒道。你聽不見，我聽煩了！

——哼！那麼只準你喊。

——蔡菲！你——

——是的，你活該生氣……我有意唱給你聽的。

她氣憤憤地出來了，還唱着：

鄙陋的嫉呀，恨毒的妒，

任你……

——我想起來了，老人說，這隻歌那時就有了。想當初那時我們還在嘉古爾（Kagoul）荒原呢，一個冬天的晚上，我那可憐的馬耶（maryoula）在火旁一面哄着蔡菲一面就唱這歌。在我這歷經患難的腦裏早已記不清了，呀，年復一年過去，想不到會變得這般糊糊。我的記憶中似乎這歌還在蕩動，不過誰有這閑空功夫去想這些呢。

一切都安靜了去。夜深了。月亮在中夜的晴空照耀，蔡菲叫醒了老人，和他說道：

——爸爸，阿勒柯生氣了，你聽，在夢裏還發着囁語在呻吟呢。

——別去擾他，老人說，別作聲，你不知道俄羅斯人說嗎？生前要是與睡着的人有親屬關係的幽靈，到半夜便會來扼那人的喉嚨，日

出了才逃回陰間，你在我身邊好了。

——爸爸，他在說話，他叫蔡菲呢。

——唉！可憐的，連在夢中都追求着你，他是你最可親的人呀，我的蔡菲。

——可是對於他的愛我厭倦了，他討厭我，我也不屬於他了，我已經有一……………喂！靜靜，你聽，他又叫別人的名字。

——什麼名字？

——聽，氣喘得够多急，又在嘎拉嘎拉的咬牙，……………他壓了，我去叫醒他吧。

——叫也是白叫，夜間的幽靈是趕不掉的，他的魂已經出殼了。

——他翻身了，醒啦！他叫我呢，你聽，我去吧，過一會再來，你睡吧。

——你到那裏去了？阿勒柯問。

——我在爸爸那裏，剛才幽靈纏了你好半天，我想大概你在陰間受罪呢。真把我嚇壞了，你又喘氣，又咬牙，後來又喊我名字。

——我夢見你，彷彿我們之間發生了……………噢！一場惡夢。

——別信這夢吧，夢是假的，是騙人的。

——唉！別說是夢，什麼我都不信了，就是那甜蜜的山盟海誓，就是，就是連你這顆心我也再不相信了。

——糊塗孩子，老人對阿勒柯說道，爲什麼你老嘆氣，我們這裏，人是自由話發的，天是清明無雲的，婦女們是誇示着自己的美貌的。別哭啦，我的孩子，憂愁簡直把你毀了。

——爸爸，他再也不愛我了。

——自己安慰安慰自己吧，孩子，你簡直還是個小孩子，無原無

故就這樣悲傷起來。唉，愛在你是苦悶的潑辣的，你要知道，愛是女人的遊戲，你看：在這空闊的天空裏，月亮够多逍遙自得的優游着呵！它一會躲到這塊雲影裏，一會又探出頭來，你看又明亮了，但是你看他從這雲到那雲其間絲毫也不耽擱，誰能在天上限制着它的優遊的境界？誰能對它說：“喂！我的人兒，你不要再多一個情人，你不要三心兩意的愛我了。”呢？你不能這樣的安慰自己嗎？

——她當初是何等的愛我，在我們還在荒原裏漂泊的時候！她溫存熾熱地愛着我，呵！夜裏的良辰美景過的那般快，她就向孩子似的歡悅。她在我耳邊呢喃私語，又頻頻地給我簡直是陶醉了的香吻，她把我的悵鬱都消散了。我那不忠實的小蔡菲呵……永遠不愛我了！

——孩子，現在我講一段我的往事給你聽吧。好些好些年了，那時的莫斯科人還不曉得這多腦河的可敬畏呢。你看，想不到又叫我聯想到這許多悲傷的事情，唉，因為那時正是我們在蘇丹的淫威下戰慄的時代，巴撒(Pacha 土耳其總督之稱。譯者識)命我們開拔到布霞克(Boudjak)省的阿克曼(Akermau)砲台上去。那時我正是年輕力壯，這顆沸騰的野馬般的心總充滿喜悅，幻想着一切。在我這一頭叢密的頭髮裏就找不出一根白的。我在這青春期愛上了一個……不過好久以後了，少女之于我才和太陽之于人生一樣的感到迫急和渴望。結局，那女人是我的了，呀，說起我的青春期的年華就和流星一樣的逝去了。你的戀愛期相比，那我的却更早的就算了交代——瑪耶她只愛過我一年。

有一次，在嘉古爾河畔，我同瑪耶遇着一群游民，這就是波希米人。他們在我們近旁的山脚下支起了帳篷。等二天晚上，我們的帳篷就同他們的支在一齊了。第三天晚上，瑪耶就同他們逃跑了。那夜我睡得很安靜，天亮了，一看，瑪耶不在我身旁了！我怎麼也找不着

她，呼喚她的名字又有什麼用處？她的影蹤連一點線索都沒有。小蔡菲哭啼着，我也哭了。

從這次以後，我跟女人就沒有再發生過關係，見了她們也不起意結婚。我這孤岑閑蕩的生活就沒有同任何的女人再共同享受過了。

——但是爲什麼不立刻追上他們，把你的情敵和你那不貞潔的妻殺掉呢？阿勒柯問。

——我爲什麼要殺掉他們呢？青春恐怕不比小鳥還更任性嗎？何等的力量能繫住愛情？這種愛情的娛樂應當是輪流享受的，今天是你的明天說不定便是我的，一切就都化做泡影了。

——我到以爲不然，我爲什麼要放棄這種金科玉律的夫權，至少我要報仇的，要是我遇見我的情敵在海岸上睡覺，旁邊還是一個無底的深坑，那麼，我一脚要不把他踢下去，算我該死，那時他只得叫我不任意的侮辱，也不能還手。要不踢他下坑，就把他擲到海裏！不，我還先得把他突如其來的驚醒，我要他在臨終的時候還聽我咒罵。直到將來，我的耳中還彷彿聽見那乾啞無力的喊聲，那時我才覺得痛快呢！

——再給我親一個，只這一個親愛的，只這一個吻。一個波西米青年說。

——再見吧，我的丈夫是又嫉妒又兇恨的。蔡菲說。

——再親一個吻，可是多吻一會，這是別離的吻。

——再見吧，好不？我怕他會追來了……

——你說，我們什麼時候再相會呢？

——今天晚上吧，月亮西墜的時候，在古卡納（Kourgane）那裏的墳墓後面等我好了。

——你這小騙子，她不會來的，她冤我的。

——快走吧，朋友，誰冤你呵！我準去。

阿勒柯睡了，一種頗可懷疑的印象煽惑了他。他驚醒來，嫉妒的他伸開雙手，但是這顫抖的手緊握着的只是一條冷被——他的妻不在他的懷抱中了。他混身發抖，站起來。一切都是萬籟無聲的，他震慄了，麻木了，燃熾着嫉妒的烈火。他走出帳篷，昏沉沉的在馬車周圍繞了幾遭。大地被露水浸個濕軟，黑黝黝的霧把月亮遮住，露珠上星星的微光閃閃，他仔細找覓脚印的去路，他發現他們是到古卡納去的。他瘋狂的隨着這不幸的脚印趕去了。啊！小徑旁的墳墓在望了，一種不良的預料到的醜態在眼前也浮現出來了；他踉蹌走去，唇都顫動了；他的脚早已癱瘓無力；他還是往前走……什麼，難道這是夢境？離地很近有兩個人影，他聽見從衰瀆的墳墓後面有低微而又稍含怨意的語聲：

——該回去啦，第一個聲音。

——再等一等吧，第二個聲音。

——真該回去了，我們分開吧，第一個聲音

——不，不，天亮了回去。

——時間逼着我們呀。

——我的乖乖，你多胆小，再等一會呀。

——你把我纏死了。

——唔，再待一會。

——我丈夫壘了一看沒有我，這怎麼好呀……

——早就醒了！阿勒柯咆嘯的大叫，你們到那裏去，都給我站住。你們在這裏幹好事呀：呀，就在這墳背後。

——朋友，蔡菲喊道，你快逃吧。

——站住！阿勒柯喝道，那兒跑！哼！好個男子漢大丈夫。

——阿勒柯呀！蔡菲喊起來。

——哎喲！救命——

——阿勒柯，別殺他吧。已經濺了混身是血！你幹什麼！

——幹什麼？阿勒柯恨恨地回答，在表現愛情！

——好！蔡菲喊道。我不怕你！我看不起你的行兇，你這兇手，

我詛咒你！

——你也給我一齊去死！阿勒柯打她。

——我死也愛他！這是最後的堅決的喊聲。

東方的晨曦已經微動了。

阿勒柯坐在墳墓石基上，痛傷的嗚咽着，手裏拿着刀，腳下僵臥着兩具死屍，死狀非常可憐。這驚惶失措的波希米人都圍了攏來。就在古爾卡這地方；就在阿勒柯的腳下掘了一個坑。婦女們一個挨一個地吻着被害者的眼睛。老人也凝視着這被犧牲的僵硬的沉靜的屍體。他們把屍首抬起——這一對青年男女就安葬在那濕冷的土地的懷抱中了。阿勒柯也呆視着這般光景，最末一掬的土投在墳上的時候，他已經一聲不響的從石基上滑下昏倒在草地上了。

老人向他道：

——躲開我們遠遠地。你這驕傲的人，我們是一群沒有法律的野人。我們這裏也沒有劊子手，也沒有苦悶，也沒有煩惱。對於這灘血痕和這塊眼淚所浸濕的地我們都不追究。不過我們不能與一個兇手共同相處，你現在是自由的，孤苦零丁的生活去吧。你的聲音叫我們害怕，我們是一般胆小的溫良的人，而你；你是暴戾而果斷的。我們分離吧。別了。對待你這是何等的心平氣和呵！

說完，大眾都亂哄哄的急忙離開這塊兇地。都躲到這荒原的遠處去了，只有一輛蓋着破毯的四輪車孤零零的橫在那裏。

這將近冬季的時節，濃霧重重。破天的一聲長唳，從南方飛來了一隊落伍的鶴群，其中一隻中了一彈，從天上墜下掉在地上——鼓着受傷的翅在掙命。

夜色籠罩了大地。

在這捨棄了的四輪車前，再沒有一團熊熊的火在燃燒；直到第二日的破曉，車裏還是靜悄悄地沒個聲息。

結 語

由于這段悽慘的人事，在我這模糊的回憶中，那些日夜在苦悶與歡悅中追求着的幻感，不期又在翱翔蕩漾起來。這可怖的戰爭的吼聲，很久，很久地就在此地迅雷般的爆發了！昔日俄羅斯的版圖伸至在士丁堡 (Stanboul) 的，現在，我們那隻老雙頭鷹（按俄羅斯帝政時代的國徽為雙頭之黑鷹——譯者識）還在宣揚着國光呢。就在這時，就在這古老塌毀的壘堡上我望見波希米的車輛在荒原上前進，還有唱着歌的這些自由之驕子。

然而，可憐的波希米人呀，你們就沒有一些的幸福，並且，在你們那多洞的帳篷裏就是夢魂又何嘗不是苦痛的呢。飄泊着的你們呀！在這廣無垠的廣漠裏，那裏去躲避你們的煩惱和罪惡呵。

處處——熱情；處處——嚴酷的運命。

驚聞承德驟陷有感

施 畸

國難家愁何時了！天地茫茫無處歸！

治水貴清源！却病察幾微！

毒菌今四布，敷衍生命希！

何如忍痛除蝨賊！休養然後圖奮飛！

投鼠而忌器，山河必日非！

北鄰處危稱智勇，宋明舊路不可依！

寄語自救者，沈心辨事機！

二十二年三月四日。

老子的功勞

張 肇 實

「小妹妹」。

十六歲的大姑娘了，還叫人家「小妹妹」！小妹妹有些不平。不平而已，不說。

她不大愛說話，甚至該說的也不說；喜歡做活，兩天做得了一條棉褲，姐夫還嫌不好，說做得太糙。「嫌糙，叫姐姐給你做！」這句話，她當然不說出來，姐姐的婆婆一說「誰家的女人，不會做活！淨買着穿，得多少錢」她還替姐姐不平呢：姐姐識字，你們誰成？你們者，是指的婆婆和王媽。王媽最好多嘴，常常隨話答誰。她討厭她。尤其討厭她那兩隻腳。

「小脚不正，前尖後圓；

腳趾着地，腳尖朝天。」

小妹妹唱。王媽慣會嬉皮笑臉，滿不在乎。小妹妹嫌她「下流」。下流二字，出自姐姐口中；姐姐有一次這樣罵王媽，王媽氣忿忿的

，一天沒開口。還是拉車的老子人性好，平白的挨了兩個耳光，始終沒有一句怨言，姐姐誇他：「我就喜歡這路人。」

老子這回是爲了小妹妹，人人共知。

※ ※ ※ ※

小妹妹打從十四歲上死了母親，才進的北京。——爸爸是常年不惦記回家的人，在京裏戀着一位姑娘，合村的人都知道；小妹妹確實無人照管，明知爸爸如此，也不能不來投奔爸爸。

爸爸叫她管那位姑娘叫「媽」。起初倒也相安。自從在姐姐家住幾天，同姐姐哭了幾場，爸爸派人接了兩趟，姐姐不敢再留，終於帶着眼淚回來之後，她的運氣來了。

「全教女學生把你教壞了。接你，還不願來，可不在那裏住一輩子！」「女學生」是指的姐姐，小妹妹明白。爸爸一見小妹妹，就給了炮這麼一下。她滿肚子委曲：你差人叫我幹嗎？是我要回來？不由想起姐姐的話：「爸爸變了心了」，哭起來。同時想到母親，母親在着的時候，可沒給自己少爭氣。——爸爸不喜愛姑娘。這是說，不喜愛母親生養的姑娘，要不，能把外人的姑娘迎到家來供着，像供佛一樣！那時，母親常同爸爸吵嘴，他罵，她也罵；最後，母親哭了，他無可奈何，領姑娘上街，雖然嘆氣，也要給姑娘買幾塊糖吃。「沒姑娘，誰來陪你上街！」小妹妹想到這裏，居然出了一個「誰來陪你上街」的誇大念頭，似乎是椰揄爸爸，其實，現今已非往日可比了，「爸爸上街有人陪」。

這人是誰呢？另一位姑娘，爸爸的姑娘的「媽」。小妹妹看不起她：一雙腳同娘的一般小，「你也配同娘比，娘是大人！」身量也小，聲音也太尖；總是同老媽子獸獸咕咕的，「老媽子有好人？」姐姐罵她「狐狸精」，該罵，罵的對！

「噫，出來吃飯吧。」

小妹妹不提防「狐狸精」嘔這一嗓子，嚇一跳。小妹妹正有氣，不吃：「鬧氣，還能吃飯。」

✘ ✘ ✘ ✘

青年人乏了，就什麼也顧不得了。小妹妹能不吃飯，莫非也能不睡覺？

她夢見不少的餅乾，饅頭和肉。天還不亮，醒了，肚裏仍然是餓，知道方才在夢裏。肚子像個空氣球，鬧得混身沒有一點勁兒。扎掙起來，下地——原來晚上沒顧得脫衣裳就鬧着了，記起昨天，連飯都沒吃。

走進廚房。光剩了一份鋪板，老媽子和老媽子的鋪蓋，都沒有了，不由一楞。——小妹妹只有一楞，這一會兒，顧不得想，忙着把手掀開蒸籠，抹出一個饅頭。吃着想：「這是怎麼一回事？」

她莫名所以。但由這一天起，她須聽從「狐狸精」的指揮。「比從前？從前有老媽子」。「本來嗎，沒有老媽子了，我不幫同她做，誰做！」她於是盡力操作，不貪玩兒。小妹妹可不是爲了工作不貪玩兒，從母親死後就是如此。在鄉下，三孀子和二大娘常誇獎：「二姑娘就像變了一個人，不那麼貪玩兒了，我們那孩子，還一點不知好歹。」來到北京，見着「狐狸精」，那個小身量，整天獸獸咕咕的，也配當「媽」！自己當然不承認是個孩子，「再要貪玩兒還成！」

「狐狸精」不瞭解，總以爲是把小妹妹克服了。得意之態，形於言表，小妹妹不服氣：老爺高興，願做就做，用你管？你使喚我，我偏不幹！「狐狸精」不高興，小妹妹暗地裏笑。

「全教女生把你教壞了！」爸爸又罵。一定是「狐狸精」調皮的。

有一天，爸爸發氣，從來沒有這般凶，把一個像片摔在地下，打了小妹妹兩巴掌，罵：「是誰教給你的，扎眼睛？你咒你「媽」，不怕遭雷霹！」這是一個謎，小妹妹猜不透，放聲大哭。

此後，「狐狸精」更添了幾分威風，動不動也要打人。

小妹妹怕打。「狐狸精」的心狠，不怕哭：「也哭能制人？」她見「狐狸精」愈得意，自己愈覺得卑鄙。恨姐姐好狠心，就不知道來看看妹妹！

✕ ✕ ✕ ✕

年上，姐姐來拜年。實際上還是爲了妹妹。老子知道：往年不來。

小妹妹連件新衣裳也不穿。「這叫過年，誰家過年不換新的？」姐姐嘴上不說，心裏難過，何況小妹妹還在暗地向她流淚呢。

「我把妹妹領去住幾天。」

「我可不敢作主，你爸爸不叫你妹妹出門，怕她跑野了心。」

「平日不許出門，年上還不讓她出去逛幾天？」

「等你爸爸回來，你再領她走，沒我的干係。」

誰同你「狐狸精」嘔氣！姐姐表示了一個「不屑於」的神氣，轉身就走。小妹妹失聲哭了。「好妹妹，別哭，我過幾天，一定來接你。」姐姐又轉回身來安慰。

「莫非這裏有人吃你不成！」

姐姐狠狠的瞪了她——「狐狸精」——一眼。

✕ ✕ ✕ ✕

姐姐起初告訴婆婆，婆婆只管罵，「我早就說過，小婆子沒好東西」，而不說解決的方法。慈悲的老太太們常談論「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之類的話，然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治身格言，人人不

會忘記。姐姐無法，向丈夫哭訴。「接到咱家來住！多她一個人，算的了什麼。」還是丈夫慷慨。

姐姐去接過幾次。爸爸不好惹，毆鬥不過。去一次，哭一次。哭管什麼？

小妹妹被打的混身是傷。姐姐來了，忙着躲開。她怕姐姐來。

※ ※ ※ ※

王媽拿一封信，遞給大先生——大先生者，姐姐的丈夫也。——大先生看信。

劉太太鑒 令妹受氣挨打身染重病據聞頗爲沉

重如不急速接走命恐不保矣 無名氏

(早晨六點以前下手令彼措手不及此法最好) 又及

「把信交給太太去！」

*

*

「誰去接我妹妹呢？」明明是說給王媽聽。

「我把車去接。」老子說。

王媽好多嘴。因爲知道這不是一件好差事，樂得讓老子去獻勤：你去接吧，留神挨打，「親家老爺」不是個好惹的；這明明是去搶人，沒危險，人家自己不敢去！

「叫王媽坐你的車去。」

「我可不敢去！」一時疏忽，把實話說出來了，急忙掩飾：「我怕「親家老爺」家的狗。」

「親家老爺家沒有狗。」

王媽不出聲了。到了利害關頭，比誰都慎重。

「我一個人去，還怕接不了來！祇要太太您有話，我就敢幹。」

事實不像王媽預料的那麼嚴重。

大先生有計。老子依計而行。

動身時候，是在黎明之前。雖是初秋氣候，近來繼續的下了幾次雨，格外爽涼。他披着一件破灰布大褂，拽了車把，走在熟識了的街上。

街上冷靜。天上有幾顆殘星，他數一數，統共十三個，內中還有三四個模糊的。

他想。想起昨天王媽說「怕親家老爺家的狗」：「拿着活人怕狗！我把它活活打死！」他見過狗吃死人，一次是在護城河岸，一次是在京西的道上；一個是淹死的女人，一個是小孩兒，一群狗圍着搶。「我把它活活打死」，這不過一句話，他連雞都沒宰過。家家不開門，街上不見狗；狗或者還沒有睡醒。他把「腳鈴」按了兩下。「北京的狗，不及鄉下，鄉下的直叫一夜，哪裏有夜間睡覺的！」遠遠看見一個巡警，依着電線杆子，夾着槍把子，歪斜的站着。「你小子這個乏樣兒！」他向來對他們沒有好感。自從拉上了「包月」，不再怕他們了。

很自如的，慢慢的走。

不久，東方發了白，星星不見了。

他放下車，上前敲門。

等了許久，又敲。

「做什麼的？」尖尖的聲音。

「……………」仍然敲門。

「臟！起來開門去，看看是誰。」

許久沒動響。再狠狠的敲幾下：拍，拍，拍，拍！

「等着！你睡不死的丫頭片子！這麼打門，會聽不見！」
門外頭的老子聽得清清楚楚。拍，拍，拍，拍！又是幾下。

「來了！是誰？」說時，門開了。

年輕輕的小媳婦。白嫩嫩的瓜子兒臉，底下一雙小腳；惺忪着的
眼珠兒上邊，篷着一頭頭髮。粉紅綢子襖；藍鍛子褲，褲腳底下圈着
一遭大團花。老子想啃他一口。

「你不是老子嗎？」

「啊，是我。我來接二小姐。」

「誰叫你接？」

「太太。」

「打發個狗來，也能接人？」

老子見她罵了，就抽回身去關門，上去就是一腳。

一脚又把門踢開了。

「你敢在這裏耍混蛋嗎？」

「誰耍混蛋！」

老子不敢延誤時間，怕親家老爺起來了麻煩，趕忙踏進門去找西
房。

北上房三間，連着一間耳房。西房在西邊。老子拉開風門，叫：

「二小姐，趕快起來上車。」

小妹妹正在納罕，這才聽出是老子來了。

「你敢接我走？」小妹妹又驚又喜。

小妹妹住在姐姐家了，老子的功勞。

民國二十二年里昂中法大學 學生分校表

(一) 法科大學

(a) 預備博士學位者

彭禮端 錢翔孫 陳延進 林崇塘 盧幹東 趙之偉 陳耀東
徐複雲 陳訓炯 董希白 祝脩爵

(b) 預備碩士學位者

周宗藩 于振鵬 劉先偉

(c) 入法律速成班者

徐 靖

(d) 預備考政治經濟證書者

譚藻芬 李瑞生

(e) 預備考公法證書者

易俊人 陳元廬

(f) 報名法科者 *Immatriculation*

夏晉熊

(g) 入里昂財政及保險學學院者

劉先偉

(二) 醫科大學

(a) 第五年級

范秉哲 徐賓舜 姚碧澄

(b) 第四年級

何 穆 王培基

(c) 第一年級

杜 芬 曹清泰

(三) 藥科大學

第一年級

朱肇熙

(四) 軍醫學校

第五年級

李濟歐

(五) 理科大學

(a) 預備博士學位者

鄭大章 毛宗良 葉蘊理 岳劭恆 李士林 王學書

(b) 預備碩士學位証書者

李 溟 鹿懷寶 路三泰 孫宥越 田 渠 黃綺文 向 武
陳宗岱 程茂蘭 鄭子修 鄭紹祖 蔡仲武 王士魁 胡家曦

(六) 文科大學

(a) 預備博士學位者

沈寶基 郭麟閣 沈鍊之 虞和瑞 王駿聲 麥德智 張昌折

孫宏越 董家濬 秦國獻夫人

(b) 預備碩士學位証書者

王 燾 吳尚時 羅世彌 瞿 蓉 鄭子修 吳達元

(c) 文科報名者 Immatriculation

陳炳華 趙丕霖

(七) 巴黎大學語言學院

岑麒祥

(八) 巴黎大學心理學院

顏實甫 陳節堅

(九) 巴黎大學中文學院

秦國獻夫人

(十) 里昂高等化學專門學校

(a) 第三年級

黃士輝 李世清

(b) 第一年級

李秉瑤

(十一) 里昂高等製革專門學校

第三年級

吳祉祺 楊 斌

(十二) 里昂美術專門學校

陳士文

(十三) 里昂音樂學院

張敬惠

(十四) 巴黎圖案專門學校

程鴻壽

(十五) 巴黎美術專門學校

王臨乙 常書鴻 李慰慈 陳芝秀

(十六) 銳良畫院

呂斯百

(十七) 巴黎政治專門學校

董希白 洪 紱 賴國高

(十八) 巴黎音樂學院

鄭志聲

(十九) 都魯士農學院

周 松

(二十) 蒙達爾尼農學校

郭文明

(二十一) 克魯伯多藝學校 水電科

李子祥

(二十二) 克魯伯電學院

第二年級

葉桂華

(二十三) 克魯伯造紙專門學校

斐鴻光

(二十四) 天文台實習者

李 珩 劉景芳

(二十五) 作特別研究者

趙雁來 楊 傑 李 樞 虞炳烈 虞和瑞

(二十六) 實習

蔣君武

(二十七) 本校法文班

羅正乾 卓烈 蔣碩德 蔣碩真 楊維儀

(二十八) 因病休假者

金國光

(二十九) 即將歸國者

吳岩霖 王中和 楊廣陶

		共 計
理	科	20
文	科	18
法	科	21
政	專	3
醫	科	7
藥	科	1
軍	醫	1
電	學	1
水	電 學	1
農	學	2
天	文	2
心	理 專 科	2
語	學 專 科	1
美	術	7
音	樂	2
化	專	3
製	革	2
造	紙	1

特別研究	5
實 習	1
法 文	5
病 休	1
即將歸國者	3

里昂中法大學費別表

1 本校免費生	36
2 北平中法大學津貼生	38
3 廣東中山大學津貼生	12
4 浙江教育廳津貼生	10
5 福建教育廳津貼生	5
6 湖北教育廳保送生	2
7 雲南教育廳保送生	1
8 自費欠費生	1
共 計	105

一九三三年里昂中法大學學生分省表

省 別	人 數	備 考
廣 東	23	內女生三名
福 建	10	
浙 江	13	內女生二名
江 蘇	13	內女生一名
江 西	1	
安 徽	4	
河 北	17	
綏 遠	1	
河 南	5	內女生一名
山 西	2	
山 東	1	
甘 肅	1	
湖 北	2	均女生
湖 南	4	
四 川	5	內女生一名
雲 南	1	女生
陝 西	1	
法蘭西	1	與華人結婚之女士

共 計 105

一九三二年四月八日至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里昂中法大學

學生歸國表

姓 名	歸 國 日 期	備 考
張 華	一九三二年四月八日	
鍾興義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黎昌仁	一九三二年七月七日	
李佩秀	一九三二年七月七日	因病(女生)
蘇弗第	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五日	
彭 勳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二日	
梁道貞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日	女生
朱 洗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八日	
劉 充		十一月十八日取消即日離校
羅濟叔		十二月十六日離校
潘景安		畢業後於十二月卅一日離校
王中和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彭禮端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圖 書 館 消 息

編製本館概况

本圖書館，自新建築落成，彙合服居陸三學院圖書，迄今已歷兩載，編日管理，漸趨一致，庋藏閱覽，亦各就端緒，關於沿革及現况，並今後應進行諸事項，約略記述，印成小冊，專為贈送校內外之關心本館情况者，藉以博得指導，而期有所改進云。

編印書目

本館中西文書籍原製有卡片目錄，著者，分類，書名三種，裝置閱覽室櫃內備用，近因外界來函索書目者甚多，復為本校同人檢書上之便利，遂擬編印書本式目錄，現已印就者，有中文書目舊籍分類之部，中文書目彙編分類之部，在印刷中者，有中西文著者索引之部，西文書目分類之部，中文書名索引之部。

請還欠書

現屆學年終了，館藏圖書，急待清理，業已借出之圖書，均各專函催收，務望早日歸還為荷，至借者諸君之通訊地址，或有遷移，深恐送達不到，敢望原恕，請早日還下，不勝企盼！

開館時間

本館現在仍全日照常開館，惟至暑假內(七月一日起)，閱覽時間改為半日，每日上午八時至十一時五十分。俟暑假滿，仍改全日。

本館新到中文新書

書	名 編 著 者	冊數	出 版 處	書 號
中國文學體例談	楊啓高著	一	南京書店印	2940
詞林佳話	陳登元輯註	一	南京書店印	2941
浪漫二詩人	張篷舟著	一	南京書店印	2942
辛克萊評傳	孫席珍編譯	一	神州國光社印	2943
戲劇論文集	藝術劇社編	一	神州國光社印	2944
中國文學論集	日本鈴木虎雄著 汪復泉譯	一	神州國光社印	2945
小說的創作及鑑賞	日本木村毅著 高明譯	一	神州國光社印	2946
縣政建設	謝守恆著	一	神州國光社印	2947
奇零集	郁達夫著	一	上海開明書店印	2948
日記九種	郁達夫著	一	上海北新書局印	2949

本館新到中文舊書

宋稗類鈔八卷	清潘永因編	八	刻本	2247
南北史據筆八卷	清因嘉猷編	四	清光緒甲申蕪 心室刊本	2248
一斑錄五卷	清鄭光祖編	二	刻本	2249
韻法直圖一卷	明梅膺祚撰	一	明刊本	2250
清開國史料考六卷	謝國楨編	二	北平圖書館印本	2251
教款捷要	清馬忠卿撰	四	清同治六年重刻本	2252
古今韻會小補三〇卷	明方日升撰	一〇	明刻本	2253
畫禪室隨筆四卷	清汪汝祿編	三	清康熙刻本	2254
宋詩略八卷	清汪景龍同輯 姚堦	四	刻本	2255
福建通志二七八卷	清同治年纂修	一八一	刊本	2256
讀例存疑五四卷	清薛允升撰	四〇	清光緒乙巳刊本	2257
皇朝證法表八卷	清楊樹編	二	清光緒刊本	2258

圖書館收到贈書鳴謝

贈 者	書 名	冊數
陸震元先生	她能原諒他嗎？	一冊
孫霽候先生	浙江教育史略	一冊
河南省教育廳	十九年河南省教育統計	一冊
國立北平研究院	國立北平研究院職員錄	一冊
第一衛生區事務所	北平市公安局第一衛生區事務所第六年年報	一冊
吉林省逃難民衆自述	日本侵佔東省及組織傀儡滿州國之概略	一冊
鄭子修先生	Nouvelle carte d'Afrigue.	一冊
北平民社	十九年 民國二十年北方快覽 二十一年	三冊
吳康先生	Les trois théories politiques de Tch'ouen Es'ieou.	一冊
徐青甫先生	經濟革命救國論	一冊
Calette Renié 先生	Grammaire de l' Académie française.	一冊
中國銀行總管理處	中國銀行報告(二十年度)	一冊
青島大學	國立青島大學一覽	一冊
Librairie Carnier Frères.	La muse Française.	一冊
章盈五先生	Cours élémentaire d'Histoire naturelle.	一冊
章盈五先生	Histoire natutelle de Lacépède.	二冊
浙江省立植物病蟲 害防治所	浙江省立植物病蟲害防治所年刊	一冊
浙江省立植物病蟲 害防治所	臨平稻蟲防治實施區白穗調查及螟損失量 之統計	一冊
浙江省立植物病蟲 害防治所	關於稻粉枯病之幾種調查研究報告	一冊
浙江省立植物病蟲 害防治所	浙江桑樹害蟲名錄	一冊
浙江省立植物病蟲 害防治所	杭州附近所產莢絲子之形態類屬及其寄生 之種類	一冊
浙江省立植物病蟲 害防治所	鄉村小學治蟲參考教材	一冊
浙江省立植物病蟲 害防治所	浙江省立植物病蟲害防治章程及省防治所 規程彙編	一冊

新到西文文科用書

書 名	著 者	出版處所	登記號數
Le Lac d'or du Docteur Sarbacane.	Sémant Paul de	Flamarion.	V.8730.
Monuments anciens et modernes. Tome I et 2, 3, 4.	Gailhabaud, Jules.	Firmin-Didot.	V.8731. V.8734.
La descendance de l'Homme.	Darwin, Charles.	Schleicher.	V.8735.
La descendance de l'Homme.	Darwin, Charles.	Schleicher.	V.8736.
Les Merveilles de la Vie	Haeckel, Ernest.	Schleicher.	V.8737.
Histoire du Materialisme. Tomes I, 2.	Lange, F.-A.	Schleicher.	V.8738-39.
Evolution des Mondes.	Nergal, M.I.	Schleicher.	V.8740-41.
Histoire de la Terre.	Sauerwein, Ch.	Schleicher.	V.8742.

新到西文理科用書

Cours d'Astronomie. Tomes 1, 2.	Anboyer, H.	Hermann.	C.1603-04.
Cours d'Astronomie. Tome 3.	Bosler, Jean.	"	C.1605.
Leçons sur le Calcul des Variations.	Hadamard, J.	"	C.1606.
Collections de mémoires relatifs a la Physique.	Société de physique.	G.-Villars.	C1607.
Essai histochimique sur les pigments tégumentaires.	Verne, Jean.	Doin.	L.453.
Recherches histophysiologiques sur le sang et sur le corps.	Romieu, Marc.	Doin.	L.454.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 l'Histologie comparée de la cellule rénale.	Turchini, Jean.	Doin.	L.455.
Etudes Histologiques sur peroxydases.	prenant, M.	Doin.	L.458.